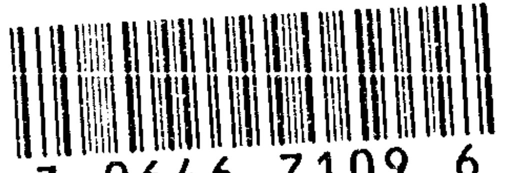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節本明儒學案



啟超自署

例言

啓超自學於萬木草堂即受明儒學案十年來以爲常課每隨讀隨將所要語圈出備再度研覽代書紳云爾乃今取舊課數本重加釐訂節鈔以成是編非敢點竄先典塗改清廟良以今日學絕道喪之餘非有鞭辟近裏之學以藥之萬不能奮學風而起國衰求諸古籍惟此書最良而原本浩瀚讀者或望洋而畏不能卒業又或汎汎一讀迷於叢枝仍無心得抑今者當社會現象日趨複雜之時學者應讀之書無量而國古籍占位置十之一耳而國古籍應讀者又無量言道之書又占位置十之一耳以至有限之日力而治多數不可緩之學問其安能專故公此本於世亦爲同志節省精力云爾道學與科學界線最當分明道學者受用之學也自得而無待於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無二者也科學者應用之學也藉辨論積累而始成者也隨社會文明程度而進化者也故科學尚新道學則千百年以上之陳言當世哲人無以過之科學尚博道學則一言半句可以畢生受用不盡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

損學謂科學也道謂道學也即科學之大別復二一曰物的科學二曰心的科學心的科學者若哲學倫理學心理學等皆是也今世東西諸國其關於此類之書亦汗牛充棟要之皆屬科學之範圍不屬道學之範圍何以故以其屬於日益的方面不屬於日損的方面故此類書非可不讀也然讀之只有得於智育無得於德育亦不過與理化算術法律經濟諸科占同等之位置而已啟超所以提倡此書之意將於智育以外爲德育界鎖之標也顧明儒言治心治身之道備矣而其學說之一大部分則又理也氣也性也命也太極也陰陽也或探造物之原理或語心體之現象凡此皆所謂心的科學也其於學道之功本已無與況吾儕苟欲治此種科學則有今泰西最新之學說在而諸儒所言直芻狗之可耳故以讀科學書之心眼以讀宋明語錄直謂之無一毫價值可也今本書所鈔專在治心治身之要其屬於科學範圍者一切不鈔。

宋明儒者以辨佛爲一大事。成爲習氣即梨洲亦不免夫佛固不可謗謗之無傷於

日月。不俟論矣。抑宋明哲學。何以能放一異彩。其從佛學轉手之跡。顯然共見。葉水心云。「既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可謂深中其病。顧又勿論此。藉使當時哲學。果遺出佛說之上。而學者能受用與不能受用。夫又豈在於口舌。蓋此事本屬智育範圍。非德育範圍矣。羅念菴曰。此亦是閑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吾輩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耶。(二)劉念臺亦云。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祇知本之言也。故今於辨佛之說。一切不鈔。

諸儒皆下手工夫。多互相箴砭救正。此言說之所由益多也。如或因學者操持過甚。而以自然之說救正之。或因學者放任過甚。而以戒慎之說救正之。凡此皆針對當時學風以立言。佛說既破我執。又當破法執。所謂法尚當舍。何況非法。是也。此如服藥。所以藥病。然藥力恆偏。緣藥復生他病。故再以藥藥藥。實則藥期於無病。藥本當舍。藥既已病。則藥藥之藥。更當舍。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當時學者得良醫指出病

原。授以藥而瞑眩焉。陽明是也。其後服藥過度。漸生他病。則更有他良醫加減其方。龍溪念菴蕺山之徒是也。方不一。總期於已病而已。今學者並未信已之有病。並未肯服藥。則惟保存本來痼疾。若緣藥而生之他病未嘗有也。如此則藥藥之藥實不適用。但肯服食此公共獨步單方已儘彀我輩受用不盡。以佛語解之。則我輩今日當先破我執。其破法執。則百尺竿頭之一步。俟諸異日耳。故將此類辨論一概不鈔。惟江右一派。多矯當時放任之弊。此弊雖今之不悅學者亦多犯之。故稍存錄焉。

梨洲之著學案。本有兩目的。其一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其他則創製學史。成不朽之業也。既曰學史。則諸儒之眞面目。必須備見。乃爲盛水不漏。其發凡所稱必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編中。乃能見其學術是也。今節鈔之意。只取其第一個目的。供我輩受用而已。所謂憑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以是之故。往往將其最精妙之談删去。而留其平易切實者。此平易切實之言。或非本人所重視。幾於買櫝還珠矣。故欲由節本以窺當時學術流派。其滅裂莫甚焉。然則此本謂之梨洲之罪人可也。雖

然有原書在志在學故者固可反而求之啓超雖妄寧敢抹倒先儒名山大業耶

日本井上哲次郎氏有言。「治王學者。其所信之主義曰知行合一。故其人身致之功。比諸言教之功爲尤大欲觀其精神。無寧於其行事求之」。(井上氏著「日本陽明派之哲學」第六二十七葉)、此知言也。梨洲本書於諸儒列傳類能傳其精神。今全鈔錄以資高山景行之志、且其學說之大概。及梨洲先生之意見皆具於此焉。此又梨洲精神所寄也、

明儒學案。實不啻王氏學案也。前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先河。後夫子王子者。皆王學之苗裔其並時者。或相發明。(如甘泉之類)或相非難。(如整菴之類)而其中心點則王學也。原本之姚江學案。純采蕺山所輯陽明傳信錄。已極精粹。無所容刪節。故全錄之。(原本錄陽明語錄見尙嫌其太嚴有許多切要語遺而未入者初意欲補之以乖體例中止學者最宜讀陽明全集及傳習錄若日力不逮者則拙著「德育鑑」及「王陽明傳」可參觀也。)

江右之學。最得王門眞傳。譬諸佛之有馬鳴龍樹也。故於姚江案以外。惟此兩案所錄獨多。見羅爲王學別子。甘泉爲王學同調。見羅言說最多。甘泉徒侶最盛。原本於此二案。致爲浩瀚。啓超則謂其粹精者他案盡之矣。而大部分皆陳言也。故所錄獨少。諸儒上中下三案亦然。

原本都爲六十二卷。今卷帙既殺於舊。乃以案分之。案爲一卷。都凡十二卷。

眉端案語。皆疇昔自課時拉雜筆記者。毫無精論。本不敢以玷前哲名著。但念或可以促讀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亦未始無小補。姑存之。

薛敬軒曰。「將聖賢言語當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梨洲亦云。「學貴自得。最忌說破後作光景玩弄。」吾黨誠有志於自治之學。但受持此中片言半句。拳拳服膺而不失之。則既可以終身受用不盡。若以之飾口耳四寸之間。則賢於博弈耳。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霸。或不免於洴澼絖。此則吾黨自擇。而梨洲先生甯能助予。

乙巳十月　　後學梁啓超鈔竟記

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隘陋。常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

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義旨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原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旣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卽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藉。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尙容陸續訪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敎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姚江黃宗羲識

節本明儒學案目次

河東學案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槐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姚江學案

浙中王門學案

南中王門學案

楚中王門學案

北方王門學案

太學劉沖倩先生塙

甘泉學案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中

諸儒學案下

御史陸啟新先生一本
文介吳崑奧先生慎行
給事劉澄凡先生允庶
太常吳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此編既由所講一代學者而梨洲選之者而所論與梨洲不無異同弄雙於讀學案之

節本明儒學案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姚江黃宗羲著　新會梁啓超鈔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

稍大讀之正自得處

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

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 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於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

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諱。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喩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喩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眞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日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究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眞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語謂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

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的。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河汾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

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主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眞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喩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欷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

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旣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眞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淸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　玉夫丁璣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聾啓聵。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卽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卽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吃緊處。皆不

越愼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啟。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覩矣。

鄒東廓守益

按鄒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

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率賴以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說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爲。止餘眞空性地以眞顯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渠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

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卽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

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是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指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此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

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個合氣之理。又有個離氣之理。既有個離心之性。又有個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謂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拋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

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馬何諸君子。學行同類。故附焉。（何瑭馬理崔銑呂潛張節郭郛）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孟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扶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

與同郡羅文毅爲筆硯交。其後文毅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毅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衞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敬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鄒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纚絡。挽學者師心黜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者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吃緊眞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非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徼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塵。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

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釗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前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爲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爲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爲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敍所得。不關聘君。當爲別派。於戲椎輪爲大輅之始。增冰爲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胡九韶先生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太常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太僕夏東巖先生尚樸

教諭潘玉齋先生潤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己丑覲親於京師，

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淳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淳雅。周文勇邁。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即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效張鷟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

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即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丘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閒。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譸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因上十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

此不免彊藝著習

困知勉行最當學

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弼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袞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以伊傳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傳亦豈初命爲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陳建之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而爲此。固不足惜。薛方山亦儒者。憲章錄乃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裙。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

心淨盡、罔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慍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爲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擧主之禮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一也。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况於先生。先生所爲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况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不然者二也。以義論之。當時石亨勢如燎原。其薦先生以炫燿天下者。區區自居一擧主之名耳。向若先生不稱門下。則大拂其初願。先生必不能脊歸。先生所謂

欲保性命者。其亦有甚不得已者乎。

吳康齋先生語

與鄰人處一事。涵容不熟。既以容訖。彼猶未悟。不免說破。此間氣爲患。尋自悔之。因思爲君子當常受虧於人方做得。蓋受虧卽有容也。

食後坐東窗。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疎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攘。成私意也。

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寧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是言也。

文公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

也。文公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

南軒讚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淸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靑天。於斯可驗。

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爲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爲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

拔去病根陽明之藥最爲實

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卽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間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

瀞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

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驕慢。而何以力於行。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

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意。

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

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戒之戒之。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

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

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

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偶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

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凡百皆當責己。

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

男兒須挺然生世間。

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

小子一生受病。正在此。急當猛醒。

齊聲死此否

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

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

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多之語。恍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

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

事往往急便壞了。

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人生須自重。

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

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不死。一日要是當做。於事厭倦皆無益。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尙需稍進。先生嚴毅淸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飮。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甚窶。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酉。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

兮。必曰遊平遠大。痛歸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粲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卽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而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眞。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眞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眞空卽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眞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蘗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心。作用見性。其所謂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

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縱。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眞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旣眞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眞。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焰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行先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授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居業錄

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再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

在行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

即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義

今多少青年志士不獨老已衰正坐不學道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

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

與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敎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日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

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指。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訾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故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習不著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弘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

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寧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紬于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相深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于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後返。從事于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弘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

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于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九韶先生

胡九韶。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虀粥三厨。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語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別號莊渠。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

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爲三。不知天地間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卽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間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既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閒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卽理也。善固理矣。卽過不及而爲

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間。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鑒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謚恭簡。

體仁說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治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

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

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灑埽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淸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

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得無為賤丈夫乎。

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既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止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濶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

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復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功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卽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卽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幷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

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夏尙朴。字敦夫。別號東巖。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譬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爲河漢乎。

夏東巖文集

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間。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詠。終成都教諭。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簡討陳白沙先生獻章

尙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別見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給事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

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春陽臺。靜坐其中。不出閾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政府或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遺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

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

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玆乎。張東所敍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萬曆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論學書

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時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度量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着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

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倂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玆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着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

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爲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與崔揖　棄禮從俗。壞名敎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籓籬。籓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

語錄

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

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眞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

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

題跋

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威武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顚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

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著撰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

無人笑。不是眞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靑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眞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給事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衞。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卽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已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卽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刼。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卽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涷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

子之學栅下惠與。

言行錄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尙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尙如此。則隱微可知矣。

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

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

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飲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飲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

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動之。渠是拖

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

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抝。方能去惡爲善。

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是皆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歡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徐兗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民生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卽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辛亥十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請對。而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卽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

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樸陋。蹇驢二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匿牀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益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淸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消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尙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痾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口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閒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諭。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家孥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

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荆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卽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弘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嘗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復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乂兩手。剛被長官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戶牖。白沙與之論詩。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卽見之圖畫。人爭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二

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間出門則遠近圍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西樵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鑿。相傳不慧之事。世多附益之。或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矣。韜曰。白沙抗節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謝祐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并日而食。襪不掩脛。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化化與生生。便是眞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汚。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

事。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絕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傅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傅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慢然。向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于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依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

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値毋諱日。供張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當貴果能移人。兄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良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輟案牘對之。剌剌不休。謂舉珍重曰。愼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延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可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乎張皇耳。

文淸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諸生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邢守郭蒙泉先生郛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爲滎陽教諭。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俊者）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歎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鄢陵。先生補鄢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焉。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卽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爲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爲也。

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妾欲出嫁。妻弟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于忠肅王宮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

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卒。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喩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羲竊謂理爲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爲喩。蓋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

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爲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爲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羲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爲理者。由於昏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卽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卽以此事而去。尤爲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爲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無疾。今懲償納之苦。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謚文淸。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讀書錄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

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己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

纔舒放卽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能於言動事爲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矯輕警惰。只當於心志言動上用力。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一念之差。心卽放。纔覺其差。而心卽正。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

纔敬便渣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卽萌。不勝其小矣。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欠缺間斷。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並興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常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爲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心一放卽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卽是渣滓銷融未盡。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理明則心定。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閒事。卽於義理日昧矣。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嗜慾少則漸近道。

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其門。聞薛文淸講學。往從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淸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爲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說通書。使文淸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淸。文淸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腳不定。往別處走。觀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淸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陝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

西參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爲戶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歿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爲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愼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人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己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溯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迸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

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之理卽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淸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煙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淸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文淸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爲事。文淸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淸爲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爲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眞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道聘攝城固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眞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答詩。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

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戶部主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己巳。起國子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戶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宰爲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南戶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勸勞王事。疽發背卒。先生書法端勁。少未爲人知。里人有爲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衞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

書問字。爲蘭州成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昶。李昶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某。則某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某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爲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菴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菴。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膊有文字。黑入膚內。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遺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有虎患。倣昌黎之鱷魚。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沉陷。亦爲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雷鳴。奏課爲天下第一。陞金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爲師。陝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爲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岐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內始是心也。即腔子內亦未始不是氣耳。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頌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爲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却其一。曰。不可因喪爲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俸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却之。瑾不悅。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爲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鎭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卽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

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尙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爲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衣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爲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爲相。當爲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准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卽與崔仲凫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鎭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爲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請其

文爲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卽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躱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爲聖人敎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論其資禀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得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幷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敎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難乎其爲苗矣。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旣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重輕。

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爲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

我覽刻刻寧省長安柳街

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欲者乃弱也。

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論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態。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家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麤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

詔問講良知者何如。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

之從。不亦偏乎。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衆之前一人焉。閒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焉。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

問愼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卽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纔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必手不定便撒攞。立脚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後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卽我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

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卽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卽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愼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却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已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卽事卽學。卽學卽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

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着俗人。便卽事卽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顯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却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非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饑。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愼恐懼之前。方能別白得。是天理。便做將去。是人欲。卽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爲心。則舉足皆荆棘也。

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却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

理會。

致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呂潛。字時見。號愧軒。陝之涇陽人。師事呂涇野。一言一動。咸以爲法。舉嘉靖丙午鄉書。卒業成均。時朝紳有講會先生於其間稱眉目焉。母病革。欲識其婦面。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三年喪畢。然後就室。父應祥。禮科都給事中。旣卒而封事不存。先生走闕下錄其原稿。請銘於馬文莊。與郭蒙泉講學谷口洞中。從學者甚衆。涇野之傳。海內推之。薦授國子監學正。舉行涇野祭酒時學約。調工部司務。萬曆戊寅卒。年六十二。

張石谷先生節

張節。字介夫。號石谷。涇陽人。初從湛甘泉遊。繼受學於涇野。涇野贈詩。稱其守道不回。嘗語學者。先儒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

知一貫眞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萬曆壬午年八十卒。

李正立先生挺

李挺。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諸生。從涇野學。孤直不隨時俯仰。嘗自誦云。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往馬谿田所講學。死於盜。人皆惜之。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郭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嘉靖戊午舉於鄉。選獲嘉教諭。轉國子助教。陞戶部主事。出守馬湖。年八十八。先生與呂愧軒同學。愧軒之父。其師也。辛酉計偕。因呂師會葬。遂不行。有古師弟之風。其學以持敬爲主。自少至老。一步不敢屑越。嘗有詩云。道學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識拄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

三原學案

關學大概宗薛氏。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

者也。」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王恕。字宗貫。號介菴。晚又號石渠。陝之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選庶吉士。而先生志在經濟。出爲左評事。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歲飢請賑不待報而發粟。民免溝壑。超拜江西右布政使。轉河南爲左。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楚之流民萃焉。日出剽略。於

是特設治院。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領之。累平寇亂。又平湖廣劉千觔石和尙。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母憂歸。起復巡撫河南。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起刑部左侍郎。治漕河。改南京戶部。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而中人錢能橫甚。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私通安南爲奸利。先生遣人道執景。景迫投井死。盡發能貪暴諸狀。上遂撤能還。安置南京。進右都御史。召掌留臺。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守備。尋以部銜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利除害。三吳自設巡撫以來。獨周忱與先生耳。中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收市圖籍珍玩。張皇聲勢。先生列其罪狀。敬下錦衣獄。臣論死。二年而復還參贊。錢能貪緣爲守備。與先生共事。先生坦然不念前事。能語人曰。王公。大人也。吾惟敬事而已。加太子少保。林見素以劾妖僧繼曉下獄。先生救之得出。先生發舒言天下事。天子不能無望意。因批落太子少保。以尙書致仕。孝宗卽位召用爲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上釋奠文廟。先生請用太牢加幣。從之。先生崇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爲宗主。先生侍經筵。見上困於酷暑。請暫輟講。彝卽言天子方向學。奈何阻其進。恕請非是。先生惶恐待罪。謂諸臣責臣是也。然諸臣求治太急。見朝廷待臣太重。故責臣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敢望光。今亦豈熙豐時也。上優詔答之。已而彝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示以疏。已留中。彝大言疏不出。且併劾中官。中官避匿。亡何安直皆免。彝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於是吉使門客徐鵬魏璋伺彝。彝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嘗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彝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彝槩皆下詔獄。都御史馬文升故爲彝所劾。欲以妖言坐之。先生力救。事始得解。凡中官倖人恩澤過當者。先生輒爲裁止。雖上已許。必固執也。丘濬以禮部尚書。故班先生下。及直文淵閣。先生自以前輩。仍序尚書之次。濬意弗善也。每有論奏。陰抑之。且使其私人太醫院判劉文泰訐先生所刻傳文。詳列不報之章。爲彰先帝之拒諫。先生言臣傳所載。皆足以昭先帝納諫之盛。

何名彰惡。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機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法陰謀詭計者不能。盡無追其主使之人。乃下文泰錦衣獄。則果丘濬所使也。上以先生賣直沽名。俾刪其傳草。文泰出而先生紬矣。遂乞骸骨歸。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汝搆王公於我相公。憸人也。何弔爲。聞者快之。先生家居編集歷代名臣諫議錄一百二十四卷。又取經書傳註。有所疑滯。再三體認。行不去者。以己意推之。名曰石渠意見。意見者乃意度之見耳。未敢自以爲是也。蓋年八十四而著意見。八十六爲拾遺。八十八爲補缺。其邁而好學如此。先生之學。大抵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故隨地可以自見。至於大本之所在。或未之及也。九十歲。天子遣行人存問。又三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王承裕。字天宇。號平川。冢宰之季子也。弘治癸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遷吏掌科。逆瑾恨其遠己。又疏進君子退小人。益恨之。罰粟輸邊。以外艱去。瑾誅。起原官。歷太僕

少卿正卿南太常卿。宸濠反。發留都之爲內應者。嘉靖初。遷戶部右侍郎。晉南戶部尚書。致仕。林居十年。戊戌五月卒。年七十四。諡康僖。十四五時。從莆田蕭某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曰。蕭先生待某如此。豈以某爲不足教耶。端毅曰。是卽敎也。眞汝師矣。登第後。侍端毅歸。講學於弘道書院。弟子至不能容。冠婚喪祭。必率禮而行。三原士風民俗。爲之一變。馮少墟以爲先生之學。皆本之家庭者也。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馬理。字伯循。號谿田。陝之三原人。爲孝廉時。遊太學。與呂涇野崔後渠交相切劘。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錄其文以歸。父母連喪。不與會試者兩科。安南貢使問禮部主事黃淸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夷如此。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時以大學衍義爲問。先生對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眞氏所衍。唐漢宋之事。非大學本旨也。眞氏所衍。止於齊家。不知治國平天下。皆本於愼獨工夫。宋儒所造。大率未精。以此失問

者之意。故欲塡首甲而降之。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値武廟將南巡。與黃伯固等伏闕極諫。杖於廷。未幾送嫡母還鄉。乃設敎於武安王祠。潘泉爲建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嫡母喪畢。起員外郎。議大禮。復杖於廷。尋轉考功郎中。丙戌。例當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先生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丁亥。陞南通政。過河池驛。見其丞貌類黃伯固。問之。乃其弟叔開也。時伯固已死。先生泫然泣下。作詩贈之云。六年復見先生面。爲過河池見叔開。戊子引疾歸。辛卯起光祿卿。蒞事未幾。又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南光祿。至卽引年致仕。隱於商山書院。又十年而卒。嘉靖乙卯十二月也。年八十二。先生師事王康僖。又得涇野後渠以爲之友。墨守主敬窮理之傳。嘗謂見行可之仕。唯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自量力。故每出不一二年卽歸。歸必十數年而後起。綽綽然於進退之間。後渠稱其愛道甚於愛官。眞不虛也。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韓邦奇。字汝節。號苑洛。陝之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袖私帖視之。先生奪去。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都御史爲之遜謝。調文選。京師地震。上疏論時政缺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宸濠將謀反。遣內監飯僧於天竺寺。聚者數千人。先生防其不測。立散遣之。又以儀賓進貢假道衢州。先生不可。曰、貢使自當沿江而下。奚俟假道。於是襲浙之計窮。尋爲鎮守中官誣奏。逮繫奪官。世宗卽位。起山東參議。乞休。甲申。大同兵變。起山西左參政。分守大同。先生單車入城。人心始安。巡撫蔡天祐至代州。先生戎服謁之。天祐驚曰。公何爲如此。曰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今大同但知有某某降禮從事者。使人知巡撫之不可輕也。朝廷復遣胡瓚以總督出師。時首惡業已正法。而瓚再索不已。先生止之。不聽。城中復變。久之乃定。先生亦致仕去。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修撰。其秋主試順天。以錄序引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寺丞。再疏歸。尋起

山東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又出巡撫山西。再致仕。甲辰。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丁未。掌留堂。進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歸。七年。乙卯。地震而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涵養宏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某按先生著述。其大者爲志樂一書。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於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楊爵字伯修。號斛山。陝之富平人。幼貧苦。挾册躬耕。爲兄所累繫獄。上書邑令。辭意激烈。令異之曰。此奇士也。出而加禮。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官行人。考選御史。母憂廬墓畢。補原官。辛丑上封事。謂今日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勳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之民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

覲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等。非死卽斥。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上大怒。逮繫鎭撫司。拷掠備至。桎鎖晝夜。血肉淋漓。死者數矣。而先生氣定。故得再甦。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俱以救先生箠死獄中。於是防守益嚴。上日使人偵先生一言一動皆籍記。偵者苦於不得言。以情告先生。使多爲善言。先生曰。有意而言。便是欺也。部郞錢緒山劉晴川給事周訥谿。先後以事下獄。相與講學不輟。緒山先釋。先生願有以爲別。緒山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與晴川訥谿讀書賦詩。如是者五年。所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乙巳八月。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三人。而三人者猶取道潞水舟中講學。踰臨川而別。會上造箕臺。太宰熊浹疏諫。上怒罷浹。復逮三人。時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就道。在獄又三年。丁未十一月。高玄殿災。上恍惚聞火中有呼三人姓名者。次日釋歸。歸二年而卒。己酉十月九日也。年五十七。隆慶初。贈光祿寺少卿。謚忠介。初韓恭簡講學。先生輩來往拜其門。恭

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已叩其學。詫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人與椒山並稱。謂之韓門二楊。

漫錄

作一好事。必要向人稱述。使人知之。此心不定也。不知所作好事。乃吾分所當爲。雖事皆中理。纔能免於過惡耳。豈可自以爲美。纔以爲美。便是矜心。禹之不矜不伐。顏淵無伐善無施勞。此聖賢切己之學也。

好議論人長短。亦學者之大病也。若眞有爲己之心。便惟日不足。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時時刻刻。防檢不暇。豈暇論人。學所以成性而已。人有寸長。取爲己有。於其所短。且置勿論。輕肆辯折。而無疑難涵蓄之心。謂之喪德可也。此予之深患。不能自克。可愧可愧。

今日早起。朗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一章。卽覺襟懷開灑。心廣體胖。有西銘與物同體之氣象。此心易至昏惰。須常以聖賢格言輔養之。便日有進益。

智者自以爲不足。愚者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以虛受人。進善其無窮矣。自以爲有餘。必無孜孜求進之心。以一善自滿。而他善無可入之隙。終亦必亡而已矣。書之以自勵焉。

古人律己甚嚴。其責人甚恕。今人律己甚恕。其責人甚嚴。孜孜爲己。不求人知。方始是學。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王之士。字欲立。號秦關。陝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於鄉。旣而屛棄帖括。潛心理學。作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蕭牀糲食。尙友千古。以爲藍田風俗之美。由於呂氏。今其鄉約具在。乃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灑掃應對。冠婚喪祭。一一潤澤其條件。行之惟謹。美俗復興。又謂天下之學術不一。非親證之不能得其大同。於是赴都門講會。與諸老先生相問難。上謁里謁先師廟墓。低回久之。南行入江右。見章本淸鄧潛谷楊止菴。浮浙水而下。至吳興。間許敬菴。學者聞先生至。亦多從之。

萬曆庚寅卒於家。年六十三。祭酒趙用賢疏薦。詔授國子博士。除目下而先生不及見矣。

姚江學案

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高忠憲云。薛敬軒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自姚江指點出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儅。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天泉問答。無善

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今之解者曰。心體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有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一切皆是麤機。則良知已落後著。非不慮之本然。故鄧定宇以爲權論也。其實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下句意之有善有惡。亦是有善念有惡念耳。兩句只完得動靜二字。他日語薛侃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氣者之動。卽此兩句也。所謂知善知惡者。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知亦只是誠意中之好惡。好必於善。惡必於惡。孰是孰非而不容已者。虛靈不昧之性體也。爲善去惡。只是率性而行。自然無善惡之夾雜。先生所謂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四句本是無病。學者錯會文致。彼以無善無惡言性者。謂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善一也。而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乃斷滅性種乎。彼在發用處求良知者。認已發作未發。敎人在致和上著力。是指月者不指天上之月而指地上之光。愈求愈遠矣。得羲說而存之。而後知先生之無弊也。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餘姚人也。父華。成化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岑夫人夢神人送兒自雲中至。因命名爲雲。五歲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可惜道破。始改今名。豪邁不羈。十五歲縱觀塞外。經月始返。十八歲過廣信。謁婁一齋。慨然以聖人可學而至。登弘治己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改兵部。逆瑾矯旨逮南京科道官。先生抗疏救之。下詔獄。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瑾遣人跡而加害。先生托投水脫去。得至龍場。瑾誅。知廬陵縣。歷吏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鴻臚寺卿。時虔閩不靖。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未幾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浰頭諸寇。己卯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至豐城而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先生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之於樵舍。三戰俘濠。武宗率師親征。群小張忠許泰欲縱濠鄱湖。

先生之學其自得之艱也若此

待武宗接戰而後奏凱。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集浙江三司。以濠付太監張永。張永者。爲武宗親信。羣小之所憚也。命兼江西巡撫。又明年。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嘉靖壬午。丁冢宰憂。丁亥。原官兼左都御史。起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幼夢謁馬伏波廟。題詩於壁。至是道出祠下。恍如夢中時。先生已病疏請告。至南安。門人周積侍疾。問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而逝。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七。先生之學。始泛濫於詞章。繼而徧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爲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良知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

甚得自[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千言萬語只是發揮此兩句以此兩句爲工夫

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卽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之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塡補其靈明者也。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感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

體有安心立命處終身受用不盡

此篇全爲緒山所錄緒山於王學又一轉手矣

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使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闇。相去不遠。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試以孔孟之言證之。致吾良知於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謂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則是道能弘人矣。告子之外義。豈滅義而不顧乎。亦於事物之間。求其義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謂窮理也。孟子胡以不許之。而四端必歸之心哉。嗟乎。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隆慶初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曆中。詔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陽明傳信錄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敎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爲言學言敎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

去取別有只眼未可謂盡得其眞也然所錄固一經流弊至今全然不刪一字

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爲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之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敎如先生者也。是謂敎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溯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崇禎己卯七月旣望。後學劉宗周書。

語錄

收放心工夫不獨小學爲然與靜坐也無之要下得不關也法靜非工學究竟實其下手也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所謂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已。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與辰中諸生

刊落聲華。是學人第一義。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答徐成之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

若駁雜未去。其間固亦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幾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答黃宗賢應原忠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眞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上

與黃宗賢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言。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個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心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上與王純甫

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

近世習實日逝而德日日散皆坐此也

然則以功利之心號覺國者何如

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答王天宇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寄李道夫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與陸元靜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眞一切眞。以上皆與薛尚謙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答羅整菴少宰）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豈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身者。其亦可謂窮理乎。（與夏敦夫）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

蕺山曰與定性書相表裏

讀書一枕中語

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答倫彥式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心。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答方叔賢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卽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

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存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有二也。二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愼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旣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功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個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我黨宜常常自審病根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以上皆答陸元靜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愼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愼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眞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愼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樂之累耶。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個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

點出只發明得這一句

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只是一個。更何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答周道通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以上答周道通

謹獨即是致良知。與黃勉之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后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

此節言知行合一最是透切爽康德學說不期而同揆

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眞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

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已上答友人問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于吾心耶。晦菴謂人之

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于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已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

以此與象子卽物窮理之說相較眞令人有蒙聵振發之樂

蕺山曰眞知之說只說得個卽心卽理卽知卽行更無別法

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

今世微識盡廢之秩序然以平等自由口號顯相譏者

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以上答顧東橋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缺。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碔砆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

正以有成說使之自信自安也此段眞罵盡語錄家所謂殺人從咽喉上著刀也此是先生之實驗而爲云有神奸攸伏猶云包藏禍心作僞於外者根器稍好者如先生何學力如先生何可以一[illegible]

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顚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旣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旣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顚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已上答鄒謙之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

學者往往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麽。助是助個甚麽。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工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不須更說勿助。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此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先破裂矣。所謂時時去集義者。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工實地。（答聶文蔚）

我自我知爲絕對待自證保證我

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來只是一個。同上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卽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與馬子莘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與宗賢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孟之言也。惡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

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惡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疲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則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當時晦菴之自爲。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

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眞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寄安福諸同志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徐愛記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曰、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

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凊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

科學枝葉也道學根也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

此語直令人無所躲閃凡言談日言愛國而不實行者惟未知國之可愛也推之一切皆如此

後此大興訓詁之學與先生所謂只是閒說話也

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

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常人不能無私意。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問博約。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工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命爲主。人

此發小子一生大樹根

欲又從而聽命者。以上徐愛記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此類始皆落落難合。久之不覺手舞足蹈。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陸澄記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人須在事上磨練。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漑。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與其力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欲存理。動時念念去欲存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着寧靜。不惟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此正是發揮知行合一語語直捷學者深省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閒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喩。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

事。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曰、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彌漫周遍。然其流行發生。亦自有漸。惟其有漸。所以必有發端處。惟有發端處。所以生生不息。譬之於木。其始抽芽。便是生意發端處。然後有榦有枝葉。父子兄弟之愛。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如木之有榦有枝葉也。墨氏將父子兄弟與途人一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安得謂之仁。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卽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情欲之私不染。似無私心。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成就它一個私己的心。已上俱陸澄記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

今誤科學而蔑道學者與夫誤認科學即爲道學者讀此當儆然

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猶鍊金而求其足色耳。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煆鍊成色而乃妄希分兩。錫鉛銅鐵。雜然投之。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及其稍末。無復有金矣。薛侃記

侃去花間草。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上。便一切不管。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此之謂不動於氣。曰、草旣非惡。是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理亦宜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着一分意思。即是不曾好惡一般。

舟舵之喻最妙。但工夫在常覺提醒

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本達道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曰、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梁日孚問主一。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愼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

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旣戒懼卽是知已。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聵。便已流入惡念。

蔡希淵問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后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先生從舊本。誠意反在格致之前矣。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致。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致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身心上來。終沒根源。且旣須敬字。緣何孔門倒將最要緊的落了。直待千餘年後人添補。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此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眞是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總是一般。已上俱薛侃記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成一片。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工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須在事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

問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

（不欺其知一語王學之精髓盡於是矣）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工夫愈久。愈覺不同。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埋沒。已上俱陳九川記

（可見王學不專靠頓悟）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爲私欲障

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所見是昭昭之天。四外所見。亦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墻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墻壁。總是一個天矣。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個本體。黃直記

此亦漸教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隨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

翻出曰如此說知行合一乃是絲絲見血啓超案大學所謂其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戮乎蓋謂此也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儒者夜氣。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若釋氏之靜卻一般。此時何所分別。曰、動靜只是一個。那夜氣空空靜靜。天理在中。卽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天理。便是夜氣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已上俱黃直記

> 此等語學者讀之可以自壯

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着相。便須逃避。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它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諸君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工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工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已上俱黃修易錄

言立志。曰、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

時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

聖人之志矣。

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工夫否。曰、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亦得。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虛無的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便不着些子

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象貌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工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與世間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

間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艸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問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曰、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顛沛患難之際。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敎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着。俱謂之欲。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看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見上了。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尙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纔做得箇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已上俱錢德洪記

此見先生學日進而眞面目日與人以共見者

體當學者在此

所謂人所不知而己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

有言童子不能格物。只敎以灑掃應對。曰、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只敎去灑掃應對。便是致他這一點良知。又如童子之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遨嬉。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我這裏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

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云心卽理。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是也。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眞。

此是王門一大公案所謂四有句四無句之發也後此王學流派紛爭皆導源於此讀龍谿念菴泰州蕺山諸案當知其概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者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者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以上俱黃以方記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論學。德洪舉先生敎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是復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工夫亦不消說矣。是夕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敎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汝中之

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已後講學。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王畿天泉證道記

浙中王門學案

姚江之教。自近而遠。其最初學者。不過郡邑之士耳。龍場而後。四方弟子始益進焉。郡邑之以學鳴者。亦僅僅緒山龍溪。此外則椎輪積水耳。然一時之盛。吾越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其儒者不能一二數。若山陰范瓘。字廷潤。號栗齋。初師王司輿許半圭。其後卒業於陽明。博考羣經。恍然有悟。以爲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朱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不以關懷。曰、天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

歷敍道統及太極之說。其奧義未易測也。餘姚管州。字子行。號石屏。官兵部司務。每當入直。諷詠抑揚。司馬怪之。邊警至。司馬章皇。石屏曰。古人度德量力。公自料才力有限。何不引退以空賢路。司馬謾爲好語謝之。以京察歸。大洲有宿四祖山詩。四子堂堂特地來。謂蔡白石沈石林龍溪石屏也。范引年。號半野。講學於青田。從遊者頗衆。夏淳。字惟初。號復吾。以鄉舉卒官思明府同知。魏莊渠主天根天機之說。復吾曰。指其靜爲天根動爲天機則可。若以靜養天根動察天機。是岐動靜而二之。非所以語性也。柴鳳。字後愚。主教天眞書院。衢嚴之士多從之。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歷官右副都御史。以傳習錄爲規範。董天眞之役。聞人詮。字邦正。號北江。與緒山定文錄。刻之行世。卽以寒宗而論。黃驥。字德良。尤西川紀其言陽明事。黃文煥。號吳南。開州學正。陽明使其子受業。有東閣私抄記其所聞。黃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欽州守。黃元釜。號丁山。黃夔。字子韶。號後川。皆篤實光明。墨守師說。以此推之。當時好修一世湮沒者。可勝道哉。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尚書黃久菴先生綰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正德三年進士。出知祁州。陞南京兵部員外郎。轉南京工部郎中。十一年。歸而省親。明年五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一。（緒山傳云兵部及告病歸皆非）先生爲海日公之壻。於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而歸。先生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鄧元錫皇明書云自龍場歸受學非）其後與陽明同官南中。朝夕不離。學者在疑信之間。先生爲之騎郵以通彼我。於是門人益親。陽明曰。曰仁、吾之顏淵也。先生嘗遊衡山。夢

老僧撫其背而歎曰。子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異之。陽明在贛州聞訃。哭之慟。先生雖死。陽明每在講席。未嘗不念之。酧答之頃。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歎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之其墓所。酹酒而告之。先生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陽明自龍場以後。其教再變。南中之時。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故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則專提致良知三字。先生記傳習初卷。皆是南中所聞。其於致良知之說。固未之知也。然錄中有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爲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則三字之提。不始於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後。以此爲宗旨耳。是故陽明之學。先生爲得其眞。聶雙江云。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編所記眞切處。俱略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蓋未嘗不太

息於先生云。

文集

吾師之敎。謂人之心有體有用。猶之水木有根源有枝葉流派。學則如培濬溉疏。故木水在培溉其根。濬疏其源。根盛源深。則枝流自然茂且長。故學莫要於收放心。涵養省察克治是也。卽培濬其根源也。讀書玩理。皆所以溉疏之也。故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緩。文章名業者。人之枝葉也。而非所汲汲。學者先須辨此。卽是辨義利之分。既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答邵思抑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爲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爲而爲。雖其跡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卽務去此。而以全吾性命之理爲心。當其無事。以勿忘勿助而養吾公平正大之體。勿先事落此谿徑。故謂之存養。及其感應而察識其有無。故謂之省察。察知其有此而務決去之。勿苦其難。故謂之克治。專事乎此而不以息心間之。故謂之不息。去之盡而純。

故謂之天德。推之純而達。故謂之王道。（送甘欽宋）

夫人之所以不宜於物者。私害之也。是故吾之私得以加諸彼。則忮心生焉。忮心。好勝之類也。凡天下計較忌妒驕淫狠傲攘奪暴亂之惡。皆從之矣。吾之私得以藉諸彼。則求心生焉。求心。好屈之類也。凡天下阿比諂佞柔懦燕溺污辱呪詛之惡。皆從之矣。二私交於中。則我所以爲感應之地者。非公平正大之體矣。以此之機。而應物之感。其有能宜乎否也。（宜齋序）

古人謂未知學須求有個用力處。既用力須求有個得力處。今以康齋之勇。殷勤辛苦不替七十年。然未見其大成。則疑其於得力處有未至。白沙之風。使人有吾與點也之意。然末流涉曠達。則疑其於用力處有缺。夫有體斯有用。有終必有始。將以康齋之踐履爲體爲始耶。將以白沙之造詣爲用爲終耶。是體用終始歧爲二也。世固有謂某有體無用。有用無體者。僕竊不然。必求二公之所以蔽者而會歸之。此正關要所係。必透此方有下手處也。（答王承吉）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旣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於虛見。且自誣也。贈薛侃

督學蔡我齋先生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正德丁卯。徐橫山蔡我齋朱白浦三先生舉於鄉。別文成而北。文成言徐曰仁之溫恭。蔡希淵之深潛。朱守中之明敏。皆予所不逮。蓋三先生皆以丁卯來學。文成之弟子。未之或先者也。癸酉。三先生從文成遊四明山。我齋自永樂寺返。白浦自姮溪返。

橫山則同入雲賞春風沂水之樂。眞一時之盛事也。橫山爲弟子之首。遂以兩先生次之。蔡宗兗字希淵。號我齋。山陰之白洋人。鄉書十年而取進士。留爲庶吉士。不可。以教授奉母。孤介不爲當道所喜。輒棄去。文成以爲歸計良是。而傷於急迫。再過二三月托病行。則形迹泯然。獨爲君子。而人爲小人。亦非仁人忠恕之心也。已教授莆田。復不爲當道所喜。文成戒之曰。區區往謫龍場。橫逆之加日至。迄今思之。正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其時乃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惜也。希淵省克精切。其胄遂自以爲忠乎。移教南康。入爲太學助教南考功。陞四川督學僉事。林見素謂先生中有餘養。祇見外者之輕。故能壁立千仞。朱節。字守中。號白浦。亦白洋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天下爲己任。文成謂之曰。德業外無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騁事功。則希高務外。非業也。巡按山東。流賊之亂。勤事而卒。贈光祿少卿。先生嘗言平生於愛衆親仁二語得力。然親仁必從愛衆得來。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王文成平濠歸越。先生與同邑范引年管州鄭寅柴鳳徐珊吳仁數十人會於中天閣。同稟學焉。明年。舉於鄉。時四方之士。來學於越者甚衆。先生與龍溪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文成。一時稱爲教授師。嘉靖五年。舉於南宮。不廷試而歸。文成征思田。先生與龍溪居守越中書院。七年。奔文成之喪。至於貴溪。問喪服。邵竹峯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禮也。先生曰。吾夫子沒於道路。無主喪者。弟子不可以無服。然某也有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有加焉。築室於場以終心制。十一年。始赴廷試。出爲蘇學教授。丁內艱。服闋。補國子監丞。尋陞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署陝西司事。上夜遊西山。召武定侯郭勳不至。給事中高時劾之。下勳錦衣獄。轉送刑部。勳驕恣不法。舉朝恨之。皆欲坐以不軌。先生據法以違敕十罪論死。再上不報。舉朝以上之不報。因按輕也。劾先生不明律法。上以先生爲故入。故不報。遂因劾下先生於獄。蓋上之寵勳未衰。特因事稍折之。與廷臣之意故相左也。先生身嬰三木。與侍御楊斛山都督趙白樓講易不輟。勳死。始得出獄。九廟

成。詔復冠帶。穆宗朝。進階朝列大夫。致仕。萬曆初。復進階一級。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江浙宣歙楚廣名區奧地。皆有講舍。先生與龍溪迭捧珠盤。年七十。作頤閒疏告四方。始不出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九。陽明致良知之學。發於晚年。其初以靜坐澄心訓學者。學者多有喜靜惡動之弊。知本流行。故提掇未免過重。然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謹獨即是致良知。則亦未嘗不以收斂爲主也。故鄒東廓之戒懼。羅念菴之主靜。此眞陽明之的傳也。先生與龍溪親炙陽明最久。習聞其過重之言。龍溪謂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先生謂未發竟從何處覓。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是兩先生之良知。俱以見在知覺而言。於聖賢凝聚處。盡與掃除。在師門之旨。不能無毫釐之差。龍溪從見在悟其變動不居之體。先生只於事物上實心磨鍊。故先生之徹悟。不如龍溪。龍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龍溪竟入於禪。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龍溪懸崖撒手。非師門宗旨所可繫縛。先生則把纜放船。雖無大得。亦無大失耳。念菴曰。緒山之學數變。其始也。有

見於爲善去惡者。以爲致良知也。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爲有而爲之而又去之。已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卽吾所知以爲善者而行之。以爲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爲者也。其不出於此者。非吾所得爲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言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也。吾所謂動。動於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者常一矣。按先生之無動。卽慈湖之不起意也。不起意。非未發乎。然則謂離已發而求未發。必不可得者。非先生之末後語矣。

會語

戒懼卽是良知。覺得多此戒懼。只是工夫生。久則本體功夫。自能相忘。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亦只一熟耳。

聖人於紛紜交錯之中。而指其不動之眞體。良知是也。是知也。雖萬感紛紜。而是非

不昧。雖衆欲交錯。而清明在躬。至變而無方。至神而無迹者。良知之體也。太虛之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礙矣。人心感應。無時不有。而無一時之住。其有住則卽爲太虛之障矣。故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一著於有心。卽不得其正矣。故正心之功。不在他求。只在誠意之中。體當本體明徹。止於至善而已矣。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賢只是正己而物自正。譬如太陽無蔽。容光自能照物。非是屑屑尋物來照。

問戒懼之功。不能無有事無事之分。曰、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

致知之功。在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耳。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

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

學者功夫。不得伶利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

昔者吾師之立敎也。揭誠意爲大學之要。指致知格物爲誠意之功。門弟子聞言之下。皆得入門用力之地。用功勤者。究極此知之體。使天則流行。纖翳無作。千感萬應。而眞體常寂。此誠意之極也。故誠意之功。自初學用之。卽得入手。自聖人用之。精詣無盡。吾師既歿。吾黨病學者善惡之機。生滅不已。乃於本體提揭過重。聞者遂謂誠意不足以盡道。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歸寂而物自化。遂相與虛憶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則之常。執體以求寂。而無有乎圓神活潑之機。希高凌節。影響謬戾。而吾師平易切實之旨壅而弗宣。師云。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嘗離誠意而得也。言止則不必言寂。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則不必

患難困窮是磨鍊人格之最高學校此學校非

言悟。而悟在其中。然皆必本於誠意焉何也。蓋心無體。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應感起物。而好惡形焉。於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誠意之功極。則體自寂而應自順。初學以至成德。徹始徹終。無二功也。是故不事誠意而求寂與悟。是不入門而思見宗廟百官也。知寂與悟而不示人以誠意之功。是欲人見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皆非融釋於道者也。

論學書

久菴謂吾黨於學。未免落空。初若未以爲然。細自磨勘。始知自懼。日來論本體處。說得十分清脫。及徵之行事。疎略處甚多。此便是學問落空處。譬之草木。生意在中。發在枝幹上。自是可見。復王龍溪

親蹈生死眞境。身世盡空。獨留一念熒魂。耿耿中夜。豁然若省。乃知上天爲我設此法象。示我以本來眞性。不容絲髮掛帶。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矇目。一指可以障天。誠可懼也。噫、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吾

盡人能入可通而不可求學過之者天之厚我甚矣不於此間求得一切實受用處眞辜負天恩也

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獻中答龍溪）

龍溪學日平實。每於毀譽紛冗中。益見奮惕。弟向與意見不同。雖承先師遺命。相取爲益。終與入處異路。未見能渾接一體。歸來屢經多故。不肖始能純信本心。龍溪亦於事上肯自磨滌。自此正相當。能不出露頭面。以道自仁。而毀譽之言。亦從此入。舊習未化。時出時入。容或有之。然其大頭放倒如羣情所疑。非眞信此心千古不二。其誰與辨之。（與張浮峯）

格物之學。實良知見在功夫。先儒所謂過去未來。徒放心耳。見在功夫。時行時止。時嘿時語。念念精明。毫釐不放。此卽行著習察實地格物之功也。於此體當切實。著衣吃飯。卽是盡心至命之功。（與陳兩湖）

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由是而入微。雖聖人之知幾。亦只此工夫耳。（復何吉陽）

凡爲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爲聖人說道妙發性眞者。非聖人之言也。上仝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王畿。字汝中。別號龍溪。浙之山陰人。弱冠舉於鄉。嘉靖癸未下第。歸而受業於文成。丙戌試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爲子榮也。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會試。時當國者不說學。先生謂錢緒山曰。此豈吾與子仕之時也。皆不廷試而歸。文成門人益進。不能徧授。多使之見先生與緒山。先生和易宛轉。門人日親。文成征思田。先生送至嚴灘而別。明年。文成卒於南安。先生方赴廷試。聞之。奔喪至廣信。斬衰以畢葬事。而後心喪。壬辰。始廷對。授南京職方主事。尋以病歸。起原官。稍遷至武選郎中。時相夏貴溪惡之。三殿災。吏科都給事中戚賢上疏。言先生學有淵源。可備顧問。貴溪草制。僞學小人。黨同妄薦。謫賢外任。先生因再疏乞休而歸。踰年當考察。南考功薛方山與先生學術不同。欲借先生以正學術。遂塡察典。先生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自兩都及吳楚閩越江浙。皆有講舍。莫

不以先生爲宗盟。年八十。猶周流不倦。萬曆癸未六月七日卒。年八十六。天泉證道記謂師門敎法。每提四句。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以爲定本不可移易。先生謂之權法。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俱是無善無惡。相與質之陽明。陽明曰。吾敎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敎。上根者。卽本體便是功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者。須用爲善去惡功夫。以漸復其本體也。自此印正。而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是先天統後天。從意上立根。不免有善惡兩端之決擇。而心亦不能無雜。是後天復先天。此先生論學大節目。傳之海內。而學者不能無疑。以四有論之。惟善是心所固有。故意知物之善。從中而發。惡從外而來。若心體既無善惡。則意知物之惡固妄也。善亦妄也。功夫既妄。安得謂之復還本體。斯言也。於陽明平日之言。無所考見。獨先生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

吳悟齋云。至善無惡者心之體也。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此其說已不能歸一矣。以四無論之。大學正心之功。從誠意入手。今曰從心上立根。是可以無事乎意矣。而意上立根者爲中下人而設。將大學有此兩樣功夫歟。抑止爲中下人立教乎。先生謂良知原是無中生有。卽是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發。卽是中節之和。此知之後。更無已發。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整而後得。致良知原爲未悟者設。信得良知過時。獨往獨來。如珠之走盤。不待拘管。而自不過其則也。以篤信謹守一切矜名飾行之事。皆是犯手做作。唐荊川謂先生篤於自信。不爲形迹之防。包荒爲大。無淨穢之擇。故世之議先生者不一而足。夫良知旣爲知覺之流行。不落方所。不可典要。一著功夫。則未免有礙虛無之體。是不得不近於禪。流行卽是主宰。懸崖撒手。茫無把柄。以心息相依爲權法。是不得不近於老。雖云眞性流行。自見天則。而於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後。不

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爲學術之盛衰因之。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於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也。

語錄

先師嘗謂人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愼恐懼若非本體。於本體上殊生障礙。不覩不聞若非功夫。於一切處盡成支離。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梅純甫問答）

致良知只是虛心應物。使人人各得盡其情。能剛能柔。觸機而應。迎刃而解。如明鏡當空。妍媸自辨。方是經綸手段。纔有些子才智伎倆與之相形。自己光明。反爲所蔽。（維揚晤語）

良知宗說。同門雖不敢有違。然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有謂良知非覺照。

此雙江之說　此羅念菴派之說　此李見羅派之說　此王心齋派之說

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由於修證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齊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爲用。守其空知而遺照。是乖其用也。見入井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具。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卽爲沉空之見矣。古人立教。原爲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卽流行之體。流行卽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卽得之之因。所得卽求之之證。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吾人服膺良知之訓。幸相默證。務求不失其宗。庶爲善學也已。

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處全在積累。須知消流卽是滄海。拳石卽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擬峴臺會語

立志不眞。故用力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斷。令乾乾淨淨從混沌中立根基。始爲本來生生眞命脈。此志旣眞。功夫方有商量處。斗山會語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舍。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旣知悔。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休寧會語

水原不淸則學雖不爲益而反爲害可不懼哉

夫一體之謂仁。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淸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

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爲五常。擴之爲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後之儒者。不明一體之義。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雘。耳之不復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聾且聵者幾希。（宛陵會語）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

一念之微。只在愼獨。

人心只有是非。是非不出好惡兩端。忿與慾只好惡上略過些子。其幾甚微。懲忿窒慾。復其是非之本心。是合本體的功夫。

非陽明不能道此。聞他人亦有要然之[illegible]於自欺之護者也。

論功夫聖人亦須困勉。方是小心緝熙。論本體衆人亦是生知安行。方是眞機直達。

先師自云。吾龍塲以前。稱之者十之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之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眞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

一友用功。恐助長落第二義。答云。眞實用功。落第二義亦不妨。

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方謂之王道。何等簡易直截。後世學者。不能自信。未免倚靠於外。動於榮辱。則以毀譽爲是非。惕於利害。則以得失爲是非。攙和假借。轉摺安排。益見繁難。到底只成就得霸者伎倆。而聖賢易簡之學。不復可見。答林退齋

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慾不止於

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欲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欲。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廓清之期。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從枝葉養將來。便是二本支離之學。晦菴以尊德性爲存心。以道問學爲致知。取證於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以此爲內外交養。知是心之虛靈。以主宰謂之心。以虛靈謂之知。原非二物。舍心更有知。舍存心更有致知之功。皆伊川之說誤之也。涵養工夫。貴在精專接續。如雞抱卵。先正嘗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了。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功夫。明道云學者須先識仁。吾人心中一點靈

明。便是眞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以上留都會記

良知二字是徹上徹下語。良知知是知非。良知無是無非。知是知非卽所謂規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卽所謂悟也。

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鐵門問答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功夫中眞功夫。非有所加也。功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惺。冷然自會。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答徐存齋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功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卽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卽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眞切篤實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卽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

鄧定宇曰。良知渾然虛明。無知而無不知。知是知非者。良知自然之用。亦是權法。執以是非爲知。失其本矣。又曰。學貴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求自得而已。先生曰。面承教議。知靜中所得甚深。所見甚大。然未免從見上轉換。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

良知本順。致之則逆。目之視。耳之聽。生機自然。是之謂順。視而思明。聽而思聰。天則

以此自繩先人之念疑無從生

森然。是之謂逆。跋圖書目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尚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禰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自訟

諸儒所得。不無淺深。初學不可輕議。且從他得力處。效法修習。以求其所未至。如大學格物無內外中庸慎獨無動靜諸說。關係大節目。不得不與指破。不得已也。若大言無忌。恣口指摘。若執權衡以較輕重。不惟長傲。亦且損德。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住著。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致。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此是易簡直截根源。水西別言

問白沙與師門同異。曰、白沙是百原山中傳流。亦是孔門別派。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乃景象也。緣世人精神撒潑。向外馳求。欲返其性情而無從入。只得假靜中一段行持。窺見本來面目。以為安身立命基根。所謂權法也。若致知宗旨。不論語默動靜。從人情事變徹底鍊習以歸於元。譬之眞金為銅鉛所雜。不遇烈火烹熬。則不可得而精。師門嘗有入悟三種教法。從知解而得者謂之解悟。未離言詮。從靜中而得者謂之證悟。猶有待於境。從人事鍊習而得者。忘言忘境。觸處逢源。愈搖蕩愈凝寂。始為徹悟。霓川別語

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於欲之眞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於此不能自信。幾於自誣矣。苟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徒認見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卽與堯舜相對。幾於自欺矣。寄念菴

論學書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眞功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答聶雙江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返諸一念良知。其眞是眞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此是千古入賢入聖眞正路頭。（答茅治卿）

見在良知。必待修證而後可與堯舜相對。尙望兄一默體之。蓋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不免有未瑩處。欲懲學者不用功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亦矯枉之過也。文公謂天下之物。方圓輕重長短。皆有定理。必外之物至。而後內之知至。先師則謂事物之理。皆不外於一念之良知。規矩在我。而天下方圓不可勝用。無權度則無輕重長短之理矣。（答吳悟齋）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炯然。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與趙麟陽）

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與周順之）

良知在人。本無汚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卽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

犯做手本領功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答聶雙江)

知府季彭山先生本

季本字明德。號彭山。越之會稽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宸濠反。先生守分水關。遏其入閩之路。御史以科場事檄之入闈。先生曰。是之謂不知務。不應聘召拜御史。御史馬明衡朱淛爭昭聖皇太后(孝宗后)壽節不宜殺於興國太后下獄。先生救之。謫揭陽主簿。稍遷知弋陽。桂萼入相。道弋陽。先生言文成之功不可泯。遂寢奪爵。轉蘇州同知。陞南京禮部郎中。時鄒東廓官主客。相聚講學。東廓被黜。連及先生。謫判辰州。尋同知吉安。陞長沙知府。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九。少師王司輿。(名文轅)其後師事陽明。先生之學。貴主宰而惡自然。以爲理者陽之主宰。乾道也。氣者陰之流行。坤道也。流行則往而不返。非有主於內。則動靜皆失其則矣。其議論大抵以此爲指歸。夫大化只此一氣。氣之升爲陽。氣之降爲陰。以至於

屈伸往來生死鬼神。皆無二氣。故陰陽皆氣也其升而必降。降而必升。雖有參差過不及之殊。而終必歸一。是卽理也。今以理屬之陽。氣屬之陰。將可言一理一氣之爲道乎。先生於理氣。非明睿所照。從考索而得者。言之終是鶻突。第其時同門諸君子。單以流行爲本體。玩弄光影。而其升其降之歸於畫一者無所事。此則先生主宰一言。其關係學術非輕也。故先生最著者爲龍惕一書。謂今之論心者。當以龍而不以鏡。龍之爲物。以警惕而主變化者也。理自內出。鏡之照自外來。無所裁制。一歸自然。自然是主宰之無滯。曷常以此爲先哉。龍溪云。學當以自然爲宗。警惕者自然之用。戒愼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有所恐懼。便不得其正矣。東廓云。警惕變化。自然變化。其旨初無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滯。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蕩。先生終自信其說。不爲所動。先生閔學者之空疎。祇以講說爲事。故苦力窮經。罷官以後。載書寓居禪寺。迄晝夜寒暑無間者二十餘年。而又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涉淮泗。

歷齊魯、登泰山。踰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爲致君有用之學。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蓍法別傳總百二十卷

說理會編

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著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爲誠。誠固未有不實。但就以實爲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機未嘗息。何嘗有所倚著。是德雖實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愼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卽是惺惺而爲敬也。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己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閒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却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

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揜不善者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著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常知之外無行矣。功夫何等簡易耶。

尙書黃久菴先生綰

黃綰。字叔賢。號久菴。台之黃岩人。以祖廕入官。授後軍都事。告病歸。家居十年。以薦起南京都察院經歷。同張璁桂萼上疏主大禮。陞南京工部員外郎。累疏乞休。尙書席書纂修明倫大典。薦先生與之同事。起光祿寺少卿。轉大理寺。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大典成。陞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侍郎。雲中之變。往撫平之。知乙未貢舉。丁憂服闋。起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

以遲緩不行。閒住。還家翠屏山中。寒暑未嘗釋卷。享年七十有五。先生初師謝文肅及官都事。聞陽明講學。請見。陽明曰。作何功夫。對曰。初有志。功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夫可用。復見甘泉。相與矢志於學。陽明歸越。先生過之。聞致良知之教。曰、簡易直截。聖學無疑。先生眞吾師也。尙可自處於友乎。乃稱門弟子。陽明既沒。桂萼齮齕之。先生上疏言。昔議大禮。臣與萼合。臣遂直友以忠君。今萼毀臣師。臣不敢阿友以背師。又以女妻陽明之子正億。攜之金陵。銷其外侮。先生立艮止爲學的。謂中涉世故。見不誠非禮之異。欲用其誠。行其理。而反羞之。既不羞而任諸己。則憤世嫉邪。有輕世肆志之意。於是當毀譽機穽之交作。鬱鬱困心。無所自容。乃始窮理盡性以求樂天知命。庶幾可安矣。久之自相湊泊。則見理性天命。皆在於我。無所容其窮蹙。樂知也。此之謂艮止。其於五經皆有原古。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董澐。字復宗。號蘿石。晚號從吾道人。海鹽人。以能詩聞江湖間。嘉靖甲申。年六十八。

遊會稽。聞陽明講學山中。往聽之。陽明與之語連日夜。先生喟然歎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以爲此豈眞有所爲聖賢之學乎。今聞夫子良知之說。若大夢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虛此生也。因何秦以求北面。陽明不可。謂豈有弟子之年過於師者乎。先生再三而委質焉。其平日詩社之友招之曰。翁老矣。何自苦。先生笑曰。吾今而後。始得離於苦海耳。吾從吾之好。自號從吾。丙戌歲盡雨雪。先生襆被而出。家人止之不可。與陽明守歲於書舍。至七十七而卒。先生晚而始學。卒能聞道。其悟道器無兩。費隱一致。從佛氏空有而入。然佛氏終沉於空。此毫釐之異。未知先生辨之否耶。

董穀。字石甫。嘉靖辛丑進士。歷知安義漢陽二縣。與大吏不合而歸。少遊陽明之門。陽明謂之曰。汝習於舊說。故於吾言不無牴牾。不妨多問。爲汝解惑。先生因筆其所聞者。爲碧里疑存。然而多失陽明之意。其言性無善惡。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以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又言性之體虛而已。萬有出焉。故氣質之不美。性實爲之。全體

皆是性。無性則併無氣質矣。夫性既無善無惡。賦於人則有善有惡。將善惡皆無根柢歟。抑人生而靜以上是一性。靜以後又是一性乎。又言復性之功。只要體會其影響俱無之意思而已。信如斯言。則莫不墮於恍惚想像。所謂求見本體之失也。學者讀先生之書。以爲盡出於陽明。亦何怪疑陽明爲禪學乎。

日省錄

從先師往天柱峯。一家樓閣高明。花竹清麗。先生悅之。往日曾以其地求售。悔不成約。既而幡然曰。我愛則彼亦愛之。有貪心而無恕心矣。再四自克。行過朱華嶺四五里。始得淨盡。先生言去欲之難如此。

求心錄

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致知。

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間皆藥物也。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陸澄。字原靜。又字淸伯。湖之歸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議大禮不合。罷歸。後悔前議之非。上言臣以經術淺短。雷同妄和。質之臣師王守仁。始有定論。臣不敢自昧本心。蘊發露前愆以聽天誅。詔復原官。明倫大典成。上見先生前疏。惡其反覆。遂斥不用。先生以多病從事於養生。文成語之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愼恐懼。則神住氣住精住。而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有議文成之學者。先生條爲六辨。欲上奏。文成聞而止之。傳習錄自曰仁發端。其次卽爲先生所記。朋友見之。因此多有省悟。蓋數條皆切問。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詳盡也。故陽明謂曰仁沒。吾道益孤。致望原靜者不淺。執父喪。哀毀失明。徐學謨以先生復官一疏。不勝希用之念。曲逢時好。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大抵世儒之論過。以天下爲重。而不返其本心之所安。永嘉或問。天下外物也。父子天倫也。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陽明所謂心卽理也。

正在此等處見之。世儒以理在天地萬物。故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所以懸絕耳。先生初錮於世論。已而理明障落。其視前議猶糞土也。陽明知永嘉之爲小人。不當言貴。故不涉論爲高。先生已經論列。知非改過。使人皆仰。豈不知嫌疑之當避哉。亦自信其心而已。學謨準之以鄙情。不知天下有不顧毀譽者。咥然笑其窮也。

尙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湖之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授饒州府推官。桃源洞寇亂。掠樂平令以去。先生單身叩賊壘出令。賊亦解去。入爲錦衣衛經歷。出僉廣東嶺東道事。討平汀漳寇海寇郴桂寇。半歲間三捷。宸濠亂定。移江西副使。分巡南昌。撫循瘡痍。招集流亡。皆善後事宜。歷苑馬卿。奔毋喪不候代。家居者十五年。再起原任。時方議征元江。先生以那鑑孤豚困獸。不可急。會遷南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出師。布政徐波石死焉。嘉靖庚戌。陞刑部尙書。先生以例繁。引之者得意爲出入。命郎官吳維岳陸穩定爲永例。在曹中獎拔于鱗元美。由是知名天下。分宜在政府。同年生不敢

雁行。先生以耆舊自處。分宜不悅。以原官出南京。癸丑致仕。又十二年卒。年八十三。先生好讀書。九流百家。皆識其首尾。而尤精於算學。今所傳測圓海鏡弧矢算術授時曆撮要。皆其所著也。少受業於陽明。陽明歿。先生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作傳習錄疑。龍溪致知議略。亦摘其可疑者辨之。大抵謂良知者性之所發也。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曰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先生之旨。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爲格物爲準的。然陽明點出知善知惡原不從發處言。第明知善知惡爲自然之本體。故又曰良知爲未發之中。若向發時認取。則善惡雜揉。終是不能淸楚。卽

件件瞞不過照心。亦是克伐怨欲不行也。知之而後行之。方爲合一。其視知行終判兩樣。皆非師門之旨也。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黃宗明。字誠甫。號致齋。寧波鄞縣人。登正德甲戌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陞員外郎。諫上南巡。請告歸。除工部郎中不起。嘉靖癸未。補南刑部。張孚敬議大禮在廷斥爲奸邪。先生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敝議。今制公侯伯軍職承襲。弟之繼兄。姪之繼叔。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天子何獨不然。如其議上之。出守吉安。有能名。轉福建鹽運使。召修明倫大典。丁母憂不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轉光祿須知以進。壬辰。轉兵部右侍郎。編修楊名言齋醮無驗。徒開小人倖進之門。上大怒。成名。先生言名無罪。出爲福建參政。明年冬。召補禮部侍郎。丙申十一月卒官。先生受學於陽明。陽明訓誠甫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則其屬意亦至矣。

論學書

學問思辨。卽是尊德性下手功夫。非與篤行爲兩段事。如今人眞有志於學。便須實履其事。中間行而未安思而未通者。不得不用學問思辨之功學問懇切處是之謂篤行耳。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眞學。學而眞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所以爲知也。故吾輩但於立志眞僞處省察。學問懈弛時鞭策。卽無不合。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

一有求學之意。卽善善惡惡。自能知之。不待外求。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今顧欲外此而求之煩難。獨何歟。與萬鹿園

來論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旣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

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功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言。恐不免失之太早。如貧人說富。如學子論大賢功效體當。自家終無受用時也。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盡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眞體。常存常見矣。（晉林子仁名春心齋弟子也）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張元冲。字叔謙。號浮峯。越之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分宜入相。先生言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又請能遣中官織造選工科都給事

中。諫世廟玄修不視朝。一時稱爲敢諫。出爲江西參政。廣東按察使。江西左右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奉旨回籍。又二年而卒。年六十二。先生登文成之門。以戒懼爲入門。而一意求諸踐履。文成嘗曰。吾門不乏慧辨之士。至於眞切純篤。無如叔謙。先生嘗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爲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學。非學也。揭坐右曰。惟有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前後官江西。闢正學書院。與東廓念菴洛村楓潭聯講會。以訂文成之學。又建懷玉書院於廣信。迎龍溪緒山主講席。遂留緒山爲文成年譜。惟恐同門之士。學之有出入也。其有功師門如此。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號松溪。婺之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同年楊名下詔獄。方究主使。而先生與之通書。守者以聞。上大怒。詔逮御史陳九德。先生自出

承認。入獄。黜爲信宜典史。總督陶諧延主蒼梧書院。移安福知縣。陞南京兵部主事。轉禮部郎中。丁艱起。補兵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轉南京國子祭酒。擢都御史。丁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在齋宮。侍臣所進靑詞。爭爲媚悅。獨先生寓意諷諫。上不悅也。會推南冢宰。以先生辭疏爲謗訕。落職歸。三十八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三。萬曆間。贈禮部尙書。諡文恭。先生初學於楓山。其後卒業於陽明。以眞心爲學之要。雖所得淺深不可知。然用功有實地也。

論學書

此心不眞。辨說雖明。畢竟何益。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無非眞心。則無非實功。一話一言一步一趨。皆受用處。不然日談孔孟。辨精毫釐。終不免爲務外爲人之歸爾。

竊謂險夷順逆之來。若寒暑晝夜之必然。無足怪者。已不當人必當之。孰非己也。是故君子之於憂患。不問其致之。而惟問其處之。故曰。無入而不自得。苟微有介焉。非

自得也。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金華蘭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刑部主事。調兵部禮部。至郎中。出爲山東副使。左遷江西參議。陞陝西提學副使。蘇松參政。坐失囚降副使。丁憂起補福建。城福寧。轉漕儲參政。廣東按察使。河南左布政。遷南太僕寺卿。復寺馬三分之一。召入爲太常寺卿。兩載而回籍。萬歷辛亥十一月卒。年八十四。先生師事錢緒山。然其爲學不以良知而以志學。謂君子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學。學焉又恐就其性之所近。故無學不證諸孔氏。又謂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蓋其時學者執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縱橫於氣質以爲學。先生以孔氏爲的。亦不得已之苦心也。耿楚倥與先生談數日。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久之寓書曰。願君執御。無專執射。天臺譯其意曰。夫射必有的。御所以載人也。子與氏願學孔子。其立之的乎。孔子善調御狂狷。行無

轍跡。故云執御。吾仲氏欲門下損孟之高。爲孔之大。如斯而已。楚倥心信之士。其學與先生不合。謂先生爲孟子。識之也。先生嘗問羅近溪曰。學當從何入。近溪語之曰。只欲入道。朝拜夕拜。空中有人傳汝。先生不悅。後數年。在江省糧儲。方治文移。恍忽聞有唱者。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先生大悟。自是心地自瑩。平生見解脫落。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贄不肯赴會。先生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贄始折節向學。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是者再。贄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錘如是。此皆先生初學時事。其後漸歸平實。此等機鋒。不復弄矣。

友聲編

吾人之志。抖擻於昨日。今日可受用否。即抖擻於上時。今時可受用否。若時時抖擻。可無屬人爲造作否。此要在窮此心之量。廓有間息。其無間息。固天然也。

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至流於惡而不自知。

立志既眞。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走罔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世襲指揮僉事。年十七。襲職。讀書學古。不失儒生本分。寇守天叙。勉以寧靜澹泊。先生揭諸座右。登正德庚辰武會試。歷浙江把總署都指揮僉事督運浙江掌印都指揮南京大敎場坐營漕運參將南京錦衣衛僉書廣西副總兵左軍都督漕運總兵僉書南京中軍都督府。嘉靖丙辰正月卒。年五十九。先生功在漕運。其大議有三。一三路轉運以備不虞。置倉衛輝府。每年以十分之二撥中都運船。兌鳳陽各府糧米。由汴梁達武陽。陸路七十里。輸於衛輝。由衛河以達於京。松江通泰。俱有沙船。淮安有海船。時常由海至山東轉貿。宜以南京各總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糧米。歲運四五萬石達於天津。以留海運舊路。於是幷漕河而爲三。一本折通融。豐年米賤。全運本色。如遇災傷。則量減折色。凡本色至京。率四石而

致一石。及其支給。一石不過易銀三錢。在外折色。每石七錢。若京師米貴。則散本色。米賤則散折色。一石而當二石。是寓常平之法於漕運之中。一原立法初意。天下運船萬艘。每艘軍旗十餘人。共計十萬餘人。每年輳集京師。苟其不廢操練。不缺甲仗。是京營之外。歲有勤王師十萬。彈壓邊陲。其他利弊。纖悉萬全。舉行而効之一時者。人共奇之。其大者卒莫之能行也。倭寇之亂。先生身親陷陣。肩中流矢。其所籌畫。亦多掣肘。故忠憤至死不忘。先生之學。多得之龍溪念菴緒山荊川。而究竟於禪學。其時東南講會甚盛。先生不喜干與。以爲此輩未曾發心爲道。不過依傍門戶。雖終日與之言。徒費精神。彼此何益。譬礪石之齒頑鐵。縱使稍有漸磨。自家所損亦多矣。先生嘗言聖賢切要功夫。莫先於格物。蓋吾心本來具足。格物者。格吾心之物也。爲情欲意見所蔽。本體始晦。必掃蕩一切。獨觀吾心。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格物則知自致也。龍溪謂古人格物之說。是千聖經綸之實學。良知之感應謂之物。是從良知凝聚出來。格物是致知實下手處。不離倫物感應而證眞

修。離格物則知無從而致矣。吾儒與二氏毫釐不同。正在於此。其實先生之論格物。最爲諦當。格之又格。而後本體之物呈露。卽白沙之養出端倪也。宋儒所謂未發氣象。亦卽是此。龍溪之倫物感應。又豈能舍此而別有功夫。第兩家之言物不同。龍溪指物爲實。先生指物爲虛。凡天下之物。攝於本體之物。本體之物。又何嘗離倫物哉。然兩家皆精禪學。先生所謂本體呈露者。眞空也。龍溪離物無知者。妙有也。與宋儒白沙之論。雖似而有差別。學者又當有辨矣。先生如京師。大洲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湧。先生唯唯不答。大洲大喜。歸語人曰。今日降却薦鹿園矣。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大洲。何言大洲降却鹿園也。戚南玄與先生遇。戲曰。鹿園名爲旅禪。實未得理。是假和尙。先生曰。南玄名爲宗儒。實未見性。是癡秀才。相與大笑。先生一默一語無非禪機如此。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王宗沐。字新甫。號敬所。台之臨海人。嘉靖甲辰進士。在比部時。與王元美爲詩社。七

子中之一也。久歷藩臬。値河運艱滯。以先生爲右副都御史。查復祖宗舊法。一時漕政修舉。猶慮運道一線有不足恃之時。講求海運。先以遮洋三百艘試之而效。其後爲官所阻而罷。萬曆三年。轉工部侍郎。尋改刑部。先生師事歐陽南野。少從二氏而入。已知所謂良知者。在天爲不已之命。在人爲不息之體。卽孔氏之仁也。學以求其不息而已。其辨儒釋之分。謂佛氏專於內。俗學馳於外。聖人則合內外而一之。此亦非究竟之論。蓋儒釋同此不息之體。釋氏但見其流行。儒者獨見其眞常爾。先生之所謂不息者。將無猶是釋氏之見乎。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張元忭。字子藎。別號陽和。越之山陰人。父天復。行太僕卿。幼讀朱子格致補傳曰。無乃倒言之乎。當云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後物之表裏精麤無不到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太僕就逮於滇。先生侍之以往。太僕釋歸。先生入京訟寃事解。又歸慰太僕於家。一歲之中。往來凡三萬餘里。年踰三十而髮白種種。其至性如此。辛

未。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尋丁外艱。萬曆己卯。教習內書堂。先生謂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賢不肖爲國治亂所係。因取中鑒錄諄諄誨之。江陵病。舉朝奔走醮事。先生以門生未嘗往也。壬午。皇嗣誕生。齎詔至楚。丁內艱。丁亥。陞右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先生之學。從龍溪得其緒論。故篤信陽明四有教法。龍溪談本體而諱言功夫。識得本體便是功夫。先生不信。而謂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功夫也。嘗闢龍溪欲渾儒釋而一之。以良知二字爲範圍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學龍溪之可。先生可謂善學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幾。惡有惡幾。於此而愼察之。以爲知善必眞好。知惡必眞惡。格不正以歸於正。爲格物。則其認良知都向發上。陽明獨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察識善幾惡幾。是照也。非良知之本體也。朱子答呂子約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功夫。此卽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簣。改誠意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此卽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談文成之學。而究

竟不出於朱子恐於本體終有所未明也。

江右王門學案

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峯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墜。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然也。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 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忠介鄒南皋先生元標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事馮慕岡先生應京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九歲。從父宦於南都。羅文莊欽順見而奇之。正德六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踰年丁憂。宸濠反。從文成建義。嘉靖改元

起用。大禮議起。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毀淫祠。建復初書院講學。擢南京主客郎中。任滿告歸。起南考功。尋還翰林司經局洗馬。上聖功圖。世宗猶以議禮前疏弗悅也。下禮部參勘而止。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陞南京國子祭酒。九廟災。有旨大臣自陳。大臣皆惶恐引罪。先生上疏獨言君臣交儆之義。遂落職閒住。四十一年卒。年七十二。隆慶元年。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初見文成於虔臺。求表父墓。殊無意於學也。文成顧日夕談學。先生忽有省。曰、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愼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卽愼獨也。遂稱弟子。又見文成於越。留月餘。旣別而文成念之曰。以能問於不能。謙之近之矣。又自廣德至越。文成歎其不以遷謫爲意。先生曰。一官應迹。優人隨遇。爲故事耳。文成默然。良久曰。書稱允恭克讓。謙之信恭讓矣。自省允克何如。先生欿然。始悟平日之恭讓。不免爲玩世也。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雜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

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卽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却戒愼恐懼。無從覓性。離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故其言道器無二。性在氣質。皆是此意。其時雙江從寂處體處用功夫。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先生言其倚於內。是裂心體而二之也。彭山惡自然而標警惕。先生言其滯而不化。非行所無事也。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爲宗子也。夫流行之爲性體。釋氏亦能見之。第其捍禦外物。是非善惡。一歸之空。以無礙我之流行。蓋有得於渾然一片者。而日用倫物之間。條理脈絡。不能分明矣。麤而不精。此學者所當論也。

先生靑原贈處記陽明赴兩廣。錢王二子各言所學。緒山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龍溪曰。心無善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陽明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此與龍溪天泉證道記同一事。而言之不同如此。蕺山先生嘗疑陽明天泉之言與平時不同。平時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今觀先生所記。而四有之論。仍是以至善無惡爲心。卽四有四句。亦是緒山之言。非陽明立以爲教法也。今據天泉所記。以無善無惡議陽明者。盍亦有考於先生之記乎。子善。孫德涵德溥德泳。

善。字某。號穎泉。嘉靖丙辰進士。由比部郎藩臬使歷官至太常寺卿。

德涵。字汝海。號聚所。隆慶辛未進士。從祀議起。上疏極言文成應祀。授刑部主事。江陵當國。方嚴學禁。而先生求友愈急。傅愼所劉畏所先後詆江陵。皆先生之邑人。遂疑先生爲一黨。以河南僉事出之。御史承江陵意。疏論鐫秩而歸。未幾卒。年五十六。先生受學於耿天臺。鄉舉後。卒業太學。天臺謂公子寒士。一望而知居之移氣若此。獨汝海不可辨其爲何如人。問學於耿楚倥。楚倥不答。先生憤然曰。吾獨不能自參而向人求乎。反閉一室。攻苦至忘寢食。形軀減削。出而與楊道南焦弱侯討論久之。一日霅然忽若天牖。洞徹本眞。象山所謂此理已顯也。然穎泉論學。於文莊之敎。無

所走作。入妙通玄。都成幻障。而先生以悟爲入門。於家學又一轉手矣。

德溥字汝光。號四山。舉進士。官至太子洗馬。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掩關宴居。覃思名理。著爲易會。自敘非四聖之易。而胥壞自然之易。又非胥壞之易。而心之易。其於易道。多所發明。先生浸浸向用。忽而中廢。其京師邸寓爲霍文炳之故居。文炳。奄人張誠之奴也。以罪籍沒。有埋金在屋。先生之家人發之。不以聞官。事覺。罪坐先生。革職追贓。門生爲之醵金以償。穎泉素嚴。聞之怒甚。先生不敢歸者久之。

德泳。號瀘水。萬曆丙戌進士。授行人。轉雲南御史。壬辰正月。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公疏請皇長子豫敎。上怒。革獻可爲民。先生救獻可。亦遂革職。累疏薦不起。先生旣承家學。守致良知之宗。而於格物則別有深悟。論者謂淮南之格物。出陽明之上。以先生之言較之。則淮南未爲定論也。

東廓論學書

良知之敎。乃從天命之性。指其精神靈覺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往而非良知

之運用。故戒懼以致中和。則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則可以保四海。初無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問好察。以用中也。誦詩讀書。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沒溺於聞見。勤苦於記誦。正坐以良知爲不足而求諸外以增益之。故比擬愈密。揣摩愈巧。而本體障蔽愈甚。博文格物。卽戒懼擴充一個功夫。非有二也。果以爲有二者。則子思開卷之首。得無舍其門而驟語其堂乎。復夏敦夫

越中之論。誠有過高者。忘言絕意之辨。向亦駭之。及臥病江上。獲從緒山龍溪切磋。漸以平實。其明透警發處。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於誠。所以致良知也。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致良知之條目也。若以懲忿之功爲第二義。則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已百已千者。皆爲剩語矣。源泉混混以放乎四海。性之本體也。有所壅蔽。則決而排之。未嘗以人力加損。故曰行所無事。若忿慾之壅。不加懲窒。而曰本體原自流行。是不決不排。而望放乎海也。苟認定懲窒爲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體。原不可以人

力加損。則亦非行所無事之旨矣。（答聶雙江）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義理。今人理會義理。猶是利害。（答甘泉）

良知精明處。自有天然一定之則。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眞是鳶飛魚躍。天機活潑。初無妨礙。初無揀擇。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糠粃眯目。天地爲之易位矣。（答周順之）

遷善改過。卽致良知之條目也。果能戒愼恐懼。常精常明。不爲欲物所障蔽。則卽此是善。更何所遷。卽此非過。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與掃除。雷厲風行。復見本體。其謂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點檢。則有起有滅。非本體之流行耳。（答徐子弼）

有疑聖人之功。異於始學者。曰、王逸少所寫上大人。與初塡硃模者。一點一直。不能一毫加損。

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只顧得是非。不須更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眞利害便是天下眞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墦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

利。若論世情利害。亦有世情是非矣。與鄒泉

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辨究雖精。終受用不得。須如象山所云。關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不離之學。與周順之

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著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浮泛全無歸根立命處。間有肯用戒懼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不睹不聞上入微。與余柳溪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其心。緣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猢猻失樹。更無伎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精神見在兢業不暇。那有閒工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睿。睿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功程。毫釐千里。答濮致昭

陽明夫子之平兩廣也。錢王二子送於富陽。夫子曰。予別矣。盍各言所學。德洪對曰。至善無惡者心。有善有惡者意。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畿對曰。心無善

而無惡。意無善而無惡。知無善而無惡。物無善而無惡。夫子笑曰。洪甫須識汝中本體。汝中須識洪甫功夫。二子打併爲一。不失吾傳矣。（青原贈處）

東廓語錄

問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

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圓。自運用無窮。天下之道。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丘氏疎畧欠缺。

有苦閑思雜念者。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辟諸汝自醉酒。卻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功夫去浮思。

往年與周順之切磋。夢與同志講學。一廚子在旁切肉。用刀甚快。一猫升其几。以刀逐之。旋復切肉如故。因指語同座曰。使廚子只用心逐猫。猫則去矣。如何得肉待客。

醒以語順之。忻然有省。

天性與氣質更無二件。人此身都是氣質用事。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手足之能持行。皆是氣質天性從此處流行。先師有曰。惻隱之心。氣質之性也。正與孟子形色天性同旨。其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氣質與天性一滾出來。如何說得論性不論氣。後儒說兩件反更不明。除卻氣質。何處求天地之性。良知虛靈。晝夜不息。與天同運。與川同流。故必有事焉無分於動靜。若分動靜。而學則交換時須有接續。雖妙手不能措巧。元公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其善發良知之神乎。

穎泉先生

學者眞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必求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一快哉。

孔子謂苟志於仁。無惡也。若非有此眞志。則終日縈縈。皆是私意。安可以言過。

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

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

夫子謂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爲鮮。蓋眞能見過。則卽能見吾原無過處。眞能自訟。則常如對讞獄吏。句句必求以自勝矣。但人情物理。不遠於吾身。苟能反身求之。又何齟齬困衡之多。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人我無間。其順物之來。而毋以逆應之。則物理有不隨我而當者乎。

所謂將來學問只須愼獨。不須防檢。而旣往愆尤。習心未退。當何以處之。夫吾之獨處。純然至一。無可對待。識得此獨而時時愼之。又何愆尤能入。習心可發耶。但吾輩習心有二。有未能截斷其根而目前暫却者。此病尙在獨處受病。又何愼之可言。有旣與之截斷。而舊日熟境。不覺竊發者。於此處覺悟。卽爲之掃蕩。爲之廓淸。亦莫非愼之之功。譬之醫家。急治其標。亦所以調攝元氣。譬之治水。雖如疏鑿決排。亦莫非順水之性。見獵有喜心。正見程子用功密處。非習心之不去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此正是困勉之功。安可以爲著意。但在本體上用功。雖困且苦。亦不可以言防檢。今世之防檢者。亦有熟時。不可以其熟時爲得操存之要。何如何如。

聚所先生語錄

今人只說我未嘗有大惡的事。未嘗有大惡的念頭。如此爲人也過得。不知日間昏昏憒憒。如醉如夢。便是大惡了。天地生我爲人。豈徒昏憒天地間。與虫蟻並活已耶。

問自立自達。曰、自立是卓然自立於天地間。再無些倚靠。人推倒他不得。如太山之立於天地間。任他風雷。俱不能動。這方是自立。既自立了。便能自達。再不假些幫助。停滯他不得。如黃河之決。一瀉千里。任是甚麽。不能沮他。這方是自達。若如今人靠著聞見的。聞見不及處。便被他推倒了。沮滯了。小兒行路。須是倚牆靠壁。若是大人。須是自行。

凡功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爲聖人之志。則凡得行一件好事。做得一上好功夫。也

不把他算數。

一友言己教子姪。在聲色上放輕些。先生曰。我則異於是。我只勸他立志向學。若勸得他向學之志重了。他於聲色上便自輕。不待我勸。昔孟子於齊王好樂。而曰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曰好勇。則曰請好大勇。曰好貨。就曰好貨也好。只要如公劉之好貨。曰好色。就曰好色也好。只要如太王之好色。今人若聽見說好貨好色。便就說得好貨好色甚不好了。更轉他不得。今人只說孟子是不得已遷就的話。其實不知孟子。

康問孟子云必有事焉。須時時去爲善方是。即平常無善念時無惡念時。恐也算不得有事否。先生曰。既無惡念。便是善念。更又何善念。卻又多了這分意思。康曰。亦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先生曰。這點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更無有惡念發而不自知者。今人錯解良知作善念。不知知此念善是良知。知此念惡亦是良知。知此無善念無惡念也是良知。常知便是必有事焉。其不知者。非是你良知不知。卻是你志氣

昏惰了。古人有言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便退聽。所以陽明先生責志之說最妙。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甫冠。舉鄉試。從學王文成於虔臺。不赴春官者二科。文成呼爲小秀才。登嘉靖二年進士第。知六安州。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尙寶司卿。轉太僕寺少卿。尋出爲南京鴻臚寺卿。丁父憂。除服起原官。疏乞終養不許。遷南京太常寺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陞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母卒廬墓。服未闋。召拜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直無逸殿。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立朝大節。在國本尤偉。是時上諱忌儲貳之事。蓋中妖人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故自莊敬太子旣薨。不欲舉行册立。二子並封爲王。先生起宗伯。卽以爲

言。不報。會詔二王婚於外府。先生言昔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孝宗以兄婚弟。諸王始皆出府。今事與太祖同。宜如初制行之。上不可。令二王出居外府。先生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曰承家。今其何所適從。上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可遵。如若所言。則何不竟行册立也。先生卽具册立東宮儀注以上。上大怒。二王行禮。訖無軒輊。穆宗之母康妃死。先生上喪禮儀注。一依成化中紀淑妃故事。紀淑妃者。孝宗之母也。上亦不以爲然。以諸妃禮葬之。先生據禮守儀。不奪於上之喜怒如此。宗藩典禮。一裁以義。又其小小者耳。先生以講學爲事。當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間。京師靈濟宮之會。先生與徐少湖聶雙江程松溪爲主盟。學徒雲集至千人。其盛爲數百年所未有。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凡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皆知覺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所謂本然之善也。本

然之善。以知爲體。不能離知而別有體。蓋天性之眞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之也。整菴難曰。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別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爲良知。知視聽言動爲知覺。殆如楞加所謂眞識及分別事識者。先生申之曰。非謂知識有二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知。不離乎視聽言動。而視聽言動。未必皆得其惻隱羞惡之本然者。故就視聽言動而言。統謂之知覺。就其惻隱羞惡而言。乃見其所謂良者。知覺未可謂之性。未可謂之理。知之良者。乃所謂天之理也。猶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氣質。非有二性也。整菴難曰。誤認良知爲天理。則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無以達夫一貫之妙。先生申之曰。良知必發於視聽思慮。視聽思慮必交於天地人物。天地人物無窮。視聽思慮亦無窮。故良知亦無窮。離却天地人物。亦無所謂良知矣。然先生之所謂良知。以知是知非之獨知爲據。其體無時不發。非未感以前。別有未發之時。所謂未

發者。蓋卽喜怒哀樂之發。而指其有未發者。是已發未發與費隱微顯通爲一義。當時同門之言良知者。雖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緒山龍溪東廓洛村明水皆守已發未發。非有二候。致和卽所以致中。獨聶雙江以歸寂爲宗。功夫在於致中。而和卽應之。故同門環起難解。雙江往復良苦。微念菴則雙江自傷其孤另矣。蓋致良知宗旨。陽明發於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然觀傳習錄云。吾昔居滁。見諸生多務知覺無益於得。姑敎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其大意亦可見矣。後來學者只知在事上磨鍊。勢不得不以知識爲良知。陰流密陷於義襲助長之病。其害更甚於喜靜厭動。蓋不從良知用功。只在動靜上用功。而又只在動上用功。於陽明所言。分明倒却一邊矣。雙江於先生議論雖未歸一。雙江之歸寂。何嘗枯槁。先生之格物。不墮支離。發明陽明宗旨。始無遺憾。兩不相妨也。

南野論學書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己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答劉道夫

良知乃本心之眞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眞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眞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眞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眞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蓋一念不是良知。卽不是致知矣。答胡仰齋

學者誠不失其良心。則雖種種異說。紛紛緒言。譬之吳楚閩粤。方言各出。而所同者義。苟失其良心。則雖字字句句。無二無別於古聖。猶之孩童玩戲。妝飾老態。語笑步

趨。色色近似。去之益遠。答馬問龍

覺則無病可去。患在於不覺耳。常覺則常無病。常存無病之心。是眞能常以去病之心爲心者矣。答高公敬

大抵學不必過求精微。但麤重私意。斷除不淨。眞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言。事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眞實脚根可劄定得。安望其有成也。答橫談弟

自謂寬裕溫柔。焉知非優游怠忽。自謂發強剛毅。焉知非躁妄激作。忿戾近齋莊。瑣細近密察。矯似正。流似和。毫釐不辨。離眞逾遠。然非實致其精一之功。消其功利之萌。亦豈容以知見情識而能明辨之。答敖純之

先師謂致知存乎心悟。若認知識爲良知。正是麤看了。未見所謂不學不慮不係於人者。然非情無以見性。非知識意念則亦無以見良知。周子謂誠無爲神發知知神之爲知。方知得致知。知誠之無爲。方知得誠意。來書啓教甚明。知此卽知未發之中矣。答陳明水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已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證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

凡兩念相牽。卽是自欺根本。如此不了。卒歸於隨逐而已。書鄒元鍵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知華亭縣。清乾沒一萬八千金。以補逋賦。修水利。興學校。識徐存齋於諸生中。召爲御史。劾奏大奄及柄臣。有能諫名。出爲蘇州知府。丁內外艱。家居十年。以薦起知平陽府。修關練卒。先事以待。寇至不敢入。世宗聞之。顧謂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陞陝西按察司副使。爲輔臣夏貴溪所惡。罷歸。尋復逮之。先生方與學人講中庸。校突至。械繫之。先生繫畢。復與學人終前說而去。旣入詔獄。而貴溪亦至。先生無怨色。貴溪大慙。踰年得出。嘉靖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存齋爲宗伯。因薦先生。召爲巡撫蘇州右僉都御史。轉兵部侍郎。協理京營

戎政。仇鸞請調宣大兵入衞。先生不可而止。尋陞尙書。累以邊功加至太子少傅。東南倭亂。趙文華請視師。朱龍禧請差田賦開市舶。輔臣嚴嵩主之。先生皆以爲不可。降俸二級。遂以老疾致仕。四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卒。年七十七。隆慶元年。贈少保諡貞襄。陽明在越。先生以御史按閩過武林。欲渡江見之。人言力阻。先生不聽。及見而大悅曰。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猶疑接人太濫。上書言之。陽明答曰。吾之講學。非以靳人之信己也。行吾不得已之心耳。若畏人之不信。必擇人而與之。是自喪其心也。先生爲之惕然。陽明征思田。先生問勿忘勿助之功。陽明答書。此間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專言勿忘勿助。是空鍋而爨也。陽明旣歿。先生時官蘇州。曰昔之未稱門生者。冀再見耳。今不可得矣。於是設位北面再拜。始稱門生。以錢緒山爲證。刻兩書於石以證之。先生之學。獄中閒久靜極。忽見此心眞體。光明瑩徹。萬物皆備。乃喜曰。此未發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從此出矣。及出。與來學立靜坐法。使之歸寂以通感。執體以應用。是時同門爲良知之學者。以爲未發卽在已發之中。蓋

發而未嘗發。故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其疑先生之說者有三。其一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今曰動處無功。是離之也。其一謂道無分於動靜也。今曰功夫只是主靜。是二之也。其一謂心事合一。心體事而無不在。今曰感應流行。著不得力。是脫略事爲。類於禪悟也。王龍溪黃洛村陳明水鄒東廓劉兩峯各致難端。先生一一申之。惟羅念菴深相契合。謂雙江所言。眞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兩峯晚乃信之曰。雙江之言是也。夫心體流行不息。靜而動。動而靜。未發靜也。已發動也。發上用功。固爲徇動。未發用功。亦爲徇靜。皆陷於一偏。而中庸以大本歸之未發者。蓋心體卽天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其中爲天樞。天無一息不運。至其樞紐處。實萬古常止。要不可不歸之靜。故心之主宰。雖不可以動靜言。而惟靜乃能存之。此濂溪以主靜立人極。龜山門下以體夫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爲相傳口訣也。先生所以自別於非禪者。謂歸寂以通天下之感。不似釋氏以感應爲塵煩。一切斷除而寂滅之。則是看釋氏尙未

透。夫釋氏以作用爲性。其所惡言者體也。其曰父母未生前。曰先天。曰主中主。皆指此流行者而言。但此流行不著於事爲知覺者也。其曰後天大用現前。曰賓。則指流行中之事爲知覺也。其實體當處皆在動一邊者。故曰無所住而生其心。正與存心養性相反。蓋心體原是流行。而流行不失其則者。則終古如斯。乃所謂靜也寂也。儒者存養之力。歸於此處。始不同夫釋氏耳。若區區以感應有無別之。彼釋氏又何嘗廢感應耶。陽明自江右以後。始拈良知。其在南中。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有未發之中。始能有中節之和。其後學者有喜靜惡動之弊。故以致良知救之。而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猶之乎前說也。先生亦何背乎師門。乃當時羣起而難之哉。徐學謨識餘錄言楊忠愍劾嚴嵩假冒邊功。下部查覆。世蕃自草覆稿送部。先生卽依稿具題。按識小編先生勸嵩自辭軍賞。而覆疏竟不上。但以之歸功張時徹。然則依稿具題之誣。不辯而自明矣。

雙江論學書

原泉者。江淮河漢之所從出也。然非江淮河漢。則亦無以見所謂原泉者。故濬原者濬其江淮河漢所從出之原。非以江淮河漢爲原而濬之也。根本者。枝葉花實之所從出也。培根者。培其枝葉花實所從出之根。非以枝葉花實爲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應變化所從出之知。而卽感應變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於容光必照之處。而遺其懸象著明之大也。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妄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答許玉林

達夫早年之學。病在於求脫化融釋之太速也。夫脫化融釋。原非功夫字眼。乃功夫熟後景界也。而速於求之。故遂爲慈湖之說所入。以見在爲具足。以知覺爲良知。以不起意爲功夫。樂超頓而鄙艱苦。崇虛見而略實功。自謂撒手懸崖。徧地黃金。而於六經四書。未嘗有一字當意。玩弄精魂。謂爲自得。如是者十年矣。至於盤錯顚沛。則茫然無據。不能不動朱公之哭也。已而恍然自悟。考之詩書。乃知學有本原。心主乎

內。寂以通感也。止以發慮也。無所不在。而所以存之養之者。止其所而不動也。動其影也照也發也。發有動靜而寂無動靜也。於是一以洗心退藏爲主。虛寂未發爲要。刊落究竟。日見天精。不屬睹聞。此其近時歸根復命。煞吃辛苦處。亦庶幾乎知微知彰之學。乃其自性自度。非不肖有所裨益也。

今之爲良知之學者。於傳習錄前篇所記眞切處。俱畧之。乃駕空立籠罩語。似切近而實渺茫。終日逐外而自以爲得手也。(劉兩峰)

氣有盛衰。而靈無老少。隨盛衰爲昏明者。不學而局於氣也。

困辨錄

才覺無過。便是包藏禍心。故時時見過。時時改過。便是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夫子只要改過。鄉愿只要無過。(辨過)

機械變詐之巧。蓋其機心滑熟。久而安之。其始也生於一念之無恥。其安也習而熟之。充然無復廉恥之色。放僻邪侈。無所不爲。無所用其恥也。(辨詐)

問遷善改過。將隨事隨處而遷之改之乎。抑只於一處而遷之改之也。曰、天下只有一善。更無別善。只有一過。更無別過。故一善遷而萬善融。一過改而萬過化。所謂一眞一切眞矣。

問閒思雜慮袪除不得如何。曰、習心滑熟故也。習心滑熟。客慮只從滑熟路上往還。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欲逐之而使去。禁之而使不生。隳突衝決反爲本體之累。故欲去客慮者。先須求復本體。本體復得一分。客慮減去一分。然本體非敬不復。敬以持之。以作吾心體之健。心體健而後能廓淸掃蕩以收定靜之功。蓋盜賊無主。勢必解散。然非責效於日夕用意於皮膚者可幾及也。

問良知之學何如。此是王門相傳指訣。先師以世之學者率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爲聖人。以有所不知不能爲儒者所深恥。一切入手便從多學而識考索記誦上鑽研。勞苦纏絆。擔閣了天下無限好資質的人。乃謂良知自致知而養之。不待學慮。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愛親敬長。蓋指良知之發用流行切近精實

處。而不悟者遂以愛敬爲良知。著在支節上求。雖極高手。不免賺入邪魔蹊徑。到底只從霸學裏改換頭目出來。蓋孩提之愛敬。卽道心也。一本其純一未發。自然流行。而纖毫思慮營欲不與。故致良知者只養這個純一未發的本體。本體復則萬物備。所謂立天下之大本。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廓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感而隨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是傳習錄中正法眼藏。而誤以知覺爲良知。無故爲霸學張一赤幟。與邊見外修何異。而自畔其師說遠矣。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羅洪先。字達夫。別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按察副使。先生自幼端重。年五歲。夢通衢市人擾擾。大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耳。覺而以告其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之爲人。卽有志於聖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外舅太僕曾直聞報。喜曰。幸吾婿建此大事。先生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丁父艱。苦塊蔬食。不入室者

三年。繼丁內艱。居後喪復如前喪。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與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也。皆黜爲民。三十七年。嚴相嵩起唐順之爲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報之。順之強之同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有公爲之。何必有我。四十三年卒。年六十一。隆慶改元。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靜。晚徹悟於仁體。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卽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同里谷平李中傳玉齋楊珠之學。先生師之。得其根柢。而聶雙江以歸寂之說號於同志。惟先生獨心契之。是時陽明門下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先生謂良知者。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不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不可也。故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

退聽。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雙江所言。眞是霹靂手段。許多英雄瞞昧。被他一口道著。如康莊大道。更無可疑。闢石蓮洞居之。默坐半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王龍溪恐其專守枯靜。不達當機順應之妙。訪之於松原。問曰。近日行持。比前何似。先生曰。往年尙多斷續。近來無有雜念。雜念漸少。卽感應處便自順適。卽如均賦一事。從六月至今半年。終日紛紛。未嘗敢厭倦。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張皇。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此卽是靜定功夫。非紐定默坐時是靜。到動應時便無著靜處也。龍溪嗟歎而退。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遂疑之。及至功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眞。其嘵嘵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先生旣定陽明年譜。錢緖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存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

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譜中改稱門人。緒山龍溪證之也。先生以濂溪無欲故靜之旨爲聖學的傳。有言辭受取與爲小事者。先生謂此言最害事。請告歸。過儀眞。一病幾殆。同年項甌東念其貧困。有富人坐死。行賄萬金。待先生一言。先生辭之而去。已念富人罪不當死。囑恤刑生之。不令其知也。先世田宅盡推以與庶弟。別架數楹。僅蔽風雨。尋爲水漂沒。假寓田家。撫院馬森以其故所卻餽先後數千金。復致之立室。先生不受。其門下搆正學堂以居之。將卒。聞疾者入視。室如懸罄。曰何至一貧如此。先生曰。貧固自好。故於龍溪諸子會講近城市勞官府。則痛切相規。謂借開來之說。以責後車傳食之報。爲賄賂公行廉恥道喪者助之瀾也。先生靜坐之外。經年出遊。求師問友。不擇方內方外。一節之長。必虛心咨請。如病者之待醫。士大夫體貌規格。黜棄殆盡。獨往獨來。累饑寒。經跋踄。重湖驚濤之險。逆旅詬詈之加。漠然無所芥蔕。或疑其不絕二氏。先生嘗閱楞嚴。得返聞之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見者驚其神來。先生自省曰。誤入禪定矣。其功遂

徽。登衡岳絕頂。遇僧楚石。以外丹授之。先生曰。吾無所事此也。黃陂山人方與時。自負得息心訣。謂聖學者亦須靜中恍見端倪始得。先生與龍溪偕至黃陂習靜。龍溪先返。先生獨留。夜坐功夫愈密。自謂已入深山更深處。家書休遣雁來過。蓋先生無處非學地。無人非學侶。同牀各夢。豈二氏所能連染哉。耿天臺謂先生爲與時所欺。憤悔疽發。還家而夫人又殂。由是益恨與時。今觀其夜坐諸詩。皆得之黃陂者。一時之所證入。固非與時所可窺見。又何至以妻子一訣自動其心乎。可謂不知先生者矣。鄧定宇曰。陽明必爲聖學無疑。然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私淑而有得者。莫如念菴。此定論也。

論學書

以爲良知之外尚有所謂義理者在。是猶未免於幫補湊合之病。其於自信。不亦遠乎。見聞不與。獨任眞誠。矢死以終。更無外想。自非豪傑。其孰能任此。（與林徽山）

來諭辭受取予。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予與元關心術。本無大小。以

小惡錄所謂大小就一念之纖處勘之大小平等也所謂自訟之功最好入學

誠以此語自勘人人皆犯此病

此當天來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眞心而行。卽一介不取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尙故也。答戚南玄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攙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卻只是陪奉一種淸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鮮柯折矣。與王有訓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己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答王西石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

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及。老吏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答尹

澗山

欲之有無。獨知之地。隨發隨覺。顧未有主靜之功以察之耳。誠察之。固有不待乎外者。而凡考古知今。親師取友。皆所以爲寡欲之事。不然。今之博文者有矣。其不救於私妄之恣肆者何歟。故當以爲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求無欲必自靜始。答高白坪

某所嘗著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自見。答李二守

立行是孔門第一義。今之言不睹不聞者。亦是欲立行至精密處。非有二義也。凡事狀之萌。有作有止。而吾心之知。無斷無續。卽事狀而應之。不涉放肆。可謂有依據矣。安知不入安排理道與打貼世情彌逢人意乎。卽使無是數者。事已作何歸宿。此不謂虛過日月者哉。又況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卽事亦有時而不謹。所謹者

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故戒慎於不睹不聞者。乃全吾忠實之本。然而不睹不聞。即吾心之常知處。自其常知不可以形求者。謂之不睹。自其常知不可以言顯者。謂之不聞。固非窈冥之狀也。吾心之知。無時或息。即所謂事狀之萌應。亦無時不有。若諸念皆泯、炯然中存。亦即吾之一事。此處不令他意攙和。即是必有事焉。又何茫蕩之足慮哉。（答劉月川）

欲根不斷。常在世情上立腳。未是脫離得盡。如此根器。縱十分斂實。亦只是有此意思。非歸根也。（與謝子良）

夫功夫與至極處。未可並論。何也。操存舍亡。夫子固已言之。非吾輩可以頃刻嘗試。遂自謂已得也。今之解良知者曰。知無不良者也。欲致良知。即不可少有加於良知之外。此其為說。亦何嘗不為精義。但不知幾微倏忽之際。便落見解。知果無不良矣。有不良者。果孰為之。人品不齊。功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縱肆也。乃知致良知之致字。是先聖吃緊為人語。致上見得分明。即格物之義自具。固不必紛紜

此段最是用力不二法門天下無代價之捷徑吾輩學者可以此對照之而嚴密研心不易勘不可不警惕

於章句字面之脗合。對證傳授言說之祖述發揮而動多口也。答王龍溪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常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

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眞擴養得。更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小有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與尹道輿）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眞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

氣乎，無亦不梏於旦晝所為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遺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梏於為。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為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時。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

此先生證道語有契於佛門性海圓融之旨顯與禪氏合然只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卽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卽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蹙然矣乎。是故

發明得此理。讀此覺較橫渠西銘尤爲親切有味

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卽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若二氏者。有見於己。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此於自賊其身者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謬於統體該括之大。安於近小。而弗睹其全。矜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堂奧未窺。積聚未復。終無逃於樊遲細民之譏。則亦何以服二氏之心哉。與蔣道林

此學日入密處。紛紜轇轕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汚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　以身在天地間負荷，

人自好……切者念茲所以爲至門下路徵

卽一切俗情。自難染汚。寄尹道輿

來書謂不合良知外提出知止二字。而以爲良知無內外無動靜無先後。一以貫之。除此更無事。除此別無格物。言語雖似條暢。只不知緣何便無分毫出入。操則存。舍則亡。非卽良知而何。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寄王龍溪

默默自修。眞見時刻有不轂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時刻只在自心內尋究虛靜根底。安頓不至出入。卽有好商量矣。寄王晉久

三四年間。曾以主靜一言爲談良知者告。以爲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而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非經枯槁寂寞之後。一切退聽。而天理炯然。未易及此。陽明之龍場是也。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於九達之逵。豈止躐等而已哉。然聞之者惟恐失其師傳之語。而不究竟其師之入手何在。往往辨詰易生。徒多慨惜。寄謝高泉

良知兩字。乃陽明先生一生經驗而后得之。使發於心者一與所知不應。卽非其本旨矣。當時遷就初學。令易入。不免指見在發用以爲左券。至於自得。固未可以草草謬承。而因仍其說者。類借口實。使人猖狂自恣。則失之又遠。寄聶須野

旁午之中。吾御之者轇轕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通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着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㲉率也。與陳大巡

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

[illegible]　[illegible]　日[illegible]五　兩[illegible]上　子[illegible]孫　下[illegible]來　天[illegible]下　開無代　[illegible]之物　也　此[illegible]令　方[illegible]染　不二法　門

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暧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與蕭雲皋）

知縱肆是良知。知不能却常自欺。是瞞良知。自知瞞良知。又是良知。形之紙筆。公然以爲美談。是不背致良知也。此病豈他人能醫耶。（答門人）

此學靜中覺覩體用事極難。大約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久久精明便有別白處。若只將日用間應酬知解處。便謂是心體。此却作主不定。有差自救不來。何也。只尋得差不得處始有見耳。（與周學論）

除此眞心作用。更無才力智巧。（答胡正甫）

執著乃用功生疎所致。到純熟自當輕省。不可便生厭心。此處一有憎厭疑貳。便是邪魔作祟。絕不可放過也。（答劉可賢）

此心皎然無掩蔽時。便與聖人不甚異。於此不涉絲毫搖兀。亦無改變。亦無執着。亦

無忽略。此便是學。只時時有保護處。不傷皎然處。將容體自正。言語自謹。嗜欲自節。善自行。惡自止。好名好貨好色自覺澹。以此看書。以此處友。精神自聚。不散渙矣。答劉可賢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於克治知費力與濁亂。此是生熟安勉分限。不安分限。將下手實際。便欲並成德時論。此涉於比擬太過。不知功夫純熟。只在常明少昏。漸漸求進。到得成片段。卻眞咽喉下能著刀。能下此刀。與一念一事是非不同。卻是得先幾也。答予甘野

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取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常不過處。卽所謂不逐物之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答生[illegible]

終日眼前俱是假人無一分眞實意自我待之終日俱是眞人無一分作僞意如此便是有進步。（答劉少衡）

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能工相似。終日看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卽身卽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眞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答歐陽文朝）

自覺得力只管做去。微覺有病。又須轉手。此件功夫。如引小兒隨時遷就。執著不得。（與杜道升）

予問龍溪曰。凡去私欲。須於發根處破除始得。私欲之起。必有由來。皆緣自己原有貪好。原有計算。此處漫過。一時潔淨。不但潛伏。且恐陰爲之培植矣。錢緒山曰。此件功夫零碎。但依良知運用。安事破除。龍溪曰不然。此搗巢搜賊之法。勿謂盡無益也。

龍溪之言曰。先師提掇良知。乃道心之微。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致知。隨事隨物。不昧此一念靈明。便是格物。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

相生。天則乃見。蓋良知原是無知而無不知。原無一物。方能類萬物之情。或以良知未盡妙義。於良知上攙入無知意見。便是異學。或以良知未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便是俗學。吾人致知功夫不得力。第一意見爲害。意見是良知之賊。卜度成悟。明體宛然。便認以爲良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徹內徹外。原無壅滯。原無幫補。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若認意見以爲實際。本家靈覺生機。封閉愈固。不得出來。學術毫釐之辨。不可不察也。

然質之陽明先生所言。或未盡合。先生嘗曰。良知者。天命之性。心之本體。自然昭明靈覺者也。是謂良知卽天性矣。中庸言性。所指在於不睹不聞。蓋以君子之學。惟於其所不睹不聞者而戒慎恐懼耳。舍不睹不聞之外。無所用其戒慎恐懼也。夫不睹不聞。可謂隱而未形。微而未著矣。然吾之發見於外者。卽此未形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吾之彰顯於外者。卽此未著者之所爲。而未始有加。由是言之。謂良知之體至虛可也。謂其本虛而形實亦可也。今日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豈所謂不睹不聞有所

陰陽之動靜也

待而後實乎。先生又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是以良知爲至善矣。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於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爲難。知而常止。非夫良之止其所。孰能與於此。故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爲己有。有諸己而後謂之有得。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爲至。止之終也。故謂致知以求其止可也。謂物則生於定靜亦可也。今曰虛實相生。天則乃見。豈定靜反由慮而相生乎。先生又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豈非以良知之發爲未泯之善端。未發之中。當因發而後致。蓋必常靜常定。然後可謂之中。則凡致知者。亦必卽其所未泯而益充其所未至。然後可以爲誠意。固未嘗以一端之善爲聖人之極則也。今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任其意之所行。以爲功夫。畏難苟安者。取便

而末流因藥生病念菴又矯之藥也凡學王學者日三復此段庶無大過乎

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眞。旣未盡亡。先入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又從而譸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於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淺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先生又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未嘗以物爲知之體也。而緒山乃曰。知無體。以人情事物之感應爲體。無人情事物之感應。則無知矣。夫人情事物感應之於知。猶色之於視。聲之於聽也。謂視不離色。固有視於無形者。而曰色卽爲視之體。無色則無視也可乎。謂聽不離聲。固有聽於無聲者。而曰聲卽爲聽之體。無聲則無聽也可乎。

戊申夏遊記

龍溪因前記有所異同。請面命。予曰。陽明先生苦心犯難。提出良知。爲傳授口訣。蓋合內外前後一齊包括。稍有幫補。稍有遺漏。卽失當時本旨矣。往年見談學者。皆曰知善知惡卽是良知。依此行之卽是致知。予嘗從此用力。竟無所入。久而後悔之。夫

良知者言乎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蓋卽至善之謂也。吾心之善吾知之。吾心之惡吾知之。不可謂非知也。善惡交雜。豈有爲主於中者乎。中無所主。而謂知本常明。恐未可也。知有未明。依此行之。而謂無乖戾於既發之後。能順應於事物之來。恐未可也。故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焉耳。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則自然之明覺。固當反求其根源。蓋人生而靜。未有不善。不善動之妄也。主靜以復之。道斯凝而不流矣。神發爲知。良知者靜而明也。妄動以雜之。幾始失而難復矣。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必於家國天下。感無不正。而未嘗爲物所動。乃可謂之格物。蓋處無弗當。而後知無弗明。此致知所以必在於格物。物格而後爲知至也。故致知者致其靜無而動有者也。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眞實也。苟爲弗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謂之曰良知是虛。格物是實。虛實相生天則乃見。將無言之太深乎。卽格物以致其知矣。收攝之功。終始無間。則吾心之流行照察。自與初學意見萬萬

不倴。謂之曰意見是良知之賊。誠是也。既而曰。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所謂丹府一粒。點鐵成金。不已言之太易乎。龍溪曰。近日覺何如。曰、一二年來。與前又別。當時之爲收攝保聚。偏矣。蓋識吾心之本然者猶未盡也。以爲寂在感先。感由寂發。夫謂感由寂發可也。然不免於執寂有處。謂寂在感先可也。然不免於指感有時。彼此既分。動靜爲二。此乃二氏之所深。非以爲邊見者。我堅信而固執之。其流之弊。必至重於爲我。疎於應物。蓋久而後疑之。夫心一而已。自其不出位而言謂之寂。位有常尊。非守內之謂也。自其常通微而言謂之感。發微而通。非逐外之謂也。寂非守內。故未可言處。以其能感故也。絕感之寂。寂非眞寂矣。感非逐外。故未可言時。以其本寂故也。離寂之感。感非正感矣。此乃同出而異名。吾心之本然也。寂者一。感者不一。是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人知動作之爲感矣。不知靜與動止與作之異者境也。而在吾心未嘗隨境異也。隨境有異。是離寂之感矣。感而至於酬酢萬變。不可勝窮。而皆不外乎通微。是乃所謂幾也。故酬酢萬變。而於寂者

未嘗有礙。非不礙也。吾有所主故也。苟無所主。則亦馳逐而不返矣。聲臭俱泯。而於感者未嘗有息。非不息也。吾無所倚故也。苟有所倚。則亦膠固而不通矣。此所謂收攝保聚之功。君子知幾之學也。學者自信於此。灼然不移。卽謂之守寂可也。謂之妙感亦可也。卽謂之主靜可也。謂之愼動亦可也。此豈言說之可定哉。是何也。心也者。至神者也。以無物視之。固泯然矣。以有物視之。固炯然矣。欲盡斂之。則亦塊然不知。凝然不動。無一物之可入也。欲兩用之。則亦忽然在此。倏然在彼。能兼體而不遺也。使於眞寂端倪。果能察識。隨動隨靜。無有出入。不與世界物事相對待。不倚自己知見作主宰。不著道理名目生證解。不藉言語發揮添精神。則收攝保聚之功。自有準則。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窮索。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固其準則也。龍溪笑曰。夏遊記豈盡非是。只三轉語處手勢太重。便覺抑揚太過。兒已見破到此。弟復何言。

善學者。竭力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密證殊資。默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

實際。以至不副宿期者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眞詮。而發之弗瑩。必俟明師面臨私授而後信久遠也。（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白沙先生之學。以自然爲宗。至其得要。則隨動隨靜。終日照應而不離彼。（敘白沙詩）

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鶻突者。條理分明。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鎭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

言其收斂。謂之存養。言其辨別。謂之省察。言其決擇。謂之克治。省察者言其明。克治者言其決。決則愈明。而後存養之功純。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動亦定。靜亦定。小大無敢慢。始終條理。可以希聖矣。（書王有訓扇）

知無不足之理。則凡不盡分者。皆吾安於肆欲而不竭才者也。吾人日用之間。戒懼稍縱。卽言動作止之微。皆違天常而賊人道。可不省歟。（示王有訓）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

此與陽明自述一節當參觀陽明自言前者所爲乃包藏禍心作爲於外而心

習處。歆熟滑瀏。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日札

天地之間。萬生萬死。天地不爲欣戚。以其在天地未嘗有增未嘗有損也。生死不增於我。我何欣戚。故聖人冥之。

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託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口。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至聞長生久視之妙。津津然同聲應之。不謂其相遠也。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

勞日拙者也今念雜自遠如此學者敢竊於自信耶

此一眞是[illegible]痛快

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習。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眞。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徇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別蔡督學

只在話頭上拈弄。至於自性自命。傷損不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強剛毅。纏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陪奉。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鶻突倒了。雖自稱爲學。而於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亦何益哉。於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於吾身何干。老兄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爲講論不明。將至誤

語直將宗元來汗牛充棟之辨一語一切撥去異教[illegible]道[illegible]陵[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士也[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勸三教[illegible][illegible]且當下辨人[illegible][illegible]路

世。弟則以爲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濂溪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舂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削髮棄妻薄視生死拋却名位。此數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老兄吾爲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爲人說長道短耶。弟願老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粘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安。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違之。而非徒以言也。如是尙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早已乎。答何善山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劉文敏。字宜充。號兩峯。吉之安福人。自幼樸實。不知世有機械事。年二十三。與師泉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每至夜分不能就寢。謂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已讀傳習錄而好之。反躬實踐。唯覺動靜未融。曰、此非師承不可。乃入越而稟學焉。自此一以致良知爲鵠。操存克治。瞬息不少懈。毋談高遠而行遺卑近。及門之士。不

戒而爭。道存目擊。外艱既除。不應科目。華亭爲學使。以貢士徵之。不起。雙江主於歸寂。同門辨說。動盈卷軸。而先生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若云未發不足以兼已發。致中之外。別有一段致和之功。是不知順其自然之體而加損焉。以學而能以慮而知者也。又言事上用功。雖愈於事上講求道理。均之無益於得也。涵養本原。愈精愈一。愈一愈精。始是心事合一。又言嘿坐澄心反觀內照。庶幾外好日少。知慧日著。生理亦生生不已。所謂集義也。又言吾心之體本止本寂。參之以意念。飾之以道理。侑之以聞見。遂以感通爲心之體。而不知吾心雖千酬萬應。紛紜變化之無已。而其體本自常止常寂。彼以靜病云者。似涉靜景。非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之體之靜也。凡此所言。與雙江相視莫逆。故人謂雙江得先生而不傷孤另者。非虛言也。然先生謂吾性本自常生。本自常止。往來起伏。非常生也。專寂凝固。非常止也。生而不逐。是謂常止。止而不住。是謂常生。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其於師門之旨。未必盡同於雙江。蓋雙江以未發屬性。已發屬情。先生則以喜怒哀

樂情也。情之得其正者性也。年八十。猶陟三峰之巓。靜坐百餘日。謂其門人王時槐陳嘉謨賀涇曰。知體本虛。虛乃生生。虛者天地萬物之原也。吾道以虛爲宗。汝曹念哉。與後學言。卽塗轍不一。愼勿違吾宗可耳。隆慶六年五月卒。年八十有三。張子曰。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先生所謂知體本虛。虛乃生生。將無同乎。蓋老氏之虛。墮於斷滅。其生氣也。如空谷之聲。櫜籥之風。虛與氣爲二也。先生之虛。乃常止之眞明。卽所謂良知也。其常止之體。卽是主宰。其常止之照。卽是流行。爲物不二者也。故言虛同而爲虛實異。依然張子之學也。

論學要語

學力歸一。則卓爾之地。方有可幾。

先師謂學者看致字太輕。故多不得力。聖賢千言萬語。皆從致字上發揮工夫條理。非能於良知之體增益毫末也。生學困勉。皆致字工夫等級。非良知少有異焉者也。自信本心。而一切經綸宰制由之。此聖學也。幹好事。衆皆悅之。求之此心。茫然不知

所在。此鄉愿之徒。孔子之所惡也。

不識萬化之根源。則自淪於機巧習染之中。一切天下事。作千樣萬樣看。故精神眩惑。終身勞苦。

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消。逐時漸寡。渣滓渾化。則主宰卽流行之主宰。流行卽主宰之流行。安有許多分別疑慮。

遷善改過之功。無時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去。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爲之景逐影響。欲速助長之爲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

透利害生死關。方是學之得力處。若風吹草動。便生疑惑。學在何處用。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

當時學者以去病爲第二義其弊既若彼今之學者以病爲不必去且明目張膽以[illegible]性[illegible]護之不精例如一

隨分自竭其力當下具足當下受用過去未來何益於思徒得罪於天爾

意根風波。一塵蔽天。豪傑之士。往往爲其所誤。故學在於致虛以證其源。

當急遽時能不急遽。當怠緩時能不怠緩。當震驚失措時能不震驚失措方是回天易命之學。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深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

同知劉師泉先生邦采

劉邦采。字君亮。號師泉。吉之安福人。初爲邑諸生。卽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偕兩峯入越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契之曰。君亮會得容易。先生資旣穎敏。而行復峻拔。丁外艱。蔬水廬墓。服闋不復應試。士論益歸。嘉靖七年秋。當鄉試。督

學趙淵下教屬邑。迫之上道。先生入見。淵未離席。卽却立不前。淵亟起迎之。先生以棘闈故事。諸生必免冠袒裼而入。失待士禮。不願入。御史儲良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簡察。揭榜。先生得中式。已授壽寧教諭。陞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年八十六卒。陽明亡後。學者承襲口脗。浸失其眞。以揣摩爲妙悟。縱恣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爲歸一。先生惄然憂之。謂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於無爲。命雜於有質。故必兼修而後可以爲學。蓋吾心主宰謂之性。性無爲者也。故須首出庶物以立其體。吾心流行謂之命。命有質者也。故須隨時運化以致其用。常知不落念。是吾立體之功。常過不成念。是吾致用之功。二者不可相雜。常知常止而念常微也。是說也。吾爲見在良知所誤。極探而得之。龍溪問見在良知與聖人同異。先生曰。不同。赤子之心。孩提之知。愚夫婦之知能。如頑鑛未經煆煉。不可名金。其視無聲無臭自然之明覺。何啻千里。是何也。爲其純陰無眞陽也。復眞陽者。更須開天闢地。鼎立乾坤。乃能得之。以見在良知爲主。決無入道之期矣。龍溪曰。以一隙之光。謂

非照臨四表之光。不可。今日之日。非本不光。雲氣掩之耳。以愚夫愚婦爲純陰者。何以異此。念菴曰。聖賢只要人從見在尋源頭。不是別將一心換却此心。師泉欲創業不享見在。豈是懸空做得。亦只是時時收攝此見在者。使之凝一耳。先生著爲易蘊。無非此意。所謂性命兼修。立體之功。卽宋儒之涵養。致用之功。卽宋儒之省察。涵養卽是致中。省察卽是致和。立本致用。特異其名耳。然工夫終是兩用。兩用則支離。未免有顧彼失此之病。非純一之學也。總緣認理氣爲二。造化只有一氣流行。流行之不失其則者。卽爲主宰。非有一物以主宰夫流行。然流行無可用功。體當其不失則者而已矣。乃先生之言。心意知物較四有四無之說。最爲諦當。謂有感無動。無感無靜。心也。常感而通。常應而順。意也。常往而來。常化而生。物也。常定而明。常運而照。知也。見聞之知。其糟粕也。象著之物。其凝漚也。念慮之意。其流澌也。動靜之心。其游塵也。心不失無體之心。則心正矣。意不失無欲之意。則意誠矣。物不失無住之物。則物格矣。知不失無動之知。則知致矣。夫心無體。意無欲。知無動。物無住。則皆是有善無

惡矣。劉念臺夫子欲於龍溪之四無易一字。心是有善無惡之心。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何其相符合也。念菴言師泉素持元虛。卽今肯向裏著已收拾性命。正是好消息。雙江言師泉力大而說辨。排闔之嚴。四座咸屈。人皆避席而讓舍。莫敢攖其鋒。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視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遂卒。先生之得力如此。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劉陽。字一舒。號三五。安福縣人。少受業於彭石屋劉梅源。見陽明語錄而好之。遂如虔問學。泊舟野水。風雪淸苦。不以爲惡。陽明見之。顧謂諸生曰。此生淸福人也。於是語先生。苟不能甘至貧至賤。不可以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邑多盜。治以沉命之法。盜爲衰止。旋示以禮敎。變其風俗。入拜福建道御史。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御史以先生爲首。先生曰。此當諫不當賀。在廷以危言動之。卒不可。中官持章奏至。故事南面立。各衙門北面受之。受畢復如前對揖。先生以

爲北面者重章奏。非重中官也。章奏脫手。安得復如前哉。改揖爲東向。無以難也。相嵩欲親之。先生竟引疾歸。徐文貞當國。陪推光祿寺少卿。不起。築雲霞洞於三峯。與士子談學。兩峯過之。蕭然如在世外。先生曰。境寂我寂。已落一層。兩峯曰。此徹骨語也。自東廓沒。江右學者。皆以先生爲歸。東至岱宗。南至祝融。夜半登山頂而觀日焉。殘冰剩雪。拄杖鏗爾。陽明所謂清福者。懸記之矣。先生於師門之旨。身體精研。曰、中。知之不倚於覩聞也。敬。知之無怠者也。誠。知之無妄者也。靜。知之無欲者也。寂。知之無思爲者也。仁。知之生生與物同體者也。各指所之。而皆指夫知之良也。致知焉盡矣。由先生言之。則陽明之學。仍是不異於宋儒也。故先生之傳兩峯也。謂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兩峯有之。其一時講席之盛。皆非先生所深契。嘗謂師泉曰。海內講學而實踐者有人。足爲人師者有人。而求得先師之學。未一人見。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秉監。字遵致。號印山。三五同邑人也。父宣。工部尙書。先生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歷刑部主事。署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遷大名兵備副使。以忤巨奄逮繫詔獄。得不死。

謫判韶州。量移貳潮州。知臨安府。未至而卒。河南之俗。惑鬼多淫祠。先生爲文諭之曰。災祥在德。淫鬼焉能禍福。於是毀境內淫祠以千數。已而就逮。寓書其僚長曰。淫祠傷害民俗。風教者之責。監以禍行。奸人惑衆。必爲報應之說。非明府力持。鮮不動搖。其守正不撓如此。事兄甚謹。俸入不私於室。先生初學於甘泉。而尤篤志於陽明。講學之會。匹馬奚童。往來山谷之間。儉約如寒士。母夫人勞之曰。兒孝且弟。何必講學。先生對曰。人見其外。未見其內。將求吾眞。不敢不學。歿時年未五十。劉三五評之曰。先輩有言。名節一變而至道。印山早勵名節。烈烈不挫。至臨死生靡惑。宜其變而至道無難也。

王釗。字子懋。號柳川。安成人。始受學梅源東廓。旣學於文成。嘗爲諸生棄之。栖栖於山顚水涯寂寞之鄉。以求所謂身心性命。蓋三十年未嘗不一日勤懇於心。善不善之在友朋。無異於己。逆耳之言。時施於廣座。人但見其惻怛。不以爲怨。皆曰。今之講學。不空談者。柳川也。時有康南村者。性耿介。善善惡惡。與人不諱。嘗酌古禮爲圖。擁

善行爲規歲時扶杖造諸大家之門家家倒屣以迎先生視南村如一人南村貧先生亦貧敝衣糲食終其身非矯也

三五先生洞語

君子不祭卒因其質以滋長而自易其惡之功蓋寡善學者不易其惡不已也

君子以歲月爲貴譬如爲山德日崇也苟爲罔修奚貴焉況積過者耶

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者不重故逸

不善之聞懲創之益少而潛損者多故言人不善自損也又聽者損

動有掩護非德之宜好名者也故好名者心勞

晚程記

境寂我寂已落一層

閱時事而傷神徐自察之嫉之也非矜之也矜之仁嫉之偏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劉曉。字伯光。號梅源。安福人鄉舉爲新寧令。見陽明於南京。遂稟受焉。陽明贈詩。謂道六經皆註脚。還誰一語悟眞機。歸集同志爲惜陰會。吉安之多學者。先生爲之五丁也。先生下語無有枝葉。嘗誦少陵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歎曰。可惜枉費心力。不當云學不聖人死不休耶。學者舉質鬼神無疑。先生曰。人可欺。鬼神不可欺。今世可欺。後聖有作。眞僞不可欺。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劉魁。字煥吾。號晴川。泰和人。由鄉舉嘉靖間判寶慶。五年。守鈞州。七年。貳潮州。六年。陞工部員外郎。上安攘十事。皆爲要務。詔徙雷壇禁中。先生上疏請緩雷殿工作以成廟建足邊備。上怒杖四十。入獄。創甚。百戶戴經藥之得不死。與楊斛山周訥溪講學不輟。自壬寅至乙巳。凡四年。秋八月。上齋醮。神降於箕。爲先生三人頌冤。釋之。未抵家而復逮。十月。還獄。又二年丁未。十一月五日夜。高元殿火。上恍忽聞火中呼先生三人名氏。赦還家。先生受學於陽明。卒業東廓。以直節著名。而陶融於學問。李脈

泉言在鈞州與先生同僚一年。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鄉人飲酒。令之唱曲。先生歌詩。抑揚可聽。門人尤熙問爲學之要。曰在立誠。每舉陽明遺事以淑門人言陽明轉人輕快。一友與人訟。來問是非。陽明曰。待汝數日後心平氣和。當爲汝說。後數日。其人曰。弟子此時心平氣和。願賜教。陽明曰。既是心平氣和了。又教甚麼。朋友在書院投壺。陽明過之。呼曰。休離了根。問陽明言動氣象。先生曰。只是常人。黃德良說陽明學問。初亦未成片段。因從遊者衆。夾持起。歇不得。所以成就如此。有舉似先生者。曰、也是如此。朋友之益甚大。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黃弘綱。字正之。號洛村。江西雩縣人。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陽明於虔臺。陽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敎之而後與之語。先生列於高第。陽明歸越。先生不離者四五年。陽明卒。居守其家。又三年。嘉靖二十三年。始任爲汀州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時塞上多故。將校下獄者。吏率刻深以逢上意。先生按法不輕上下。以故不爲人

所喜。遂講致仕。歸與東廓雙江念菴講學。流連旬月。士子有所請質。先生不遽發言。瞠視注聽。待其意盡詞畢。徐以一二言中其窾會。莫不融然。四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先生之學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其生平厚於自信而薄迎合。長於持重而短機械。蓋望而知其爲有道者也。陽明之良知。原卽周子誠一無僞之本體。然其與學者言。多在發用上。要人從知是知非處轉個路頭。此方便法門也。而及門之承其說者。遂以意念之善者爲良知。先生曰。以意念之善爲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胎骨未淨。卒成凡體。於是而知陽明有善有惡之意。知善知惡之知。皆非定本。意既有善有惡。則知不得不逐於善惡。只在念起念滅上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矣。四句致法。先生所不用也。雙江歸寂。先生曰。寂與感不可一例觀也。有得其本體者。有失其本體者。自得其本體之寂者言之。雖存之彌久。涵之極深。而淵微之精。未嘗無也。自得其本體之感者言之。雖紛然而至。沓然而來。而應用之妙。未嘗有也。未嘗有。則感也寂在其中

矣。未嘗無。則寂也感在其中矣。不覩不聞其體也。戒愼恐懼其功也。皆合寂感而言之者也。按雙江之寂。卽先生之所謂本體也。知主靜非動靜之靜。則歸寂非寂感之寂矣。然其間正自有說。自來儒者以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其實性情二字。無處可容分析。性之於情。猶理之於氣。非情亦何從見性。故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於未發言喜怒哀樂。是明明言未發有情矣。奈何分析性情。則求性者必求之未發。此歸寂之宗所由立也。一時同門與雙江辨者。皆從已發見未發。亦仍是析情於發。析性於未發。其情性不能歸一同也。

洛村語錄

往歲讀先師書有惑而未通處卽反求自心。密察精進。便見自己惑所從來。或是礙著舊聞。或是自己工夫。猶未免在事迹上揣量。文義上比擬。與後儒作用處相似。是以有惑。細玩先師之言。眞是直從本心上發出。非徒聞見知識輪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乃知篤信聖人者。必反求諸己。反求諸己。然後能篤信聖人。故道必

吾屢設此譬往之心爲可以已

深造自得。乃能決古訓之是非。以解蔽辨惑。不然。則相與滋惑也已。

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之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初名秦。江西雩縣人。舉嘉靖元年鄉試。至二十年。始謁選。知新會縣。喜曰。吾雖不及白沙之門。幸在其鄉。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釋菜於祠而後視事。選南京工部主事。滿考致仕。三十年卒。年六十六。初聞陽明講學。慨然曰。吾恨不得爲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相見陽明於南康。當是時。學人聚會南贛。而陽明師旅旁午。希臨講席。先生即與中離藥湖諸子接引來學。先生心誠氣和。不厭縷覼。由是學者益親。已從陽明至越。先生接引越中。一如南贛。陽明歿後。與同志會於南都。諸生往來者恆數百人。故一時爲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指緒山龍溪洛村與先生也。先生論學。務爲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嘗曰。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

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又曰。知過卽是良知。改過卽是本體。又曰。聖人所謂無意無情者。非眞無也。不起私意。自無留意留情耳。若果無意。孰從而誠。若果無情。孰從而精。或謂求之於心。全無所得。日用云爲。茫無定守。先生曰。夫良知在人爲易曉。誠不在於過求也。如知無所得無所定守卽良知也。就於知無所得者安心以爲無得。知無定守者安心以守之。斯豈非入門下手之實功乎。況心性旣無形聲。何從而得。旣無定體。何從而守。但知無所得。卽有所悟矣。知無定守。卽有定主矣。其言不爲過高如此。故聞談學消涉元遠。輒搖手戒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南都一時之論。謂工夫只在心上用。纔涉意便已落第二義。故爲善去惡工夫。非師門最上乘之敎也。先生曰。師稱無善無惡者。指心之應感無迹過而不留。天然至善之體也。心之應感謂之意。有善有惡。物而不化。著於有矣。故曰意之動。若以心爲無。以意爲有。是分心意爲二見。離用以求體。非合內外之道矣。乃作格物說以示來學。使之爲善去惡實地用功。斯之謂致良知也。細詳先生之言。蓋雖四無而伸四有也。謂無善無惡是應感無迹。

則心體非無善無惡明矣。謂著於有爲意之動。則有善有惡是意之病也。若心旣無善無惡。此意知物之善惡從何而來。不相貫通。意旣雜於善惡。雖極力爲善去惡。源頭終不清楚。故龍溪得以四無之說勝之。心意知物俱無善惡。第心上用功。一切俱了。爲善去惡。無所事事矣。佛家之立躋聖位是也。由先生言之。心旣至善。意本澄然無動。意之靈。卽是知。意之照。卽是物。爲善去惡。固是意上工夫也。然則陽明之四有。豈爲下根人說敎哉。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臨川人也。母夢呑星而娠。年十九。爲李空同所知。正德甲戌進士。請告三年。授太常博士。武宗欲南巡。先生與舒芬夏良勝萬潮連疏諫止。午門荷校五日。杖五十。除名。世宗卽位。起原官。進禮部員外郎郎中。以主客裁革妄費。羣小恨之。張桂與鉛山有隙。誣先生以貢玉餽宏。使通事胡士紳訟之。下詔獄榜掠。謫鎭海衞。已遇恩詔。復官。致仕。周流講學。名山如台宕羅浮九華匡廬。無不至也。晚而

失聽書札論學不休一時講學諸公謂明水辯駁甚嚴令人無躲避處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卒。年六十九。先生自請告入虔師陽明。卽自焚其著書。後凡再見。竟所未聞。陽明歿。往拜其墓。復經理其家。先生自敍。謂自服先師致知之訓。中間凡三起意見。三易工夫。而莫得其宗。始從念慮上長善消惡。以視求之於事物者要矣。久之自謂淪注支流。輪迴善惡。復從無善無惡處認取本性。以爲不落念慮。直悟本體矣。既已復覺其空倚見悟。未化渣滓。復就中恆致廓清之功。使善惡俱化。無一毫將迎意必之翳。若見全體炯然。炳於幾先。千思百慮。皆從此出。卽意無不誠。發無不中。纔是無善無惡實功。從大本上致知。乃是知幾之學。自謂此是聖門絕四正派。應悟入先師致知宗旨矣。及後入越。就正龍溪。始覺見悟成象。悅然自失。歸而求之。畢見差謬。却將誠意看作效驗。與格物分作兩截。反若欲誠其意者在先正其心。與師訓聖經矛盾倒亂。應酬知解。兩不湊泊。始自愧心汗背。盡掃平日一種精思妙解之見。從獨知幾微處嚴謹緝熙。工夫纔得實落。於應感處。若得個眞幾。卽遷善改過。俱入精微。方

見得良知體物而不可遺。格物是致知之實。日用之間。都是此體。充塞貫通。無有間礙。致字工夫。儘無窮盡。卽無善無惡非虛也。遷善改過非麤也。始信致知二字。卽此立本。卽此達用。卽此川流。卽此敦化。卽此成務。卽此入神。更無本末精麤內外先後之間。證之古本序中。句句脗合。而今而後。庶幾可以弗畔矣。按陽明以致良知爲宗旨。門人漸失其傳。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故工夫只在致知上。甚之而輕浮淺露。待其善惡之形而爲克治之事。已不勝其艱難雜糅矣。故雙江念菴以歸寂救之。自是延平一路上人。先生則合寂感爲一。寂在感中。卽感之本體。感在寂中。卽寂之妙用。陽明所謂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其義一也。故其謂雙江曰。吾丈胸次廣大。蕩蕩淵淵。十年之前。却爲蟄龍屈蠖二蟲在中作祟。久欲竊効砭箴。愧非國手。今賴吾丈精采仙方。密鍊丹餌。將使凡胎盡化。二蟲不知所之矣。是先生與偏力於致知者。大相逕庭。顧念菴銘其墓猶云。良知卽未發之中。無分於動靜者也。指感應於酬酢之跡。而不於未發之中。恐於致良知。微有未盡。是未契先生之宗旨

也。

明水論學書

夫遂事省克。而不灼見本體流行之自然。則雖飭身勵行。不足以言天德。固矣。然遂以窒慾懲忿爲下乘。遷善改過爲妄萌。使初學之士。驟窺影響者。皆欲言下了當。自立無過之境。乃徒安其偏質。便其故習。而自以爲率性從心。却使良知之精微緊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誠之者。反蔑視不足輕重。而遂非長過。蕩然忘返。其流弊豈但如舊時支離之習哉。與王龍溪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魏良弼。字師說。號水洲。南昌新建人。嘉靖癸未進士。知松陽縣。入爲給事中。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十年。召王瓊爲冢宰。南京御史馬敭等劾之下詔獄。先生疏救。亦下獄

拷訊。尋復職。明年。彗見東方。先生以爲應在張孚敬。孚敬疏辯。先生受杖於殿廷。死而復蘇。孚敬亦自陳致仕。彗果滅。越月。改汪鋐爲吏部尙書。先生又劾之。又明年。副都御史王應鵬上疏失書職名下獄。先生以爲細故當原。又下獄拷訊。先生累遭廷杖。膚盡而骨不續。言之愈激。上訝其不死。收之輒赦。或且遷官。不欲其去。永嘉復立。始以京察罷。先生居鄉。情味眞至。鄉人見先生有所告誡。退輒稱其說以敎家人。其偶然者流爲方語。而深切者垂爲法言。曰魏水洲云云。不可易也。疾痛則問藥。旱潦則問救。先生因而付之。各畢所願。閭里頓化。爭訟亦息。人有夜夢先生者。明旦得嘉客。生兒者夢先生過其家。則里中相賀以爲瑞。稻初登。果未落。家有老人。不敢嘗。必以奉先生。其爲鄉里所親敬如此。先生兄弟。皆於陽明撫豫時受學。故以致良知自明而誠。知微以顯。天地萬物之情與我之情。自相應照。能使天回象。君父易慮。士大夫永思。至愚夫孺子。亦徵於寤寐。何者。不慮之知。達之天下。智愚疏戚。萬有不同。執無良焉。此所以不戒而孚也。歿之日。詔其子孫曰。予平生仗忠信。皇天鑒不得已之

言。后土憐欲速朽之骨。陵谷有變。人心無改。不必銘誌。隆慶改元。晉太常少卿。致仕。萬曆乙亥卒。年八十有四。弟良政良器。良政。字師伊。燕居無墮容。嘗曰。學問頭腦既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靜。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舉鄉試第一。尋卒。水洲言吾夢中見師伊。輒流汗浹背。其方嚴如此。

良器。字師顏。號藥湖。洪都從學之後。隨陽明至越。時龍溪爲諸生。落魄不羈。每見方巾中衣往來講學者。竊罵之。居與陽明鄰。不見也。先生多方誘之。一日先生與同門友投壺雅歌。龍溪過而見之。曰、腐儒亦爲是耶。先生答曰。吾等爲學。未嘗擔板。汝自不知耳。龍溪於是稍相嫟就。已而有味乎其言。遂北面陽明。緒山臨事多滯。則戒之曰。心何不灑脫。龍溪工夫懶散。則戒之曰。心何不嚴慄。其不爲姑息如此。嘗與龍溪同行遇雨。先生手蓋。龍溪不得已亦手蓋。而有怍容。顧先生自如。乃始惕然。陽明有內喪。先生龍溪司庫。不厭煩縟。陽明曰。二子可謂執事敬矣。歸主白鹿洞。生徒數百人。皆知宗王門之學。疽發背。醫欲割去腐肉。不可。卒。年四十二。先生云。理無定在。心

之所安卽是理。孝無定法。親之所安卽是孝。龍溪與先生最稱莫逆。然龍溪之元遠。不如先生之淺近也。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王時槐。字子植。號塘南。吉之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員外郎禮部郎中。出僉漳南兵巡道事。改川南道。陞尙寶司少卿。歷太僕光祿。隆慶辛未。出爲陝西參政。乞致仕。萬曆辛卯。詔起貴州參政。尋陞南京鴻臚卿太常卿。皆不赴。新銜致仕。乙巳十月八日卒。年八十四。先生弱冠。師事同邑劉兩峯。刻意爲學。仕而求質於四方之言學者。未之或怠。終不敢自以爲得。五十。罷官。屛絕外務。反躬密體。如是三年。有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生生眞機。無有停息。不從念慮起滅。學從收斂而入。方能入微。故以透性爲宗。研幾爲要。陽明沒後。致良知一語。學者不深究其旨。多以情識承當。見諸行事。殊不得力。雙江念菴。舉未發以究其弊。中流一壺。王學賴以不墜。然終不免頭上安頭。先生謂知者。先天之發竅也。謂之發竅。則已屬後天矣。

雖屬後天。而形氣不足以干之。故知之一字。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此孔門之所謂中也。言良知者未有如此諦當。先生嘗究心禪學。故於彌近理而亂眞之處剖判得出。夏樸齋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於義云何。先生曰。是也。曰與性善之旨同乎。曰。無善乃至善。亦無弗同也。樸齋不以爲然。先生亦不然樸齋。後先生看大乘止觀。謂性空如鏡。姸來姸見。媸來媸見。因省曰。然則性亦空寂隨物善惡乎。此說大害道。乃知孟子性善之說。終是穩當。向使性中本無仁義。則惻隱羞惡。從何處出來。吾人應事處人。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此非善而何。由此推之。不但無善無惡之說。卽所謂性中只有個善而已。何嘗有仁義來。此說亦不穩。又言佛家欲直悟未有天地之先。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正邪說淫辭。彼蓋不知盈宇宙間一氣也。卽使天地混沌。人物銷盡。只一空虛。亦屬氣耳。此至眞之氣。本無終始。不可以先後天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何處。蓋佛氏以氣爲幻。不得不以理爲妄。世儒分理氣爲二。而求理於氣之先。遂墮佛氏障中。非先生豈能

辨其毫釐耶。高忠憲曰。塘南之學。八十年磨勘至此。可謂洞徹心境者矣。

論學書

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豔冶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逼體之時。豈復有他念乎。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眞機。盡汩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眞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答周守南

吾輩學不加進。正爲不識眞宰。是以雖曰爲學。然未免依傍道理。只在世俗眼目上做得個無大破綻之人而止耳。答鄒頴泉

所舉佛家以默照爲非。而謂廣額屠兒立地成佛等語。此皆近世交朋。自不肯痛下

苦功。眞修實證。乞人殘羹剩汁以自活者也。彼禪家語。蓋亦有爲而發。彼見有等專內趨寂。死其心而不知活者。不得已發此言以救弊耳。今以紛紛擾擾嗜慾之心。全不用功。却不許其靜坐。卽欲以現在嗜慾之心。立地成佛。且稱塵勞爲如來種以文飾之。此等毒藥。陷人於死。

學無多說。若眞有志者。但自覺此中勞攘。不得不靜坐以體察之。便須靜坐。或自覺人倫事物上欠實修。不得不於動中著力。便須事上練習。此處原無定方。（答賀弘任）

所論欲根盤結。理原於性。是有根者也。欲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惟理有根。故雖戕賊之久。而竟不可泯。惟欲無根。故雖習染之深。而究不能滅性也。使欲果有根。則是欲亦原於天性。人力豈能克去之哉。（以下答錢啓新）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旣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蓋凡可睹聞者皆習氣也。情欲意見。又習氣之麤者也。

白手起家。勿在他人脚跟下湊泊。（以上與［illegible］）

見其大則心泰。必眞悟此心之彌六合而無邊際。貫萬古而無始終。然後謂之見大也。旣見大。且無生死之可言。又何順逆窮通之足介意乎。

問知行之辨。曰本心之眞明。卽知也。本心之眞明貫徹於念慮事爲。無少昏蔽。卽行也。知者體。行者用。非可離爲二也。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

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删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曰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宇語錄

人之眞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

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

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安節吳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敎。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値劉兩峯在焉。卽師事之。聞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敷宗濂王時松劉爾松輩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靑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書

苦修後悟。方是眞悟。了悟後修。方是眞修。

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眞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已尋出。不是自已尋出的。辟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徑行不得。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淸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遊靑原。聞之輿人曰。靑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谿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卽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

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卽張橫渠水漚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毋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卽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序爲學云。弱冠卽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猫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心淺

力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弘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鬧熱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寓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敻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淸地寧沖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眞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煙。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見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誠意功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愼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

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愼。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愼。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爲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淸絕點。萬古獨眞。誰欺得他。如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揜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此動。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愼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

憲使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曆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駘蕩。好攻

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何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教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覿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脫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黝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驅之使然。非鳶魚能一

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心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皐。豫之吉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尙未成。志尙未定。先生而去。隳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

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畢。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有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旨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上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兵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言當此干戈倥偬之際。卽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

生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旣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勳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

在昔朝貴自歧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旨慰留。給事中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敗時。露章者何止數百人。其間不無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骨爲仇乎。虛名浮響。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媼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興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起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惟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藁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非從惻隱中流出。是爲眞心之是非。即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始允。未幾卒。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莊烈御極。贈太子太保。

謚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瞯。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淨几明窗。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功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卽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卽摧剛爲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

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耽閣舉業。不知學問事。如以萬金商做賣菜傭。二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眞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眞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眞。是因噎廢食也。

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閒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

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眞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

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拜賜。毀言之集。不肖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

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

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爲人欲。心悟則人欲爲天理。

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功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原青會記

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

文集

吾輩動輒以天下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今以往。直當徹髓做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

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沉埋仕途便沉埋。不肯沉埋。卽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自無志耳。

給事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爲首輔。方註籍。

新安山陰以停止册立具揭力爭。列吳門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循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憤甚。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皐講學。南皐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卻步躊躇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爲一念旣滯。五官俱隳。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歿。其子求南皐立傳。南皐爲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皐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皐存眞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蘭舟雜述 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鄕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尙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

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爲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

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箇江西。江西又爭箇吉安。吉安又爭箇安福。安福又爭箇某房。某房又爭箇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而愈小。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爲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爲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卽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爲當路薦舉。萬曆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朝六藝。桎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潔耳。

徵君章本淸先生潢

章潢。字本淸。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曾從詩禮之傳句。卽對大學曾參獨得明新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絏者。惻然。爲之代償。與萬思默同業舉。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物磨鏡。磨久而鏡得明。今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爲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爲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爲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煅煉其習氣。銷鎔其勝心。何等得力。入靑原山。王塘南曰。禪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皐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並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菴奏授順天儒學訓導。

萬曆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盱眙人也。萬曆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鎭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鄖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擧砲。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譟之。奉黨鉤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逮先生下鎭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閽鳴寃。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珏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皐。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

極。號天玉。官至太僕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南中王門學案

南中之名王氏學者。陽明在時。王心齋黃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馮南江其著也。陽明歿後。緒山龍谿所在講學。於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而又東廓南野善山先後官留都。興起者甚衆。略載其論學語於後。其無語錄可考見者附此。戚賢字秀夫。號南玄。江北之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仕至刑科都給事中。以薦龍谿失貴谿指。謫官致仕。陽明在滁州。南玄以諸生旅見。未知信向。其後爲歸安令。讀論學諸書。始契於心。遂通書受學。爲會於安定書院。語學者千聖之學。不外於心。惟梏於意見。蔽於嗜欲。始有所失。一念自反。卽得本心。在京師會中有談二氏者。卽正色阻之。龍谿偶舉黃葉止兒啼公案。南玄勃然曰。君是吾黨宗盟。一言假借。便爲害不淺。龍谿爲之愧謝。南玄談學。

不離良知。而意氣激昂。足以發之。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陽明征思田。南江以行人使其軍。因束脩爲弟子。擢爲南道御史。劾都御史汪鋐大學士張孚敬。下詔獄會審。鋐執筆。南江立而庭辯。論死。其後減戍赦歸。貢安國。字元略。號受軒。宣州人。師南野龍谿。主水西同善之會。緒山與之書曰。昔人言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吾黨金鍼。是前人所傳。實未繡得鴛鴦。卽曉曉然空持金鍼。欲以度人。人不見鴛鴦而見金鍼。非徒使之不信。倂願繡鴛鴦之心。亦阻之矣。後官山東莒州守。講學於志學書院。查鐸。字子警。號毅齋。涇縣人。嘉靖乙丑進士。爲刑科給事中。不悅於新鄭。外轉至廣西副使。習於龍谿緒山。謂良知簡易直截。其他宗旨。無出於是。不執於見卽曰虛。不染於欲卽曰寂。不累於物卽曰樂。無有無無。始終無階級。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而已。沈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登嘉靖丁酉鄉書。官至廣西參議。師事受軒。受軒學於南野龍谿而返。謂古林曰。王門之學在南畿。盍往從之。於是古林又師南野龍谿。在閩建養正書院。在蘄黃建崇正書院。近溪立開元之

會於宣州。古林與梅宛溪主其席。疾革。有問其胸次如何。曰、已無物矣。宛溪名守德。字純甫。官至雲南左參政。其守紹興時。重修陽明講堂。延龍溪主之。式祕圖楊珂之閭。非俗吏也。蕭念。號念渠。戶部侍郎。謚定肅。涇縣人。師事緒山。蕭良榦。字以寧。號拙齋。仕至陝西布政使。師緒山龍溪。水西講學之盛。蕭氏之力也。戚袞。字補之。號竹坡。宣城人。項城知縣。初及東廓南野之門。已受業龍溪。龍溪語之曰。所謂志者。以其不可奪也。至於意氣。則有時而衰。良知者不學不慮。自然之明覺。無欲之體也。吾人不能純於無欲。故有致知之功。學也者。復其不學之體也。慮也者。復其不慮之體也。故學雖博而守則約。慮雖百而致則一。非有假於外也。若見聞測識之知。從門而入。非良知之本然矣。吾人謹於步趨。循守方圓。謂之典要。致知之學。變動周流。惟變所適。蓋規矩在我。而方圓自不可勝用。此實毫釐之辯也。竹坡往來出入。就正於師友者凡七八年。於是始知意氣不可以爲志。聞識不可以爲知。格式不可以爲守。志益定。業益精。其及人益廣也。張棨。字士儀。號本靜。涇縣人。五歲口授諸書。卽能了了。夜聞

雞聲。呼其母曰。小學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曰、便當爲之。豈徒曉焉而已。南野爲司成。因往從之。累年不歸。繼從東廓緒山龍溪。歸而聚徒講學。以收斂精神爲切要。以對景磨瑩爲實功。以萬物一體爲志願。意氣眉睫之間。能轉移人心。章時鸞。號孟泉。青陽人。河南副使。學於東廓。程大賓。字汝見。號心泉。歙人。貴州參政。受學緒山。緒山謂之曰。古人學問。不離七情中用功。而病痛亦多由七情中作。程默。字子木。休寧人。廣州府同知。負笈千里。從學陽明。疾革。指六經謂其子曰。當從此中尋我。莫視爲陳言也。鄭燭。字景明。歙人。河間府通判。及東廓之門。人見其衣冠質朴。以爲率眞者。曰、率眞未易言。先須識眞耳。姚汝循。字敘卿。號鳳麓。南京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終嘉定知州。近溪嘗論明德之學。鳳麓舉日說云。德猶鑑也。匪翳弗昏。匪磨弗明。近溪笑曰。明德無體。非喩所及。且公一人耳。爲鑑爲翳。復爲磨者可乎。聞之遂有省。浸寖入。有妄子以陽明爲詬病。鳳麓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曰、世以聖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

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曷病。殷邁。字時訓。號湫溟。留守衞人。歷官禮部侍郎。與何善山遊。與聞緒言。所著有懲忿窒慾編。姜寶。字廷善。丹陽人。歷官南禮部尚書。受業荆川之門。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督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襄文唐荆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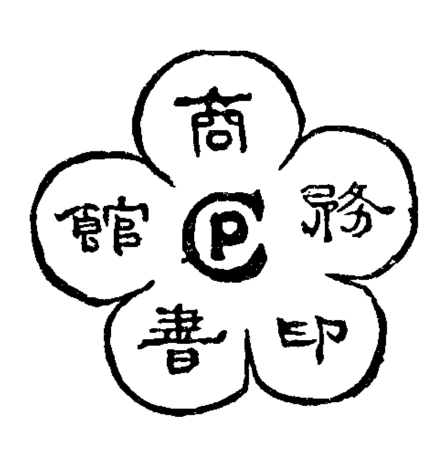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軍國民文編

許國英編

洋裝二冊　定價六角

本書分上下二編。上編選歷代尚武文字。下編選歷代尚武詩歌。均於提倡武藝。鍼砭柔靡。鄭重注意。其特點如下。(一)一代文學之影響。所以激揚民氣者。至深且大。本書卽藉文壇之餘緒。應軍事之潮流。用以養成國民沈毅堅強之習性。(二)凡古昔軍人勸懲之誥誡。凱旋之莊嚴。設誓之慷慨。就義之壯烈。運謀之慘淡。均繪聲繪色。躍躍紙上。足資感發。(一)自中學以上至高等軍人。均可用本書為模範。(二)可藥文學家卑弱之結習。以返之陽剛一派。


商
務
印
書
館
P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

節本明儒學案

啟超自署

孝廉黃五岳先生省曾

黃省曾。字勉之。號五岳。蘇州人也。少好古文辭。通爾雅。爲王濟之楊君謙所知。喬白岩參贊南都。聘纂遊山記。李空同就醫京口。先生問疾。空同以全集授之。嘉靖辛卯。以春秋魁鄉榜。母老。遂罷南宮。陽明講道於越。先生執贄爲弟子。時四方從學者衆。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卽答。無不圓中。先生一日徹領。汗洽重襟。謂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廛理過。恆視坎途。門人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作會稽問道錄十卷。東廓南野心齋龍溪。皆相視而莫逆也。陽明以先生筆雄見朗。欲以王氏論語屬之。出山不果。未幾母死。先生亦卒。錢牧齋抵轢空同。謂先生傾心北學。識者哂之。先生雖與空同上下其論。然文體竟自成一家。固未嘗承流接響也。豈可謂之傾心哉。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採之問道錄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

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夫良知爲未發之中。本體澄然。而無人僞之雜。其妙用亦是感應之自然。皆天機也。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僞爲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卽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爲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周衝。字道通。號靜菴。常之宜興人。正德庚午鄉舉。授萬安訓導。知應城縣。以耳疾改邵武教授。陞唐府紀善。進長史而卒。年四十七。陽明講道於虔。先生往受業。繼又從於甘泉。謂湛師之體認天理。卽王師之致良知也。與蔣道林集師說爲新泉問辨錄。暇則行鄉射投壺禮。士皆斂衽推讓。呂涇野鄒東廓咸稱其有淳雅氣象。當時王湛二家門人弟子。未免互相短長。先生獨疏通其旨。故先生死而甘泉歎曰。道通眞心。聽受以求實益。其異於死守門戶以相訾而不悟者遠矣。

周靜菴論學語

日用功夫。只是立志。然須朋友講習。則此意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今於無朋友相講之時。還只靜坐。或看書。或行動。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講學時生意更多也。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朱得之。字本思。號近齋。直隸靖江人。貢爲江西新城丞。邑人稱之。從學於陽明。所著有參玄三語。其學頗近於老氏。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語尤西川云。格物之見。雖多自得。未免尙爲見聞所梏。雖脫聞見於童習。尙滯聞見於聞學之後。此篇信先師之故也。不若盡滌舊聞。空洞其中。聽其有觸而覺。如此得者尤爲眞實。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途徑堂室。萬世昭然。卽此可以觀其自得矣。

語錄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光陰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恥。自甘無恥。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尤西川紀聞

近齋言陽明云。諸友皆數千里外來。人皆謂我有益於朋友。我自覺我取朋友之益爲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講聚。所以此中日覺精明。若一二日無朋友。志氣便覺自滿。便覺怠惰之習復生。又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譬如一箇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吃與不吃。都讓他一讓。當有吃者。

近齋說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眞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蔕。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正以無入而非學也。

近齋說陽明不自用。善用人。人有一分才。也用了。再不錯。故所向成功。

恭節周訥谿先生怡

周怡。字順之。號訥溪。宣州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推官。入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劾相嵩。且言陛下日事齋祀。而四方水旱愈甚。杖闕下。繫錦衣衛獄。歷三年。上用箕神之言。釋先生與楊斛山劉晴川三人。未彌月。上爲箕神造臺。太宰熊浹極言不可。上怒。罷浹。而復逮三人獄中。又歷兩年。內殿災。上於火光中恍惚聞神語令釋三人者。於是得釋。家居十九年。穆宗登極。起太常少卿。所上封事。刺及內侍。出爲山東僉事。轉南京司業。復入爲太常。隆慶三年十月。卒於家。年六十四。早歲師事東廓龍溪。於傳習錄身體而力行之。海內凡名王氏學者。不遠千里。求其印證。不喜爲無實之談。所謂節義而至於道者也。

尤西川紀聞

訥谿說東廓講學京師。一士人誚之曰。今之講學者。皆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桀之行者也。東廓曰。如子所言。固亦有之。然未聞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而行堯之行者也。如欲得行堯之行者。須於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者求之。且不服堯之服。不誦堯之言。又惡在其行堯之行也。士人愧服。

囚對

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梏。足有鐐。坐臥有樞。日有數人監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檢也。手有梏則恭。足有鐐則重。臥坐有樞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鐐則疾徐有節。余今而始知檢也。

提學薛方山先生應旂

薛應旂。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寘龍溪於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

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嘗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顧導源於此。豈可沒哉。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武進人也。嘉靖己丑會試第一。授武選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調考功。以校對實錄。改翰林編修。不欲與羅峯爲緣。告歸。羅峯恨之。用吏部原職致仕。皇太子立。遷宮僚。起爲春坊司諫。上常不御朝。先生與念菴浚谷請於元日皇太子出文華殿百官朝見。上大怒。奪職爲民。東南倭亂。先生痛憤時艱。指畫方略於當事。當事以知兵薦之。起南部車駕主事。未上。改北部職方員外。先生至京。卽陞本司郞中。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以爲禦島寇當在海外。鯨背機宜。豈可懸斷華屋之下。身泛大洋以習海路。敗賊於崇明沙。陞太僕少卿右通政。未上。擢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先生方勦三沙賊。江北告急。乃以三沙付總兵盧鏜。而擊賊於江北。敗賊姚家蕩。又敗賊廟灣。幾不能軍。先生復向三沙。賊遁至江北。先生急督兵過江蹙之。賊

漸平。會淮揚大祲。賑饑民數十萬。行部至泰州。卒於舟中。庚申四月一日也。年五十四。先生晚年之出。由於分宜。故人多議之。先生固嘗謀之念菴。念菴謂向嘗隸名仕籍。此身已非己有。當軍旅不得辭難之日。與徵士處士論進止。是私此身也。兄之學力安在。於是遂決。龜山應蔡京之召。龜山徵士處士也。論者尙且原之。況於先生乎。初喜空同詩文。篇篇成誦。下筆卽刻畫之。王道思見而歎曰。文章自有正法眼藏。奈何襲其皮毛哉。自此幡然。取道歐曾。得史遷之神理。久之從廣大胸中隨地涌出。無意爲文而文自至。較之道思。尙是有意欲爲好文者也。其著述之大者爲五編。儒編左編右編文編稗編是也。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故言於龍溪只少一拜。以天機爲宗。無欲爲工夫。謂此心天機活潑。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惟順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三年。孔子不食不寢不知肉味。凡求之枯寂之中。如是艱苦者。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不得不如此著力也。先生之辨儒釋。言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

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澹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機之順逆耳。夫所謂天機者。卽心體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無所住而生其心。何嘗不順。逆與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則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樂天地萬物。皆是空中起滅。不礙吾流行。何所用銷。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無萬殊。懷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脈絡分明。一本而萬殊。先河後海之水也。其順固未嘗不同也。或言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嘗不萬殊。然佛氏心體事爲。每分兩截。禪律殊門。不相和會。威儀細行與本體了不相干。亦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崇禎初諡襄文。

荆川論學語

近來談學。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天理愈見。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

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與張士宜）

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灑脫。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灑脫。在辨之而已。兄以爲灑脫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灑脫。非二致也。（與蔡子木）

近來學者病痛。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妙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眞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良方。（答張士宜）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唐鶴徵字元卿。號凝菴。荆川之子也。隆慶辛未進士。選禮部主事。與江陵不合。中以

浮躁。江陵敗。起歷工部郎。遷尙寶司丞。陞光祿寺少卿。又陞太常寺少卿。歸。起南京太常與司馬孫月峰定妖人劉天緒之變。謝病歸。萬曆己未。年八十二卒。先生始尙意氣。繼之以園林絲竹。而後泊然歸之道術。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無不究極。而繼乃歸之莊生逍遙齊物。又繼乃歸之湖南之求仁濂溪之尋樂。而後恍然悟乾元所爲生天地生人物生一生萬生生不已之理。眞太和奧窔也。物欲不排而自調。世情不除而自盡。聰明才伎之昭灼。勞躁曲徑之奔馳。不收攝而瑩然無有矣。語其甥孫文介曰。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

先生言心性之辨。今古紛然。不明其所自來。故有謂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有謂義理之心血氣之心。皆非也。性不過是此氣之極有條理處。舍氣之外。安得有性。心不過五臟之心。舍五臟之外。安得有心。心之妙處在方寸之虛。則性之所宅也。此數言者。從來言心性者所不及也。乃先生又曰。知天地之間只有一氣。則知乾元之生生皆是此氣。乾元之條理雖無不淸。人之受氣於乾元。猶其取水於海也。海水有鹹有淡。

或取其一勺。未必鹹淡之兼取。未必鹹淡之適中也。間有取其鹹淡之交而適中。則盡得乾元之條理。而爲聖爲賢無疑也。固謂之性。或取其鹹。或取其淡。則剛柔強弱昏明。萬有不同矣。皆不可不謂之性也。則此言尙有未瑩。蓋此氣雖有條理。而其往來屈伸。不能無過不及。聖賢得其中氣。常人所受。或得其過。或得其不及。以至萬有不齊。先生旣言性是氣之極有條理處。過不及便非條理矣。故人受此過不及之氣。但可謂之氣質。不可謂之性。則只言氣是性足矣。不必言氣之極有條理處是性也。無乃自墮其說乎。然則常人有氣質而無性乎。蓋氣之往來屈伸。雖有過不及。而終歸於條理者。則是氣中之主宰。故雨暘寒燠。恆者暫而時者常也。惟此氣中一點主宰。不可埋沒。所以常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其權歸之學矣。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徐階。字子升。號存齋。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之任。道墮括蒼嶺。衣絓於樹。得不死。登嘉靖癸未進士第

三人。授翰林編修。張羅峰欲去孔子王號。變像設爲木主。爭之不得。黜爲延平推官。移浙江提學僉事。晉副使。視學江西。諸生文有顏苦孔之卓語。先生加以橫筆。生白此出揚子法言。非杜撰也。先生卽離席向生揖曰。僕少年科第。未嘗學問。謹謝教矣。聞者服其虛懷。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居憂除服。起國子祭酒。擢禮部侍郞。改吏部。久之以學士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尙書。召入直無逸殿廬。撰靑詞京師戒嚴。召對頗枝柱分宜口。上多用其言。分宜恨之。中於上。先生贊玄恭謹。上怒亦漸解。加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滿考。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少傅。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請幸南城。南城者。英宗失國時所居。上不悅。先生主建萬壽宮。令其子璠閱視。當於上意。進少師。分宜之勢頗絀。亡何而敗。進階建極殿。自分宜敗後。先生秉國成。內以揣摩人主之隱。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益有所發舒。天下亦頗安之。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世宗崩。先生悉反其疵政。而以末命行之。四玄感動。爲之泣下。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臣子何忍倍之。衆中面折之。在朝皆不直

新鄭。新鄭遂罷。穆宗初政。舉動稍不厭人心者。先生皆爲之杜漸。宮奴不得伸其志。皆不悅。而江陵亦意忌先生。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先生去而新鄭復相。修報復。欲曲殺之。使其門人蔡春臺（國熙）爲蘇松副使。批其室家。三子皆在縲絏。先生乃上書新鄭。辭甚苦。新鄭亦心動。未幾新鄭罷。三子皆復官。天子使行人存問先生。年八十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聶雙江初令華亭。先生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爲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爲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以後。諸公或殁或去。講壇爲之一空。戊午。何吉陽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爲主盟。仍爲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先生之去分宜。誠有功於天下。然純以機巧用事。敬齋曰。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鄉論雌黃。卽其立朝大節觀之。絕無儒者氣象。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許之知道。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考功主事。轉禮部員外郎中。出爲福建監軍副使。移督湖廣學政。陞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寺少卿。改太常。華亭當國。引先生自輔。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無不輻輳其門。先生謝之不得。力求出。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官。先生以知識卽性。習爲善者固此知識。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剛柔氣也。卽性也。剛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柔有善者焉。有不善者焉。善不善習也。其剛柔則性也。竊以爲氣卽性也。偏於剛。偏於柔。則是氣之過不及也。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所謂中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而往而不返。其中體未嘗不在。如天之亢陽過矣。然而必返於陰。天之恆雨不及矣。然而必返於晴。向若一往不返。成何造化乎。人性雖偏於剛柔。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卽是中體。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則聖賢單言氣足矣。何必又添一性字。留之爲疑惑之府乎。古今言性不明。總坐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語。由是

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而荀楊之說紛紛起厲矣。

楚中王門學案

楚學之盛。惟耿天臺一派。自泰州流入。當陽明在時。其信從者尚少。道林闇齋劉觀時出自武陵。故武陵之及門。獨冠全楚。觀徐曰仁同遊德山詩。王文鳴應奎胡珊鳴玉劉瓛德重楊礿介誠何鳳韶汝諧唐演汝淵龍起霄止之。尚可攷也。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天臺之派雖盛。反多破壞良知學脈。惡可較哉。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少而端嚴。盛暑未嘗袒裼。不信形家術。毋歿。自擇高爽之地以葬。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授戶部主事。轉兵部員外郎。出爲四川僉事。

與利除害若嗜欲。有道士以妖術禁人。先生召之。術不復驗。寘之於法。陞貴州提學副使。建書院二所。曰正學。曰文明。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而示以趨向。使不汩沒於流俗。龍場有陽明祠。置祭田以永其香火。湖廣清浪五衞諸生鄉試。去省險遠。多不能達。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尋告病歸。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削籍。後奉恩例冠帶閒住。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雲集。遠方來者。卽以精舍學田廩之。先生危坐其中。絃歌不輟。惟家祭始一入城。間或出遊。則所至迎請開講。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卒。年七十七。屬纊時作詩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埃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先生初無所師授。與蕢闇齋考索於書本之間。先生謂大學知止。當是識仁體。闇齋躍然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存之。陽明在龍場。見先生之詩而稱之。先生遂與闇齋師事焉。已應貢入京師。師事甘泉。及甘泉在南雍。及其門者甚衆。則令先生分教之。先生棄官歸。甘泉遊南嶽。先生從之彌月。後四年。入廣東省甘泉。又八年。甘泉再遊南嶽。先生又從之。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

多也。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西銘。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三十二三時。病肺。至道林寺靜坐。久之幷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一日忽覺洞然宇宙渾屬一身。乃信明道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殆知向來領會元是思索。去默識尙遠。向來靜坐。雖有湛然時節。亦只是光景。先生自此一悟。於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以爲六經具在。何嘗言有個氣又有個理。凡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是指氣而言。宇宙渾是一塊氣。氣自於穆。自無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只就自心體認。心是氣。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豈有個心又有個性。此氣充塞。無絲毫空缺。一寒一暑。風雨露雷。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與一片精靈知覺。總是此生生變化。如何分得人我。又曰。宇宙只是一氣。渾是一團太和。中間淸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智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旣同出一個太和。則智者是性。愚者豈不是性。善者是性。惡者豈不是性。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不能知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一動一靜之間。是天命本體。造化所以神者在此。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卽便是本體。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孟子言性善。正是於此處見得。又曰。二五之精。卽是理。無極之眞。原是氣。無極之流行變易。便爲二五之精。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便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化生萬物。知二氣五行與男女萬物本自無而有。則知中正仁義之極。由靜而立。先生旣從一動一靜之間。握此頭腦。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所謂幾者。聖賢戒愼恐懼正是於此精一用處。卽是體和處。卽是未發之中。夫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先生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有起則有滅。總極力體當。只在分殊邊事。非先生約歸理一之旨也。先生之論理氣心性。可謂獨得其要。而工夫下手反遠之何也。

桃岡日錄

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卻認得是過。戒愼恐懼。乃是定時一點眞念。所謂主宰者便是。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楚之武陵人。陽明謫龍場。先生與蔣道林往師焉。從之之廬陵。踰年而歸。正德十一年。湖廣鄉試。有司以格物致知發策。先生不從朱註。以所聞於陽明者爲對。主司奇而錄之。陽明在贛。先生又從之。主教濂溪書院。宸濠致書問學。陽明使先生往荅之。濠談王霸之畧。先生昧昧。第與之言學而已。濠拊掌謂人曰。人癡一至是耶。一日講西銘。先生反復陳君臣之義本於一體以動濠。濠大詫之。先生從容復理前語。濠曰。此生大有膽氣。遂遣歸。濠敗。忌陽明者欲借先生以陷之。逮至京師。榜掠不服。科道交章訟寃。出獄五日而卒。在獄與諸囚講說。使囚能忘其苦。先生常謂道林曰。贛中諸子。頗能靜坐。苟無見於仁體。槁坐何益。觀其不挫志於艱危。信所言之非虛也。癸未。南宮發策。以心學爲譏。餘姚有徐珊者。亦陽明之門人。不

對而出，先生之對。與徐珊之不對，一時兩高之。而珊爲辰州同知侵餉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人羞稱之。所謂蓋棺論定者非耶。

北方王門學案

北方之爲王氏學者獨少。穆玄菴既無問答。而王道字純甫者。受業陽明之門。陽明言其自以爲是。無求益之心。其後趨向果異。不可列之王門。非二孟嗣響。卽有賢者。亦不過跡象聞見之學。而自得者鮮矣。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尚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穆孔暉。字伯潛。號玄菴。山東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庶吉士除簡討。爲劉瑾所惡。調南京禮部主事。瑾敗。復官。歷司業侍講春坊庶子學士太常寺卿。嘉靖己亥八月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陽明主試山東。取先生爲第一。初習古文詞。已而潛心理學。其論學云。古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於性命之原。習其讀而未始自得之也。顧謂有見。安知非汩慮於俗思耶。又云。鑑照妍媸。而妍媸不著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著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礙。又云。性中無分別想、何佛何老。臨卒時。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偈。蓋先生學陽明而流於禪。未嘗經師門之煆煉。故陽明集中未有問答。乃黃泰泉遂謂雖陽明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菲薄宋儒。既冤先生。而陽明豈菲薄宋儒者。且冤陽明矣。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也。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張後覺。字志仁。號弘山。山東荏平人。仕終華陰教諭。早歲受業於顏中溪徐波石。深思力踐。洞朗無礙。猶以取友未廣。南結會於香山。西結會於丁塊。北結會於大雲。東結會於王遇。齊魯間遂多學者。近溪穎泉官東郡。爲先生兩建書院。曰願學。曰見大。先生聞水西講席之盛。就而證其所學。萬曆戊寅七月卒。年七十六。其論學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曰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曰眞知是忿忿自懲。眞知是慾慾自窒。懲忿如沸釜抽薪。窒慾如紅爐點雪。推山塡壑。愈難愈遠。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孟秋。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荏平人。隆慶辛未進士。知昌黎縣。歷大理評事職方郎中。致仕。起刑部主事尙寶寺丞少卿而卒。年六十五。先生少授毛詩。至桑間濮上。不肯竟讀。聞邑人張宏山講學。卽往從之。因尙書明目達聰語。灑然有悟。鄒聚所周訥溪

官其地。相與印證。所至惟發明良知。改定明儒經翼。去其駁雜者。時唐仁卿不喜心學。先生謂顧涇陽曰。仁卿何如人也。涇陽曰。君子也。先生曰。彼非陽明。惡得爲君子。涇陽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先生終不以爲然。許敬菴嘗訪先生。盈丈之地。瓦屋數椽。其旁茅舍倍之。敬菴謂此風味大江以南所未有也。先生大指以心體本自澄澈。有意克己便生翳障。蓋眞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己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弘山謂良卽是知知卽是良良外無知知外無良。師門之宗傳。固如是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說。不煩造作。動念卽乖。夫良知固未有不現成者。而現成之體。極是難認。此明道所以先識仁也。先生之論。加於識仁之後則可。若未識仁。則克己之功。誠不可已。但克己卽是識仁。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仁體絲毫不淸楚。便是不善。原憲之克伐怨欲。有名件可指。己是出柙之虎兕。安可相提而論哉。

我疆論學語

自聖學不傳而性善之旨日晦人聖無門人是其見雖盡力洗滌渣滓尙在以故終身盤桓。只在改過間。就其所造。僅以小儒而止。皆由克去人欲復還天理之說誤之也。人欲無窮。去一日。生一日。去一年。生一年。終身去欲。終身多欲。勞苦煩難。何日是清淨寧一時耶。來書云。有病不得不服藥。是也。有人於此。養其元氣。保其四肢。血氣和平。雖有風寒暑溼。不得乘間而入。使不保元氣。藥劑日來。則精神日耗。邪氣日侵。因藥而發病者日相尋焉。終身病夫而已。豈善養身者乎。又云。必有主人。方可逐賊。此就多積者言耳。若家無長物。空空如也。吾且高枕而臥。盜賊自不吾擾。又何用未來則防既來則逐乎。此兩喩者乃志仁之說。無欲之證也。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號西川。河南洛陽人。舉嘉靖壬午鄉試。歷元氏章丘學諭國子學正戶部主事。終養歸。歸三十餘年。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先生因讀傳習錄始信聖人可學而至。然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師事劉晴川。晴川言事下獄。先生時書

所疑。從獄中質之。又從朱近齋周訥溪黃德良(名驥)考究陽明之言行。雖尋常謦欬。亦必籍記。先生以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只於發動處用功。故工夫卽是本體。不當求其起處。濂溪之無極而太極。亦是求其起處。爲談學之弊。堯舜之執中。只是存心。明道之識仁。猶云擇術。以白沙靜中端倪爲異學。此與胡敬齋所言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及晦翁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工夫。一也。靜中養出端倪。亦是方便法門。所謂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總是存養名目。先生旣掃養出端倪。則不得不就察識端倪一路。此是晦翁晚年自悔缺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者也。安可據此以爲學的。先生言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爲非。此說固非。然亦由當時學者以情識爲良知。失卻陽明之旨。蓋言情識上還有一層耳。若知良知爲未發之中。決不如此下語矣。

擬學小記

義理無窮。行一程見一程。非可以預期前定也。故但言致良知。

道理於發見處始可見。學者於發動處用功。未發動自無可見。自無著力處。
學術差處。只爲認方便爲究竟。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細塵。
性分上欠眞切。只因心有所逐。
意有所便。卽是利。昏惰亦是利。意所便也。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至愚。亦能自覺。不是。只不能改。遂日流於汙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賦稟。
此志興起時。自覺不愧古人。更無節次。及怠惰。卽是世俗。
陽明雖夙成。其言以江西以後爲定。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河南新安人。由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稽勳文選郎中。萬曆二十年。給事中張棟以國本外謫。會兵科缺都給事中。先生推棟補之。上怒。謫先生

雜職。西川既傳晴川之學。先生因往師之。凡所言發動處。用功及集義。卽平心之所安。皆師說也。在都下與孟我疆相砥礪。聯舍而寓。自公之暇。輒徒步過從。飲食起居。無弗同者。時人稱爲二孟。張陽和作二孟歌記之。罷官家居。中丞張仁軒餽之亦不受。書問都絕。宦其地者。欲蹤跡之而不得也。

侍郞楊晉菴先生東明

楊東明。號晉菴。河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歷禮科給事中。掌吏垣。降陝西照磨。起太常少卿光祿寺卿通政使刑部侍郞。乞休回籍。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先生所與問辨者。鄒南皐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臺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故能得陽明之肯綮。家居凡有民間利病。無不身任。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則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學之要領。在論氣質之外無性。謂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夫惟理氣一也。則得氣淸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

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太極本體。立二五根宗。雖雜揉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先生此言。可謂一洗理氣爲二之謬矣。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夫不皆善者是氣之雜揉。而非氣之本然。其本然者。可指之爲性。其雜揉者。不可以言性也。天地之氣。寒往暑來。寒必於冬。暑必於夏。其本然也。有時冬而暑夏而寒。是爲愆陽伏陰。失其本然之理矣。失其本然。便不可名之爲理也。然天地不能無愆陽伏陰之寒暑。而萬古此冬寒夏暑之常道。則一定之理也。人生之雜揉偏勝。卽愆陽伏陰也。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謂厥有恆性。豈可以雜揉偏勝者當之。雜揉偏勝。不恆者也。是故氣質之外無性。氣質卽性也。第氣質之本然是性。失其本然者非性。此毫釐之辨。而孟子之言性善。卽不可易也。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東林多以此爲議論。先生云。陽明之言心。不以之言性也。猶孔子之言無知。無知豈有病乎。此眞得陽明之肯綮也。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南大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及知紹興府。文成方倡道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先生故文成分房所取士也。觀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奚必他求。一日質於文成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文成曰。吾言之矣。先生曰。無之。文成曰。然則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文成曰。良知獨非我言乎。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數過加密。謂文成曰。與其有過而悔。不若先言之。使其不至於過也。文成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眞。又笑謝而去。居數日。謂文成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文成曰。昔鏡未開。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闢稽山書院。身親講習。而文成之門人益進。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而執政者方惡文成之學。因文成以及先生也。先生致書文成。惟以不得聞道爲恨。無一語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文成嘆曰。此非眞有朝

聞夕死之志者不能也。家居。搆滄西書院以敎四方來學之士。其示門人詩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敎學此相將。

粵閩王門學案

嶺海之士。學於文成者自方西樵始。及文成開府贛州。從學者甚衆。文成言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楊氏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以數十。乃今之著者。惟薛氏學耳。西樵名獻夫。字叔賢。弱冠舉進士。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郞。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起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謚文襄。薛尚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尚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敎。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

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哀之。（蓋明者言陽明非也）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己意所得。反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竭才易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明學。辨閒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闇齋死詔獄。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弘治乙丑進士。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歧而今大道也。時朝朔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以外無著者焉。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寧濠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曰。草木

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薛侃。字尙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訃。會同門南野諸子爲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迎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弗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

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中言。卽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傅見公疏甚喜。可亟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黨孚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拍案大罵。幾欲毆鋐。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翟鑾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鞫。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況愚昧如侃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冒嫉。着致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香案叩首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果然。先生歸田。從游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念菴於靑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硏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云。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

是時吾子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而後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

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羅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維揚新泉天眞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

心體日就枯槁。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尙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

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爲書院。還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閒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爲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闢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眞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

見得之提揭止修大學因當時龍溪泰州深下言現成良知流入玩弄光景一澆合無忌憚者可以自託故以此矯之其苦詣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語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此眞

以此爲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眞。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無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到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

可爲痛傷者也出其故宗之原因也彼[illegible]排[illegible]知之說[illegible]此不[illegible]陽明[illegible]儒教[illegible]之書又自書[illegible]有知[illegible]皆陽明先生之賜[illegible]宗旨[illegible]不敢[illegible]其[illegible]心可[illegible]推見[illegible]見羅[illegible]又不[illegible]就陽[illegible]說而[illegible]偏救

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吃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

論學書

歎其所謂藥之藥也今日我輩讀之覺見羅之藥實不能如陽明之藥之受用蓋今日我輩所犯者闕明以前社會之普通病非陽明門下之特別病也故見羅之學當時雖極有力由今觀之亦覺究且高惡靈所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

提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點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啟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病也。答弟孟乾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

闡平鋪教在說得無甚氣力不如陽明之緊切遠矣

泰州之學爲世詬病嘗時無賢不肖畏之如蠍梨洲固心許之然不能太觸時論故稍予微辭抑亦[illegible]

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答李汝潛

泰州學案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其師說。益啓瞿曇之祕而歸之師。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爲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羲以爲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槪本弇州之國朝叢記。弇州蓋因當時爰

偏致非之意其所謂許謂多能以赤手搏龍蛇謂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謂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真能寫出諸賢氣象蓋諸賢實學道有得之真象傑也陽明之教謂知即行不行不得謂

書節略之。豈可爲信。羲攷其派下之著者。列於下方。顏鈞。字山農。吉安人也。嘗師事劉師泉。無所得。乃從徐波石學。得泰州之傳。其學以人心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性如明珠。原無塵染。有何覩聞。著何戒懼。平時只是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及時有放逸。然後戒愼恐懼以修之。凡儒先見聞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此大旨也。嘗曰。吾門人中。與羅汝芳言從性。與陳一泉言從心。餘子所言只從情耳。山農游俠。好急人之難。趙大洲赴貶所。山農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波石戰沒沅江府。山農尋其骸骨歸葬。頗欲有爲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嘗寄周恭節詩云。蒙蒙煙雨鎖江垓。江上漁人爭釣臺。夜靜得魚呼酒肆。湍流和月掇將來。若得春風遍九垓。世間那有三歸臺。君仁臣義民安堵。雉兔芻蕘去復來。然世人見其張皇。無賢不肖皆惡之。以他事下南京獄。必欲殺之。近溪爲之營救。不赴廷對者六年。謂其心髓精微。決難詐飾。不肖敢謂其學直接孔孟。俟諸後聖。斷斷不惑。不肖菲劣。已蒙門下知遇。又敢竊謂門下雖知百近溪。不如今日一察山農子也。山農以戍出。年八十餘。梁汝元。字夫山。

之知泰州諸賢以非常之自信力而當下卽行其所信陽明活用孔孟之學而泰州又活用陽明之學者也必知泰州然後陽明學乃實有關係於社會於國家也本書所紀[illegible]實蹟[illegible]不以入於學案正文

其後改姓名爲何心隱。吉州永豐人。少補諸生。從學於山農。與聞心齋立本之旨。時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學顯。心隱恃其知見。輒狎侮之。謂大學先齊家。乃搆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喪祭賦役。一切通其有無。行之有成。會邑令有賦外之征。心隱貽書以誚之。令怒。誣之當道。下獄中。孝感程後臺在胡總制幕府。檄江撫出之。總制得心隱。語人曰。斯人無所用。在左右能令人神王耳。已同後臺入京師。與羅近溪耿天臺游。一日遇江陵於僧舍。江陵時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勿聞也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卻飛不起也。江陵去。心隱舍然若喪。曰。夫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心隱在京師。闢各門會館。招來四方之士。方技雜流。無不從之。是時政由嚴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動。有藍道行者。以乩術幸上。心隱授以密計。偵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語。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上方遲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鄒應龍因論嵩敗之。然上猶不忘嵩。尋死道行於獄。心隱踉蹌。南過金陵。謁何司寇。司寇者。故爲江撫。脫心隱於獄者也。然而嚴黨。遂爲嚴氏仇

語錄外之餘韻山農心隱諸輩勸其可以爲今日我輩之模範者何多也日本自藩府之末葉王學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齋曰吉田松陰曰西鄉南洲曰江藤新平皆爲維新史上驚天動地人物其心得及其

心隱。心隱逸去。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江陵當國。御史傅應禎劉臺連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隱故嘗以術去宰相。江陵不能無心動。心隱方在孝感聚徒講學。遂令楚撫陳瑞捕之。未獲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隱曰。公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遂死獄中。心隱之學。不墮影響。有是理則實有是事。無聲無臭。事藏於理。有象有形。理顯於事。故曰。無極者流之無君父者也。必皇建其有極。乃有君而有父也。必會極必歸極。乃有敬敬以君君也。乃有親親以父父也。又必易有太極。乃不墮於弒君弒父。乃不流於無君無父。乃乾坤其君臣也。乃乾坤其父子也。又曰。孔孟之言無欲。非濂溪之言無欲也。欲惟寡則心存。而心不能以無欲也。欲魚欲熊掌。欲也。舍魚而取熊掌。欲之寡也。欲生欲義欲也。舍生而取義。欲之寡也。欲仁非欲乎。得仁而不貪。非寡欲乎。從心所欲。非欲乎。欲不踰矩。非寡欲乎。此卽釋氏所謂妙有乎。蓋一變而爲儀秦之學矣。鄧豁渠初名鶴。號太湖。蜀之江內人。爲諸生時。不說學。趙大洲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渠爲諸生講舉業於西序。

行事與泰州學派[illegible]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書曰（日本陽明派之哲學）其結論云王學入日本則成[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之王[illegible]之諸[illegible]之事[illegible]習錄[illegible]之實[illegible]優於[illegible]那派[illegible]甚（[illegible]者六[illegible]二十七葉）略此

朝夕聲相聞。未嘗過而問焉。已漸有入。卒摳衣爲弟子。一日棄家出遊。遍訪知學者。以爲性命甚重。非拖泥帶水可以成就。遂落髮爲僧。訪李中溪元陽於大理。訪鄒東廓劉獅泉於江右。訪王東涯於泰州。訪蔣道林於武陵。訪耿楚倥於黃安。與大洲不相聞者數十年。大洲起官過衞輝。渠適在焉。出迎郊外。大洲望見驚異。下車執手。徒行十數里。彼此潸然流涕。大洲曰。誤子者余也。往余言學過高。致子於此。吾罪業重矣。向以子爲死。罪惡莫贖。今尙在。亟歸廬而父墓側終身可也。吾割田租百石贍子。因書券給之。時有來大洲問學者。大洲令渠答之。大洲聽其議論。大恚曰。吾藉是以試子近詣。乃荒謬至此。大洲入京。渠復遊齊魯閒。初無歸志。大洲入相。乃來京候謁。大洲拒不見。屬宦蜀者攜之歸。至涿州。死野寺中。渠自序爲學云。己亥禮師。聞良知之學。不解。入靑城山參禪十年。至戊申。入雞足山。悟人情事變外。有個擬議不得妙理。當時不遇明師指點。不能豁然通曉。癸丑。抵天池。禮月泉。陳雞足所悟。泉曰。第二機卽第一機。渠遂認現前昭昭靈靈的。百姓日用不知。渠知之也。甲寅。廬山禮性空。

惜未見言泰州之學風驚雷掃泰州之學其初起氣魄雖大然終不能敵一般之輿論以致其傳不能永則所謂活潑赫奕者其識日本專輯亦宜據其傳而想其要則後學之責也梨洲少時攜錄入鄙[illegible]

聞無師智聞說沒有甚麽甚麽便是始達良知之學同是一機軸均是認天機爲向上事。認神明爲本來人。延之戊午居澧州。八年。每覺無日新之益。及聞三公俱不免輪迴生死。益加疑惑。因入黃安居楚倥茅屋。始達父母未生前的。先天天地先的。水窮山盡的。百尺竿頭外的。所謂不屬有無。不屬眞妄。不屬生滅。不屬言語。常住眞心。與後天事不相聯屬。向日雞足所參人情事變的。豁然通曉。被月泉所誤。二十餘年。丙寅以後。渠之學日漸幽深玄遠。如今也沒有我。也沒有道。終日在人情事變中。若不自與。泛泛然如虛舟飄瓦而無著落。脫胎換骨。實在於此。渠學之誤。只主見性。不拘戒律。先天是先天。後天是後天。第一義是第一義。第二義是第二義。身之與性。截然分爲二事。言在世界外。行在世界內。人但議其縱情。不知其所謂先天第一義者。亦只得完一個無字而已。嗟乎。是豈渠一人之誤哉。方與時字湛一。黃陂人也。弱冠爲諸生。一旦棄而之太和山。習攝心術。靜久生明。又得黃白術於方外。乃去而從荊山遊。因得遇龍谿念菴。皆目之爲奇士。車轍所至。縉紳倒屣。老師上卿。皆拜下風。然

擭仇其氣梁與山農心隱一何相類其後乃始別之耳井上氏又云陽明派之人著書率少其行狀部代著書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書之效果更大蓋彼等以知行合一爲主義常實行其所知故行的

尙玄虛。侈談論。耿楚倥初出其門。久而知其僞。去之。一日謂念菴曰。吾儕方外學。亦有祕訣。待人而傳。談聖學何容易耶。念菴然之。湛一卽迎至其里道明山中。短榻夜坐。久之無所得而返。後臺心隱大會礦山車騎雍容。湛一以兩僮舁一籃輿往甫揖。心隱把臂謂曰。假我百金。湛一唯唯。卽千金惟命。已入京師。欲挾術以干九重。江陵聞之曰。方生此鼓。從此撾破矣。無何。嚴世蕃聞其爐火而豔之。湛一避歸。胡廬山督楚學。以其昔嘗誑念菴也。檄有司捕治。湛一乃跳而入新鄭之幕。新鄭敗。走匿太和山。病瘵死。程學顏。字二蒲。號後臺。孝感人也。官至太僕寺丞。自以此學不進。背地號泣。其篤志如此。心隱死。其弟學博曰。梁先生以友爲命。友中透於學者。錢同文外。獨吾兄耳。先生魄魂。應不去吾兄左右。乃開後臺冢合葬焉。錢同文。字懷蘇。福之興化人。知祁門縣。入爲刑部主事。累轉至郡守。與心隱友善。懷蘇嘗言。學道人堆只在兄弟款中。未見有掙上父母款者。管志道。字登之。號東溟。蘇之太倉人。隆慶辛未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改刑部。江陵秉政。東溟上疏條九事以譏切時政。無非欲奪其

所知之時期也觀其學術皆於此焉求之善讀者由農心驗之行事皆足以廉頑立懦宜以至精之學說觀之梨洲所以不列諸賢於學案正文者謂其純於釋非復儒也習氣運晚儒佛之辨明此自具苦

感爲歸之人主。其中有憲綱一條。則言兩司與巡方抗禮。國初制也。今之所行非是。江陵卽出之爲廣東僉事以難之。使之爲法自敝也。果未幾御史龔懋賢劾之。謫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萬曆戊申卒。年七十三。東溟受業於耿天臺。著書數十萬言。大抵鳩合儒釋。浩汗而不可方物。謂乾元無首之旨。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祖合而自合。孔教與二教峙。故不期佛老之徒爭而自爭。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崇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案兩破之也。其爲孔子闡幽十事。言孔子任文統不任道統。一也。居臣道不居師道。二也。刪述六經。從游七十二子。非孔子定局。三也。與夷惠易地則爲夷惠。四也。孔子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五也。一貫尙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六也。敎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七也。孔子曾師老聃。八也。孔子從先進。是黃帝以上。九也。孔子得位。必用桓文做

時習氣耳明道語邵康節豪傑之士若泰州諸賢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觀心齋父子之所證何其與東溟相肖

法。十也。按東溟所言。亦只是三教膚廓之論。平生尤喜談鬼神夢寐。其學不見道可知。泰州張皇見龍。東溟闢之。然決儒釋之波瀾。終是其派下人也。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處士王東崖先生襞　附樵夫陶匠田未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太學劉沖倩先生塙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泰州之安豐場人。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從父商於山東。常銜孝經論語大學袖中。逢人質難。久而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其父受役。天寒起盥

冷水。先生見之。痛哭曰。爲人子而令親如此。尙得爲人乎。於是有事則身代之。先生雖不得專功於學乎。然默默參究。以經證悟。以悟釋經。歷有年所。人莫能窺其際也。一夕夢天墮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舉臂起之。視其日月星辰失次。復手整之。覺而汗溢如雨。心體洞徹。記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乃按禮經製五常冠深衣大帶笏板服之。曰。言堯之言。行堯之行。而不服堯之服可乎。時陽明巡撫江西。講良知之學。大江之南。學者翕然信從。顧先生僻處。未之聞也。有黃文剛者。吉安人而寓泰州。聞先生論。詫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與王公也。卽日啓行。以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陽明出迎於門外。始入。先生據上坐。辯難久之。稍心折。移其坐於側。論畢。乃嘆曰。簡易直截。艮不及也。下拜自稱弟子。退而繹所聞。間有不合。悔曰。吾輕易矣。明日入見。且告之悔。陽明曰。善哉。子之不輕信從也。先生復上坐。辯難久之。始大服。遂爲弟子如初。陽明謂門人曰。

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動矣。陽明歸越。先生從之。來學者多從先生指授。已而歎曰。千載絕學。天啓吾師。可使天下有不及聞者乎。因問陽明以孔子轍環車制。陽明笑而不答。歸家遂自創蒲輪。招搖道路。將至都下。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適至。當是時。陽明之學。謗議蠭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同門之在京者勸之歸。陽明亦移書責之。先生始還會稽。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痛加裁抑。及門三日不得見。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陽明不顧而入。先生隨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爲已甚。陽明方揖之起。陽明卒於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陽明而下。以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惟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謂百姓日用卽道。雖僮僕往來動作處。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聞者爽然。御史吳疏山悌上疏薦舉不報。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卒。年五十八。先生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格知身之爲本

而家國天下之爲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故欲齊治平在於安身。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身未安。本不立也。知身安者則必愛身敬身。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我身安矣。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故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敬我。非特人之不敬。己之不敬可知矣。此所謂淮南格物也。子劉子曰。後儒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爲正。第少一註脚。格知誠意之爲本。而正修治平之爲末。則備矣。然所謂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非區區保此形骸之爲安也。彼居危邦入亂邦見幾不作者。身不安而心固不安也。不得已而殺身以成仁。文王之羑里。夷齊之餓。心安則身亦未嘗不安也。乃先生又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身又不安其心。斯爲下矣。而以緡蠻爲安身之法。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先生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孔子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故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

學我不由。伊傳得君。可謂奇遇。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此終蒲輪轍環意見。陽明之所欲裁抑者。熟處難忘也。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

先生曰。聖人以道濟天下。是至重者道也。人能弘道。是至重者身也。道重則身重。身重則道重。故學也者。所以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以天地萬物依於身。不以身依於天地萬物。舍此皆妾婦之道。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心齋語錄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於己。不以己依於天地萬物。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修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曰、何謂也。曰、伊傅得君。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孔子則不然也。

學者問放心難求。先生呼之卽應。先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乎。學者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有疑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者。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以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本矣。皆非也。皆小成也。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已不仁可知矣。不信人。

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勉仁方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樂學歌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示學者

處士王東厓先生襞

王襞。字順宗。號東厓。心齋仲子也。九歲隨父至會稽。每遇講會。先生以童子歌詩。聲中金石。陽明問之。知爲心齋子。曰。吾固疑其非越中兒也。令其師事龍溪緒山。先後留越中幾二十年。心齋開講淮南。先生又相之。心齋沒。遂繼父講席。往來各郡。主其教事。歸則扁舟於村落之間。歌聲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氣象。萬曆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七。先生之學。以不犯手爲妙。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

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今人纔提學字。便起幾層意思。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機而謂改過。心神震動。血氣靡寧。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但不礙其流行之體。眞樂自見。學者所以全其樂也。不樂則非學矣。此雖本於心齋樂學之歌。而龍溪之授受。亦不可誣也。白沙云。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腳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妄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蓋自夫子川上一嘆。已將天理流行之體。一日迸出。曾點見之而爲暮春。康節見之而爲元會運世。故言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至明而爲白沙之藤蓑。心齋父子之提唱。是皆有味乎其言之。然而此處最難理會。稍差便入狂也蕩一路。所以朱子言曾點不可學。明道說康節豪傑之士。根本不貼貼地。白沙亦有說夢之戒。細詳先生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

附樵夫朱恕　陶匠韓樂吾　田夫夏叟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偃場人。樵薪養母。一日過心齋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心齋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樵聽心齋語。浸浸有味。於是每樵必造堦下聽之。飢則向都養乞漿解裹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門弟子覵其然。轉相驚異。有宗姓者。招而謂之曰。吾以數十金貸汝。別尋活計。庶免作苦。且可日夕與吾輩遊也。樵得金。俯而思。繼而大恚曰。子非愛我。我自憧憧然經營念起。斷送一生矣。遂擲還之。胡廬山爲學使。召之不往。以事役之。短衣徒跣入見。廬山與之成禮而退。

韓貞。字以中。號樂吾。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東崖。粗識文字。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窰中。自咏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紀。未娶。東崖弟子醵金爲之完姻。久之覺有所得。遂以化俗爲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遊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絃

泰州學所以得社會在此然亦流弊無窮其之累也

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

誦之聲。洋洋然也。縣令聞而嘉之。遺米二石金一鋌。樂吾受米返金。令問故。對曰。儂窶人。無能補於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之所以報明府也。耿天臺行部泰州。大會心齋祠。偶及故相。喜怒失常。樂吾搊牀叫曰。安能如儂識此些子意耶。天臺笑曰。窮居而意氣有加。亦損也。東崖曰。韓生識之。大行窮居。一視焉可也。樂吾每遇會講。有談世事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乃作此閒談耶。或尋章摘句。則大恚曰。舍卻當下不理會。攙弄陳言。此豈學究講肆耶。在坐爲之警省。

夏廷美。繁昌田夫也。一日聽張甑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眞耶。乃之楚謁天臺。天臺謂汝鄉焦弱侯可師也。歸從弱侯遊。得自然旨趣。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叟聞而有省。叟故未嘗讀書。弱侯命之讀四書。樂誦久之。喟然曰。吾閱集註不能了了。以本文反身體貼。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

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祇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皆妾婦道也。又曰。天理人欲。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只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李士龍爲講經社。供奉一僧。叟至會拂衣而出。謂士龍子曰。汝父以學術殺人。奈何不諍。又謂人曰。都會講學。乃擁一死和尚講佛經乎。作此勾當。成何世界。會中有言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無聲無臭是也。叟矍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有臭耶。

東崖語錄

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揑。而用智者自多事也。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將議論講說之間。規矩戒嚴之際。工焉而心日勞。勤焉而動日拙。忍欲希名而誇好善。持念藏穢而謂改過。據此爲學。百慮交錮。血氣靡寧。

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今皆以鑠我者自學。固有者爲不足。何其背哉。

天地以大其量。山岳以聳其志。冰霜以嚴其操。春陽以和其氣。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然則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爲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常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可也。旣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有物則否矣。且樂卽道。樂卽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牀上之牀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

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焉。曰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是之膠膠役役然以外物為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得乎學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也。是故君子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為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

布政徐波石先生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部郎。出任臬藩。三十一年。陞雲南左布政使。元江府土舍那鑑弒其知府那憲。攻劫州縣。朝議討之。總兵沐朝弼巡撫石簡會師分五哨進勦。那鑑遣經歷張惟至監軍僉事王養浩所偽降。養浩疑不敢往。先生以督餉至軍。慨然請行。至元江府南門外。鑑不出迎。先生呵問。伏兵起而

害之。姚安土官高鵠力救。亦戰歿。我兵連歲攻之不克。會鑑死。諸酋願納象贖罪。世宗厭兵。遂允之。時人爲之語曰。可憐二品承宣使。只値元江象八條。傷罪人之不得也。先生少與夏相才名相亞。得事陽明。繼而卒業心齋之門。先生操存過苦。常與心齋步月下。刻刻簡默。心齋厲聲曰。天地不交否。又一夕至小渠。心齋躍過。顧謂先生曰。何多擬議也。先生過渠。頓然若失。旣而嘆曰。從前孤負此翁。爲某費卻許多氣力。先生謂六合也者。心之郛廓。四海也者。心之邊際。萬物也者。心之形色。往古來今。惟有此心。浩浩淵淵。不可得而測而窮也。此心自朝至暮。能聞能見。能孝能弟。無間晝夜。不須計度。自然明覺。與天同流。一入聲臭。卽是意念。是己私也。人之日用起居食息。誰非天者。卽此是眞知眞識。又從而知識之。是二知識也。人身之痛癢視聽。無不覺者。此覺之外。更有覺乎。愚不肖者未嘗離此爲體。奚謂不知。不自知其用處是性。故曰蠢動。是以動處是覺。覺處亦昏昧也。此卽現成良知之言。以不犯做手爲妙訣者也。心齋常謂先生曰。何謂至善。曰。卽性善。曰、性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孰尊。身與道

何異。曰、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先生避席請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心齋曰。身與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道。道尊身尊。纔是至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狥身。天下無道。以身狥道。若以道狥人。妾婦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先生拜而謝曰。某甚慚於夫子之教。卽以受降一事論之。先生職主督餉。受降非其分內。冒昧一往。卽不敢以喜功議先生。其於尊身之道則有間矣。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王棟。字隆吉。號一菴。泰州人。從事心齋。嘉靖戊午。由歲貢授南城訓導。轉泰安。陞南豐教諭。所至以講學爲事。先生之學。其大端有二。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言格物乃所以致知。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卽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物求。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便卽是既應時之良知。故致知格物。不可分析。一則不以意爲心之所

發。謂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名之曰意耳。昔者先師蕺山曰。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故以意爲心之所發爲非是。而門下亦且斷斷而不信。於是有答董標心意十問。答史孝復商疑。逮夢奠之後。惲日初爲劉子節要。尙將先師言意所在節去之。眞索解人而不得。豈知一菴先生所論。若合符節。先生曰。不以意爲心之所發。雖自家體驗見得如此。然頗自信心同理同。可以質諸千古而不惑。顧當時亦無不疑之。雖其久於門下者。不能以釋然。下士聞道而笑。豈不然乎。周海門作聖覺宗傳。多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菴。又不必論也。

語錄

陽明先生提掇良知二字。爲學者用功口訣。眞聖學要旨也。今人只以知是知非爲良知。此猶未悟。良知自是人心寂然不動不應而知之靈體。其知是知非。則其生化

陽明明言學者之弊由將致字看得太輕泰州一派竟將致字剷去此流弊所以多也

於感通者耳。

良知無時而昧。不必加知。卽明德無時而昏。不必加明也。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只是要人明識此體。非括去其昏。如後人磨鏡之喻。夫鏡物也。心神也。物滯於有迹。神妙於無方。何可倫比。故學者之於良知。亦只要識認此體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師云。明翁初講致良知。後來只說良知。傳之者自不察耳。

象山謂在人情事變上用功。正孟子必有事焉之意。必有事焉。非謂必以集義爲事。言吾人無一時一處而非事。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心。無一時一處而非心。則亦無一時一處而非學。故凡日用動靜云爲一切人情事變。孰非吾心性中所有之事。孰非職分內當爲之事。故謂之必有事焉。猶言須臾離事不得。件件隨知順應。而不失其宜。是則所謂集義者也。故孟子以後。能切實用功而不涉於虛想虛見虛坐虛談者。無如象山。明翁初講致良知。曰、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其解物格知至。曰物格則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極其至矣。觀此則所謂致良知者。謂

致極吾心之知。俾不欠其本初純粹之體。非於良知上復加致也。後因學者中往往不識致字之義。謂是依著良知。推致於事。誤分良知爲知。致知爲行。而失知行合一之旨。故後只說良知。更不復言致字。今明翁去久。一時親承面命諸大名賢。皆相繼逝。海內論學者。靡所稽憑。故有虛空冒認良知。以爲易簡超脫。直指知覺凡情爲性。混入告子釋氏而不自知。則不言致字誤之也。二者之間。善學者須識取。

先儒發變化氣質之論。於學者極有益。但若直從氣質偏處矯之。則用功無本。終難責效。故只反身格物。以自認良知。尋樂養心而充滿和氣。則自然剛暴者溫。柔懦者立。驕矜者巽。簡傲者謙。鄙吝者寬。惰慢者敬。諸所偏重。咸近於中矣。以是知學必涵養性源爲主本。而以氣質變化爲徵驗。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職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疏。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

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

一友問格物之說。喜曰。看來格物二字。只是箇致知底致字。曰、然。曰、學既明白如此。須作第一事幹。庶不虛負所聞。曰、作第一事。還有第二第三。須是看得事卽學。學卽事。日用間一切動靜云爲。總只是這一個學。方是無間斷無歇手處。友乃躍然。

庸德庸言。是小小尋常言行無甚關係時節。今人之所忽處。正古人之所謹處。故學必於微小去處不少放過。方始入精。

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且喜樂今日覺處。此方是見在眞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尙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則所過者化。而眞體已呈露矣。二者相去。不亦遠乎。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揚之泰州人。家貧。傭王氏爲僮子。王氏見其慧。因使與子共學。

先生亦刻苦自厲。嘉靖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改禮部。又改吏部。久之轉員外郎。請告歸。起補郎中。辛丑卒官。年四十四。先生師心齋而友龍溪。始聞致良知之說。遂欲以躬踐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盍反其本乎。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雖在吏部。不以官避嫌疑。與知學者挾衾被櫛具往宿寺觀中。終夜刺刺不休。荊川曰。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之。由此言之。先生未必爲泰州之入室。蓋亦無泰州之流弊矣。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編修。因上惑方術。疏請數求眞儒。不報。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二十九年。京師戒嚴。嫚書要貢。集百官議闕下。日中莫發一論者。先生出班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華亭問何奇畫。先生曰。爲今之計。皇上出御正殿。下詔引

咨。錄周尙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爲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其他無可爲畫者。上卽陞先生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五萬兩。令其隨宜區處。宣諭將士。方廷議罷。先生盛氣謁相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先生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先生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先生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欲敗其事。故不與督戰事權。亦不與一護卒。先生單騎出城。傚民車致銀總兵仇鸞所。歷諸營傳諭而返。明日復命。上怒、謂功賞未見措置。第爲周尙文沈束懷怨。詔錦衣衛逮杖。謫廣西荔波縣典史。量移徽州通判。稍遷南京文選司主事。進郞中。陞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右通政光祿寺卿戶部右侍郞。皆在南京。四十年始入爲戶部右侍郞。又以忤嵩罷。隆慶改元。起吏部侍郞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上幸學。暫掌祭酒事。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召入兼翰林院學士協管詹事府事。尋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在閣。與高文襄共事。而議多不合。其大者謂御兵分隸五府。數變之後。至

嘉靖庚戌。別立戎政廳。以十餘萬衆統於一人。盡變祖制。夫兵權貴於分。練兵亦貴於分。此古法也。疏下。廷臣議行。而本兵霍冀不悅。及給事中楊鎔論冀。冀遂誣先生主使。上終直先生而罷冀。文襄以徐文貞草世廟遺詔。改政改臣。爲警君。將欲加罪。先生拂衣起曰。若是則先帝大禮大獄諸案。卽宋之奸黨碑也。文襄色變而止。文襄以閣臣兼掌吏部事。使先生兼掌都察院事。文襄欲修怨廷中之異己者。非時考察科道。先生執筆。文襄終不得志。其爭給事中吳時來至於日中。於是文襄使其客韓楫劾先生爲庸橫。先生言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臣兢兢惟拱言是聽。僅以考察一事。與之相左。臣眞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之橫也已。詔馳驛歸。杜門著述。擬作二通以括今古之書。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內篇又分二門。曰史。曰業。史之爲部四。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之爲部四。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外篇亦分二門。曰說。曰宗。說之爲部三。曰經。曰律。曰論。宗之爲部一。曰單傳直指。書雖未成。而其緒可尋也。萬曆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謚文肅。先生之學。李贄

謂其得之徐波石。按先生之論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爲何物。今夫置器於地。平正端審。然後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數。長短適中。然後曰此物無過不及。今舍其器物。未問其作何名狀。而但稱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茫茫虛號。何所指歸。若以爲物物有天然之則。事事有當可之處。夫天然之則。在此物者不能以該於彼物。當可之處。在此事者不能以通於他事。若以爲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動靜云爲之際。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又以中爲學問之效。寧有三聖心傳。不指其體而僅言其效乎。波石之論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爲中。國之中爲中。若中可擬而明也。易不當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先生初不自諱其非禪學。常與徐魯源相遇。魯源言學問當有所取有所舍。先生厲聲曰。吾這裏無取無舍。宛然宗門作用也。其答友人云。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敢欺人哉。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先生謂禪不足以害人者。亦自有說。朱子云。佛學至

禪學大壞。蓋至於今。禪學至棒喝而又大壞。棒喝因付囑源流而又大壞。就禪教中分之爲兩。曰、如來禪。曰祖師禪。如來禪者。先儒所謂語上而遺下。彌近理而大亂眞者是也。祖師禪者。縱橫捭闔。純以機法小慧牢籠出沒其間。不啻遠理而失眞矣。今之爲釋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師禪勿貴。遞相囑付。聚羣不逞之徒。敎之以機械變詐。皇皇求利。其害寧止於洪水猛獸哉。故吾見今之學禪而有得者。求一樸實自好之士而無有。假使達摩復來。必當折棒噤口。塗抹源流。而後佛道可興。先生之所謂不足以害人者。亦從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學之。古來如大年東坡無垢了翁一輩。皆出於此。若其遠理而失眞者。則斷斷無一好人也。先生常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德清蔡子木問道。述七圖示之。其一混元圖◯其二出庚圖◓其三浴魄圖◒其四伊字三黜之圖∴其五卍字輪相之圖卍其六周子太極圖。其七河圖。謂一以攝六。六以顯一。一者眞空也。六者妙有也。世間法與出世法皆備矣。先生蓋見溈仰以圖相創立宗旨。與太極圖相似。故扭合爲一。而不顧其理之然否也。夫太極只一圈耳。

一圈之外。不可更加一圈也。仰山之圖相九十七。一圓分主一事。不得謂之混元矣。是故形同而實異矣。出庚浴魄。魏伯陽以月象附會納甲。趙汝楳朱風林皆常駁之。與太極益不合矣。英雄欺人。徒自欺耳。

雜著

夫至尊者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心久矣。惟其不信自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卽名爲志。此志不失。卽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生。志驟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益深矣。某以爲必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列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蔽。有窺測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卽以標準爲師。而別起意念。常受羈焉。隱微牽絆。未有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妄念。虛恍意見也。亦有醉心陳編。馳騖文事。研究糾賾。

此言眞知發見之機最爲親切無論何人雖極斵喪昏溺然未嘗無此境界但所以涵養此新知者則只可責志耳

增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語之徼。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頗成矣。遂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狥動而神守離軀。或胴管馳求以爲近取。檢點科列以爲自治。惟此枝條。最爲繁多。而終歸於廢學矣。其蔽在不自信其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眞切。託意矜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爲是。日作心勞之僞。而不覺其非。止於補塞脫漏。惟知修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眞見忽開。細思有爲。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求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惕然追悔。皆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目見前。生者無本可據。而掉臂遺失。是以卒歸於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

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廓摧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在具足。浩浩充周矣。雖然。無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者。誰與領此。

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羣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遡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楫使之也。衆言淆亂於名言。而暄聒於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幷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幷舟釋之矣。何有於楫。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幷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

答友云。華翰書旨。皆戒僕之留意禪宗者。夫僕之爲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

宋明諸儒孰非有得於佛學直諱之耳如大洲者方眞是心術光明也

學佛者非必賊世大洲可作證

試觀僕之行事立身。於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僕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評論比也。吾性中有十八陰界。猖亂我靈明。賊伐我元命。僕蓋欲以明智定力。破此一伐性陰賊。雖不能徹底一澄。照睿聖聰明。如古至人。而莊孟以下。欲庶幾也。(中畧)夫公之名僕意甚厚。謂僕之才似可備世任使者。苦向空寂發途。則灰其有爲之志。竊隋散棄。不可鞭策而損於聖教。故可惜也。頃京師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責。僕欲發揮此道。其說甚長。頃刻未易傾倒。今嘗與公約。倘聖王異時任用公以廓清斯世。僕雖老。猶能爲公執殳。隨所用之。功成便當角巾東道。視去榮利若脫屣耳。有一不如茲言。公然後食之階下。亦無懟焉。

乾爲吾健。坤爲吾順。風行水流。日麗澤潤。動處爲雷。止處爲山。無聲無臭。充滿兩間。此名爲心。別名爲仁。無內無外。無損無增。自孝自弟。自聰自明。喜怒哀樂。未有一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情有情。合爲一體。未著軀殼。只有此耳。聖人以此。洗而退藏。惟有圓圈。可以形容。藏中何有。圈中何名。至精至一。爲天地心。原此眞心。不分愚智。

魚躍鳶飛。各職其職。蒙蒙我生。營營自戕。自斲自喪。自迷自狂。自築自牆。自固其防。自放於憂悲愉逸鄙吝貪妬之場。而不悟其非眞常也。嗚呼。此獨何心。往而不復。夜半一聲。天心呈露。夢後周公。廟中西伯。玄酒太羹。汨然無迹。辟彼淵泉。今見涓涓。辟彼大莖。今見萌根。無象之象。無形之形。根滋莖大。水到渠成。一時翕聚。萬古常靈。嗚呼。易悟者心。難淨者習。呼爲習呼。吸爲習吸。習心作主。須臾不離。辟彼室家。見奪於賊。退處奴隸。僕僕受役。反正之苦。禹平水土。涵養之力。稷藝稼穡。於是一念不起。境不觸也。一見不倚。微不忽也。不離繩縛。自解脫也。不絕思慮。自澄澈也。以我視天地萬物。未有我也。以天地萬物視我。未有天地萬物也。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浩乎若巨魚之縱大壑也。然而不能無過也。夫不能無過者習難淨。自能改過者性自定也。然後求其眞求。放而不放。眞悟眞修。前後澈朗。愚非爲下。智非爲上。回也從事。參乎免夫。先立其大。白首著書。太山巖巖。示我廣居。學問無他。了此而已。實際其地。庶爲知恥。銘於東西。敢告同志。（求放心齋銘）

大己小己之義豈得謂佛學者知此言曉己眞是借用頭腦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而吾何以知天地萬物之然哉。天地非仁將恐折。萬物非仁將恐欹。吾心非仁。吾身將恐蹶。吾何以知吾身之然哉。吾視非仁。盲從目生。吾聽非仁。聾從耳騰。吾言非仁。吾過瞢瞢。吾動非仁。身過殷殷。嗚呼。微翳眯睛。則八方易位。一念顚倒。而人己成敵。執迷爲眞。賊以代子。四毅塵投。一妙覺死。樂出於虛。蒸則成菌。旣死之心。不可復振。蝸窟蚓穴。去仁幾何。鳶飛魚躍。於仁何若。古之有道。去彼取此。三才歸根。一日克己。吾何以知有道之然哉。以其無己也。故能成其己。嗚呼。吾有大己。俯萬物而觀天地者也。大己不浹。小己揭揭。小己旣克。大己潑潑。古之善克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動無軌轍。言非逃稱。四用反一。一眞流行。無體無方。禮嘉而亨。少有意必固我作累。妙用齊滯。具爲痿痺。此爲不仁。而株橛小己。是故無己爲克。眞己爲大。至大爲仁。體無對待。不見大小。焉知內外。性此曰聖。復此曰賢。小子至愚。擇焉執焉。昔者吾友。從事於此。敢告非狂。爲仁由己。克己箴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知太湖縣。擢刑部主事。出守寧國府。以講會鄉約爲治。丁憂起復。江陵問山中功課。先生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悉修境內水利。莽人掠迤西。迤西告急。先生下、教六宣慰使滅莽分其地。莽人恐。乞降。轉參政。萬曆五年。進表講學於廣慧寺。朝士多從之者。江陵惡焉。給事中周良寅劾其事畢不行。潛住京師。遂勒令致仕。歸與門下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所至弟子滿座。而未嘗以師席自居。十六年。從姑山崩。大風拔木。刻期以九月朔觀化。諸生請留一日。明日午刻乃卒。年七十四。少時讀薛文清語。謂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決志行之。閉關臨田寺。置水鏡几上。對之默坐。使心與水鏡無二。久之而病心火。偶過僧寺。見有榜急救心火者。以爲名醫。訪之。則聚而講學者也。先生從眾中聽良久。喜曰。此眞能救我心火。問之爲顏山農。山農者。名鈞。吉安人也。得泰州心齋之傳。先生自述其不動心於生死得失之故。山農曰。是制欲。非

體仁也。先生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先生時如大夢得醒。明日五鼓。卽往納拜稱弟子。盡受其學。山農謂先生曰。此後子病當自愈。舉業當自工。科第當自致。不然者。非吾弟子也。已而先生病果愈。其後山農以事繫留京獄。先生盡鬻田產。脫之。侍養於獄六年。不赴廷試。先生歸田後。身已老。山農至。先生不離左右。一茗一果。必親進之。諸孫以爲勞。先生曰。吾師非汝輩所能事也。楚人胡宗正。故先生舉業弟子。已聞其有得于易。反北面之。宗正曰。伏羲平地著此一畫何也。先生累呈註腳。宗正不契。三月而後得其傳。嘗苦格物之論不一。錯綜者久之。一日而釋然。謂大學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則盡大學一書。無非是此物事。盡大學一書物事。無非是此本末始終。盡大學一書之本末終始。無非是古聖六經之嘉言善行。格之爲義。是卽所謂法程。而吾儕學爲大人之妙術也。夜趨其父錦臥榻陳之。父曰。然則經傳不分乎。曰、大學

在禮記中。本是一篇文字。初則概而舉之。繼則詳而實之。總是愼選至善之格言。明定至大之學術耳。父深然之。又嘗過臨清劇病。恍惚見老人語之曰。君自有生以來。觸而氣每不動。勸而目輒不瞑。擾擾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心之痼疾也。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豈病乎。老人曰。人之心體。出自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夙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先生驚起叩首。流汗如雨。從此執念漸消。血脈循軌。先生十有五而定志於張洵水。二十六而正學於山農。三十四而悟易于胡生。四十六而證道於泰山丈人。七十而問心於武夷先生。先生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理生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適。工夫難得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爲心之本體。沉滯胸膈。留戀景光。是爲鬼窟活計。非天明也。論者謂龍溪筆勝舌。近溪舌勝筆。顧盼呿欠。微談劇論。所觸若

春行雷動。雖素不識學之人。俄頃之間。能令其心地開明。道在現前。一洗理學膚淺套括之氣。當下便有受用。顧未有如先生者也。然所謂渾淪順適者。正是佛法一切現成。所謂鬼窟活計者。亦是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之呵。不落義理。不落想像。先生眞得祖師禪之精者。蓋生生之機。洋溢天地間。是其流行之體也。自流行而至畫一。有川流便有敦化。故儒者於流行見其畫一。方謂之知性。若徒見氣機之鼓盪。而玩弄不已。猶在陰陽邊事。先生未免有一間之未達也。夫儒釋之辨。眞在毫釐。今言其偏於內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又言其只自私自利。又言只消在迹上斷。終是判斷不下。以義論之。此流行之體。儒者悟得。釋氏亦悟得。然悟此之後。復大有事。始究竟得流行。今觀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無紀。何以萬殊而一本。主宰歷然。釋氏更不深造。則其流行者亦歸之野馬塵埃之聚散而已。故吾謂釋氏是學焉而未至者也。其所見固未嘗有差。蓋離流行亦無所爲主宰耳。若以先生近禪。并棄其說。則是俗儒之見。去聖亦遠矣。許敬菴言先生大而無統。博而未純。眞深中其病也。王塘南言先生

早歲於釋典玄宗。無不探討。緇流羽客。延納弗拒。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取長棄短。迄有定裁。會語出晚年者。一本諸大學孝弟慈之旨。絕口不及二氏。其孫懷智嘗閱中峰廣錄。先生輒命屏去。曰、禪家之說。最令人躲閃。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轉頭出來。復歸聖學者。百無一二。可謂先生之長矣。楊止菴上士習疏云。羅汝芳師事顏鈞。談理學。師事胡清虛。即宗正談燒煉。採取飛昇。師僧玄覺。談因果。單傳直指。其守寧國。集諸生會文講學。令訟者跏趺公庭。斂目觀心。用庫藏充餽遺。歸者如市。其在東昌雲南。置印公堂。胥吏雜用。歸來請託煩數。取厭有司。每見士大夫。輒言三十三天。憑指箕仙。稱呂純陽自終南寄書。其子從丹師死於廣。乃言日在左右。其誕妄如此。此則賓官雜沓。流傳錯誤。毀譽失眞。不足以掩先生之好學也。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箇宗旨。而先生獨無。自我細細看來。則似無而有。似有而無也。羅子曰。如何似無而有。曰、先生隨言對答。多歸之赤子之心。曰、如何似有而無。曰、纔說

赤子之心。便說不慮不學。卻不是似有而無。茫然莫可措手耶。曰、吾子亦善於形容矣。其實不然。我今問子初生亦是赤子否。曰、然。曰、初生旣是赤子。難說今日此身不是赤子長成。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然。曰、卽此問答用學慮否。曰、不用。曰、如此則宗旨確有矣。曰、若只是我問你答。隨口應聲。箇箇皆然。時時如是。雖至白首。終同凡夫。安望有道可得耶。曰、其端只在能自信從。其機則始於善自覺悟。虞廷言道。原說其心惟微。而所示工夫。卻要惟精惟一。有精妙的工夫。方入得微妙的心體。曰、赤子之心。如何用工。曰、心爲身主。身爲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長是歡笑。蓋其時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少長成。心思雜亂。便愁苦難當。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肯回頭。惟是有根器的人。自然會尋轉路。曉夜皇皇。或聽好人半句言語。或見古先一段訓詞。憬然有個悟處。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渾是赤子。赤子渾解知能。知能本非學慮。至是精神自是體貼。方寸頓覺虛明。天心道脈。信爲潔淨精微也已。曰、此

後卻又如何用工。曰。吾子只患不到此處。莫患此後工夫。請看慈母之字嬰兒。調停斟酌。不知其然而然矣。

問掃浮雲而見天日。與吾儒宗旨同否。曰、後儒亦有錯認以爲治心工夫者。然與孔孟宗旨。則逈然冰炭也。論孟之書具在。如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看他受用。渾是靑天白日。何等簡易方便也。曰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故學者工夫。要如磨鏡。塵垢決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喩。若必欲尋個譬喩。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瀟灑。是心開朗。譬則冰之得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淸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

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

問今時士子。祇徇聞見讀書逐枝葉而忘根本。何道可反玆習。曰、枝葉與根本。豈是兩段。觀之草木。徹頭徹尾。原是一氣貫通。若頭尾分斷。則便是死的。雖云根本。堪作何用。只要看用功志意何如。若是切切要求根本。則凡所見所聞。皆歸之根本。若是尋枝覓葉的肚腸。則雖今日儘有玄談。亦將作舉業套子矣。

問向蒙指示。謂不必汲汲便做聖人。且要詳審去向的確地位。承教之後。翻覺工夫最難湊泊。心胸茫無畔岸。曰、此中有個機括。只怕汝不能自承當耳。曰、何以承當。曰、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膽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難到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哉。

問善念多爲雜念所勝。又見人不如意。暴發不平。事已輒生悔恨。不知何以對治。曰、譬之天下路徑。不免石塊高低。天下河道。不免灘瀨縱橫。善推車者。輪轅迅飛。則塊

磊不能爲礙。善操舟者。篙槳方便。則灘瀨不能爲阻。所云雜念忿怒。皆是說前日後日事也。工夫緊要。只論目前。今且說此時相對中心念頭。果是何如。曰、若論此時。則恭敬安和。只在專志聽敎。一毫雜念也不生。曰、吾子既已見得此時心體有如是好處。卻果信得透徹否。大衆忻然起曰。據此時心體的確可以爲聖爲賢而無難事也。曰、諸君目前各各奮躍。此正是車輪轉處。亦是槳勢快處。更愁有甚麼崎嶇可以阻得你。有甚灘瀨可以滯得你。況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此個輪極是易轉。此個槳極爲易搖。而王道蕩蕩平平。終身由之。絕無崎嶇灘瀨也。故自黃中通理。便到暢四肢發事業。自可欲之善。便到大而化聖而神。今古一路學脈。眞是簡易直截。眞是快活方便。奈何天下推車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嶇崎而迴轍。行舟者日數千百人。未聞以灘瀨而停棹。而吾學聖賢者。則車未嘗推。而預愁嶇崎之阻。舟未嘗發。而先懼灘瀨之橫。此豈路之扼於吾人哉。亦果吾人之自扼也。

問平日在愼獨用功。頗爲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

須先辨別源頭分曉。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爲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又如何爲愼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亂。須詳察而嚴治之。則愼也。曰、卽子之言。則愼雜非愼獨也。蓋獨以自知者。心之體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昭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體在我。至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愼獨也。曰、所謂愼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愼其雜。又安能愼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亂。皆二而非一也。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能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亂亦知亂。定亂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爲這些子費却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愼也。曰、然則雜念詎置之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吏胥自肅。大將登壇。而兵將自嚴。則愼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

憲使主將。而惟隷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浩然嘆曰。聖賢警人每切。而未思耳。卽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提獄刑曹。親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項。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以活動。輒爲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活動。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斂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得以出寧。逮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回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爲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曰、夜氣如何可存。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良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最後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先生之父傳芳。名湛氏之學。故幼而薰染。讀書白門。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談學。霍然有省。因問子之學

豈有所授受乎。允儒曰。吾師近溪羅子也。無何。先生在京。而近溪至。先生大喜。遂稱弟子。時江陵不說學。以爲此陷阱不顧也。近溪旣歸。先生嘆曰。吾師且老。今若不盡其傳。終身之恨也。因訪從姑山房而卒業焉。常謂鄒南臯曰。師未語。予亦未嘗置問。但覺會堂長幼畢集。融融魚魚。不啻如春風中也。先生所至。以學淑人。其大指謂明德本體。人人所同。其氣稟拘他不得。物欲蔽他不得。無工夫可做。只要自識之而已。故與愚夫愚婦同其知能。便是聖人之道。愚夫愚婦之終於愚夫愚婦者。只是不安其知能耳。雖然。以夫婦知能言道。不得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言性。是卽釋氏作用爲性之說也。先生之事近溪。出入必以其像供養。有事必告而後行。顧涇陽曰。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其感應之妙。錙銖不爽如此。

恭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號天臺。楚之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擢監察御史。以大理寺丞謫州判。累遷至太僕寺少卿右僉都御史。丁憂。起巡撫福建。又丁憂。起協理僉都御史。晉

左副都轉刑部侍郎。陞南京右都御史。以戶部尙書總督倉場事。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先生所歷。首輔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而江陵奪情。先生致書。比之伊尹之覺處。以天下自任者。不得不冒天下非議。其諫奪情者。此學不明故耳。雖意在少衰其禍。然亦近於誦六藝以文姦言矣。及掌留院。以御史王藩臣參三中丞不送揭帖爲蔑視堂官。上疏糾之。淸議以爲脅持言官。逢時相之欲。顧涇陽作客問質之。先生無以難也。先生之學。不尙玄遠。謂道之不可與愚夫愚婦知能。不可以對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爲道。故費之卽隱也。常之卽妙也。粗淺之卽精微也。其說未嘗不是。而不見本體。不免打入世情隊中。共行只是人間路。得失誰知天壤分。此古人所以貴刀鋸鼎鑊學問也。是故以中行爲學。稍一不徹骨髓。其下場不及狂狷多矣。先生因李卓吾鼓倡狂禪。學者靡然從之。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卓吾。乃卓吾之所以恨先生者。何心隱之獄。惟先生與江陵厚善。且主殺心隱之李義河。又先生

之講學友也。斯時救之固不難。先生不敢沾手。恐以此犯江陵不說學之忌。先生以不容已爲宗。斯其可已者耶。先生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愼術。愼術者。以良知現現成成。無人不具。但用之於此則此。用之於彼則彼。故用在欲明明德於天下。則不必別爲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夫良知卽未發之中。有善而無惡。如水之必下。鍼之必南。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後謂之良知。無待於用。故凡可以之彼之此者。皆情識之知。不可爲良。先生之認良知尙未清楚。雖然。亦緣傳習後錄記陽明之言者失眞。如云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先生爲其所誤也。

處士耿楚倥先生定理

耿定理。字子庸。號楚倥。天臺之仲弟也。少時讀書不成。父督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問之。則曰。吾奈何不明白。若有眼瞎子。不知其所謂不明白者何也。自是或靜坐一室。終歲不出。或求友訪道。累月忘歸。其始事方湛一。最後於鄧豁渠

得一切平實之旨。能收視返聽。於何心隱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充然自足。有問之者曰。聞子欲作神仙耶。曰吾作天仙。不作地仙。曰、天仙云何。曰、直從太極入。不落陰陽五行。天臺聞而呵之曰。學不向事親從兄實地理會乎。曰、學有原本。堯舜相傳。祗是一中。子思爲之註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今人孰能未發前覷一目哉。曰、中庸亦只言庸言庸行達道九經而已。曰、獨不觀其結語爲無聲無臭耶。先生論學不煩言說。當機指點。使人豁然於罔指之下。卓吾好談說。先生不發一言。臨別謂之曰。如何是自以爲是不可入堯舜之道。卓吾默然。天臺攜之見劉初泉先生云。且勿言我二人是兄弟。時初泉臥病。天臺言吾與一醫者同來先生榻前。數語。初泉驚起。已知爲天臺之弟。謂天臺曰。慧能和尚。乃是舂米漢哉。大開眼人。恐不可以弟畜之。李士龍來訪。先生未與一語及學。士龍恚曰。吾冒險千里。來此踰月。不聞一言見教。何外我甚。先生笑而不答。瀕行送之河滸。問曰。孔子云。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此作何解。士龍舉朱註云云。先生曰。畢竟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士龍因有省。京師大會。舉中

義相質。在會各呈所見。先生默不語。忽從座中崛起拱立曰。請諸君觀中。因嘆曰。舍當下言中。沾沾於書本上覓中。終生罔矣。在會因有省者。先生機鋒迅利如此。

天臺論學語

余惟反之本心不容已者。雖欲堅忍無爲。若有所使而不能。反之本心不自安者。雖欲任放敢爲。若有所制而不敢。是則膚淺之綱領。惟求其不失本心而已矣。(與李卓吾)

昔大洲云。只要眼明。不貴踐履。余則曰。眼孔易開。骨根難換。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

此學只是自己大發願心。眞眞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與周少魯)

反身內觀。一無所有。惟此些子烱然在此。始信人之所爲人者。惟此明哲體耳。此體透澈。此身乃爲我有。不然。身且不得而有。保此軀殼何用。

人而名之曰人。以仁也。人而去仁。則耳目口鼻儼然人也。而實非人矣。惡乎成名。謂

其無以成人名也。

獨夫夜行空谷中。未免惴惴心動。五尺童子隨其後。則帖然。厝一星於寒灰。則滅。羣火在盆中。可以竟夜。觀此則以友輔仁可識矣。

人爲習氣所移。多好放逸。時一自警策。便是禮。人爲情慾所梏。多致抑鬱。時一自舒暢。便是樂。

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志意。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

吾人眞眞切切爲己。雖僕厮隸胥皆有可取處。皆有長益我處。若放下自己。只求別人。賢人君子。皆不免指摘。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南京旗手衛人。萬曆己丑進士第一人。京兆欲爲樹棹楔。謝以賑飢。原籍山東。亦欲表於宅。改置義田。授翰林修撰。癸巳開史局。南充意在先生。先生條四議以進。史事中止。私成獻徵錄百二十卷。甲午簡爲東宮講議官。嘗於講時。

有鳥飛鳴而過。皇太子目之。先生卽輟講。皇太子改容復聽。然後開講。取故事可爲法戒者。繪圖上之。名養正圖解。丁酉。主順天試。先生以陪推點用。素爲新建所不喜。原推者復搆之。給事中項應祥曹大咸糾其所取險怪。先生言分經校閱。其所摘非臣所取。謫福寧州同知。移太僕寺丞。後陞南京司業。而年已七十矣。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畧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泰昌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諭德。崇禎末。補謚文端。先生師事耿天臺羅近溪。而又篤信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故以佛學卽爲聖學。而明道闢佛之語。皆一一紬之。明道闢佛之言。雖有所未盡。大概不出其範圍。如言佛氏直欲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先生曰。如此是二乘斷滅之見。佛之所訶。夫佛氏所云不斷滅者。以天地萬物皆我心之所造。故眞空卽妙有。向若爲天地萬物分疏。便是我心之障。何嘗不欲消煞得盡。卽如定性書情順萬事而無情一語。亦須看得好。孔子之哭顏淵。堯舜之憂。文王之怒。所爲情順萬事也。若是無情。則內

外兩截。此正佛氏之消煞也。明道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佛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先生曰。眞能知性知天。更說甚存養。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夫存心養性。正所以盡心之功。識仁篇所言存久自明是也。若未經存養。其所謂知者。想像焉而已。石火電光而已。終非我有。存養其無翳之本體。無翳乃可謂之存養。安得以存養爲翳乎。明道言傳燈錄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臨死不能尋一尺布帛裹頭。先生謂是異國土風是也。然此千七百人者。生於中國而習異國土風。胡謂乎無乃服桀之服也。先生又謂明道嘆釋氏三代威儀。非不知其美。而故爲分異。夫明道之嘆儒者不能執禮。而釋氏猶存其一二。亦如言夷狄之有不知諸夏之無也。豈以三代之禮樂歸之哉。朱國禎曰。弱侯自是眞人。獨其偏見不可開。耿天臺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問爲誰。曰孫月峰李九我與汝父也。

尙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號雪松。徽之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司理溫州。入爲監察御史。巡視

北城。有二奄闖出宮門調女婦。執之。羣奄奪去。先生移文司禮監。司禮以聞。上怒曰。東廠職何事而發自外廷耶。命杖二奄。一奄死。奄人由是恨之。因火災陳言。共摘疏中語爲歸過賣直。謫廣東照磨。晉南京吏部主事。改尙寶司丞。陞少卿。卒年六十四。先生學於天臺卓吾。初至京師。入講學之會。如外國人驟聽中華語。錯愕不知所謂。得友祝延之世祿時時爲述所聞。隨方開釋。稍覺拘泥。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久之閉塞憒悶日甚。延之曰。經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顧卻無可得說。一日自西長安街馬上。忽省曰。原來只是如是。何須更索。馳質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愼恐懼如何用功。曰、識此渠自會戒愼。自會恐懼。相與撫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墮落。須時時提醒。醞釀日深。庶有進步。出京別天臺。天臺曰。至淮謁王敬所。入安豐訪王東厓。此老頗奇。卽戲語亦須記。過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學之。先生一一如敎。始覺宇宙之無窮。從前眞陷井之鼃也。

闇然堂日錄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記云。學然後知困。今人尙未知困在。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立者。四無倚附。屹然是非毀譽之中。所謂八風吹不動也。非一點靈明自作主張。鮮有不仆者矣。

須是酬酢紛紜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

人身常要豎立得起。少有放鬆。昏怠之氣隨之矣。惟能常常挺然豎立。不令放倒。此凝神馭氣之要訣。

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蹠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負於國家。往往竊嘆之。豈知已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果之耳。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城人也。少而嗜學。長而篤敎。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棄去。從事於講學。見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爲宗。有憂焉。進而證之於古。遡自唐虞及於近世。摘其言之有關於心者。各

拈數語。以見不睹不聞之中。有莫見莫顯者。以爲萬象之主。非空然無一物者也。然先生之言。煞是有病。夫心體本空。而其中有主宰乎是者。乃天之降衷。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也。渣滓盡化。復其空體。其爲主宰者卽此空體也。若以爲虛中有實。歧虛實而二之。豈心體之本然哉。故先生以不學不慮。理所固然。欲亦有之。但當求之於理。不當求之於不學不慮。不知良能良知之不學不慮。此繼善之根也。人欲之卒然而發者。是習熟之心爲之。豈不學不慮乎。先生欲辨無善無惡心之體。而自墮於有善有惡心之體矣。是皆求實於虛之過也。先生受學於張甑山耿楚倥。在泰州一派。別出一機軸矣。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何祥。號克齋。四川內江人。官至正郎。初事南野於太學。大洲謂之曰。如南野。汝當執贄專拜爲師可也。先生如其言。南野笑曰。予官太學卽師也。何更以贄爲。先生謂太學生徒衆矣。非此不足以見親切也。南野乃愛之。凡南野大洲一言一動。先生必籍

記之。以爲學的。京師講會。有拈識仁定性者。先生作爲講義。皆以良知之旨通之。大洲有詩贈之云。君辭佳麗地。來補昔巢居。予亦同方侶。高懸合轍車。已指角里訣。新註紫陽書。灼艾消殘病。紉衣返太初。忘形非避俗。覿體卽眞如。荷葯種已大。杞苗耘正疏。烟波用無盡。棹笠傒有餘。願附玄眞子。扁舟縱所如。先生之學。雖出於大洲。而不失儒者矩矱。耿定力曰。大洲法語危言。砭人沉痼。先生温辭粹論。輔人參苓。其使人反求而自得本心一也。

講義

爲學在求放心。如思慮過去未來事。都是放心。但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善學了。

人只是一個心。心只是一個志。此心推行得去。便是盛德大業。故自古上士。不患不到聖賢。患此心不存。不患做不出功業。患此心不見道耳。

人於良心上用。則聰明日增。於機心上用。則聰明日減。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祝世祿。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由進士萬曆乙未考選爲南科給事中。嘗緒山龍溪講學江右。先生與其羣從祝以直惟敬祝介卿眉壽爲文麓之會。及天臺倡道東南。海內雲附景從。其最知名者。則新安潘去華蕪陰王德孺與先生也。去華初入京師。雖親講會。不知爲學之方。先生隨方開釋。稍覺拘迫。輒少寬之。既覺心懈。輒鞭策之。終不爲之道破。使其自得。先生謂吾人從有生來。習染纏絆。毛髮骨髓。無不受病。縱朋友善攻人過。亦難枚舉。惟是彼此互相虛下。開一條受善之路。此眞洗滌腸胃良劑。故終身不離講席。天臺以不容已爲宗。先生從此得力。身在心中一語。實發先儒所未發。至謂主在道義。卽蹈策士之機權。亦爲妙用。此非儒者氣象。乃釋氏作用見性之說也。古今功業。如天空鳥影。以機權而幹當功業。所謂以道殉人。遍地皆糞土矣。

祝子小言

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凰鳳翔于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

落世情窠臼中。而因人起名。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

學在知所以用力。不見自心。力將何用。試觀不識一字凡夫。臨不測之淵。履欲墮之崖。此時此心。惺惺翼翼。不着纖毫。入聖微機。政復如是。不則逐名義而捉意會。爲力彌勞。去道彌遠。

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

儒者論是非不論利害。此言非也。是非利害自有眞。眞是而眞利應。眞非而眞害應。以此提衡古今。如鼓答桴。未有爽者。

問所存者神。曰、情識不生。如空如水。問所過者化。曰、雁度長空。影落寒水。雁無留迹。水無留影。

人必身與心相得。而後身與世亦相得。不然。身與心爲讎。將舉身與世亦相讎。得則俱得。讎則俱讎。讎、苦之趣也。得、樂之符也。學不二境。乃見學力。肅之乎賓友之見。忽之乎衆庶之臨。得之乎山水之間。失之乎衽席之上。吾所甚恥也。

中庸非有二也。識此理而保在之。爲戒愼恐懼之中庸。識此理而玩弄之。爲無忌憚之中庸。

王新建在事業有佐命之功。在學問有革命之功。蓋支離之說。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開天闢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爲吾道轉此法輪。

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

古人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自家如何道。道得出是名眞信。信者無不信。一信忽斷百疑。道不出方發眞疑。疑者無不疑。百疑當得一信。

尙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周汝登。字繼元。別號海門。嵊縣人。萬曆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兵吏二部郎官。至南京尙寶司卿。先生有從兄周夢秀。聞道於龍溪。先生因之。遂知向學。已見近溪。七日無所啓請。偶問如何是擇善固執。近溪曰。擇了這善而固執之者也。從此便有悟入。近溪嘗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覽一二頁。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故先生供近溪像。節日必祭。事之終身。南都講會。先生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許敬菴言無善無惡不可爲宗。作九諦以難之。先生作九解以伸其說。以爲善且無。惡更從何容。無病不須疑病。惡既無。善不必再立。頭上難以安頭。本體著不得纖毫。有著便凝滯而不化。大旨如是。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善。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亦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且陽明之必爲是言者。因後世格物窮理之學。有先乎善者而立也。乃先生建立宗旨。竟以性爲無

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而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多費分疏。增此轉轍。善一也。有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求直截而反支離矣。先生九解。只解得人爲一邊。善源於性。是有根者也。故雖戕賊之久。而忽然發露。惡生於染。是無根者也。故雖動勝之時。而忽然銷隕。若果無善。是堯不必存。桀亦可亡矣。儒釋之判。端在於此。先生之無善無惡。卽釋氏之所謂空也。後來顧涇陽馮少墟。皆以無善無惡一言。排摘陽明。豈知與陽明絕無干與。故學陽明者與議陽明者。均失陽明立言之旨。可謂之繭絲牛毛乎。先生教人貴於直下承當。嘗忽然謂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則汝是聖人否。塙曰。也是聖人。先生喝之曰。聖人便是聖人。又多一也字。其指點如此甚多。皆宗門作略也。

證學錄

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便疾行。行到必然挽住。此豈待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者乎。故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只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

就是只疾行。哀此煢獨者。就是只一挽。此非不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

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卻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霸功小道。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聖賢。一日自得。便是一日聖賢。常常如是。便是終身聖賢。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也。萬曆己丑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轉太子中允右諭德。兼侍講。妖書之役。四明欲以之陷歸德江夏。先生自南中主試至境。造四明之第。責以大義。聲色俱厲。又謂朱山陰曰。魚肉正人。負萬世惡名。我寧紹將不得比於人數矣。苟委之不救。陶生願棄手板。拜疏與之同死。皆俛首無以應。故沈郭之得免。巽語者李九我唐抑所。法語者則先生也。已告歸。踰年起國子祭酒。以母病不出。未幾卒。謚文簡。先生之學。多得之海門。而泛濫於方外。以爲明道陽明之於佛氏。陽抑而陰扶。蓋得其彌近理者。而不究夫毫釐之辨也。其時湛然澄密雲悟。皆先生引

而進之。張皇其教。遂使宗風盛於東浙。其流之弊。則重富貴而輕名節。未必非先生之過也。然先生於妖書之事。犯手持正。全不似佛氏舉動。可見禪學亦是清談。無關邪正。固視其爲學始基。原從儒術。後來雖談玄說妙。及至行事。仍舊用著本等心思。如蘇子瞻張無垢皆然。其於禪學皆淺也。若是張天覺純以機鋒運用。便無所不至矣。

太學劉冲倩先生塙

劉塙。字靜主。號冲倩。會稽人。賦性任俠。慨然有四方之志。所至尋師問友。以意氣相激發。人爭歸附之。時周海門許敬菴楊復所講學於南都。先生與焉。周楊學術。同出近溪。敬菴則有異同。無善無惡之說。許作九諦。周作九解。先生合兩家而刻之以求歸一。而海門契先生特甚。曰吾得冲倩而不孤矣。受教兩年。未稱弟子。一日指點投機。先生曰。尙覺少此一拜。海門卽起立曰。足下意眞比時輩不同。先生下拜。海門曰。吾期足下者遠。不可答拜。及先生歸。海門授以六字曰。萬金一諾珍重。先生報以詩

曰。一笑相逢日。何言可復論。千金唯一諾。珍重自師門。先生雖瓣香海門。而一時以理學名家者。鄒南皐李儲山曹眞予焦弱侯趙儕鶴孟連洙丁敬與。無不參請。識解亦日進。海門主盟越中。先生助之。接引後進。學海門之學者甚衆。而以入室推先生。然流俗疾之如讎。亦以信心自得。不加防檢。其學有以致之也。先生由諸生入太學。七試場屋。不售而卒。葉水心曰。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不能不致嘆於先生也。

證記

與人露聲色。卽聲色矣。聲色可以化導人乎。臨事動意氣。卽意氣矣。意氣可處分天下事乎。

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平平看來。世間何人處不得。何地去不得。只因我自風波。便惹動世間風波。莫錯埋怨世間。

甘泉學案

王湛兩家。各立宗旨。湛氏門人。雖不及王氏之盛。然當時學於湛者。或卒業於王。學於王者。或卒業於湛。亦猶朱陸之門下遞相出入也。其後源遠流長。王氏之外。名湛氏學者至今不絕。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淵源不可沒也。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主政唐一庵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南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從學于白沙。不赴計偕。後以母命入南雍。祭酒章楓山試睟面盎背論。奇之。登弘治乙丑進士第。初楊文忠張東白在闈中。得先生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也。拆名果然。選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在吏部講學。先生與呂仲木和之。久之使安南册封國王。正德丁亥。奉母喪歸。廬墓三年。卜西樵爲講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興起者甚衆。嘉靖初入朝。陞侍讀。尋陞南京祭酒。禮部侍郎。歷南京禮吏兵三部尚書。致仕。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遊者殆徧天下。年登九十。猶爲南岳之遊。將過江右。鄒東廓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獻老而不乞言。毋有所輕論辯也。庚申四月丁巳卒。年九十五。先生與

陽明分主敎事。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良知之學。各立門戶。其間爲之調人者。謂天理卽良知也。體認卽致也。何異何同。然先生論格物。條陽明之說四不可。陽明亦言隨處體認天理爲求之於外。是終不可強之使合也。先生大意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加學問思辨行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夫陽明之正念頭。致其知也。非學問思辨行。何以爲致。此不足爲陽明格物之說病。先生以爲心體萬物而不遺。陽明但指腔子裏以爲心。故有是內而非外之誚。然天地萬物之理。不外於腔子裏。故見心之廣大。若以天地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求之天地萬物以爲廣大。則先生仍爲舊說所拘也。天理無處而心其處。心無處而寂然未發者其處。寂然不動。感卽在寂之中。則體認者亦唯體認之於寂而已。今日隨處體認。無乃體認於感。其言終覺有病也。

論學書

心存則有主。有主則物不入。不入則血氣矜忿窒礙之病。皆不爲之害矣。大抵至緊

要處。在執事敬一句。若能於此得力。如樹根着土。則風雨雷霆。莫非發生。此心有主。則書冊山水酬應。皆吾致力涵養之地。而血氣矜忿窒礙。久將自消融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兩輪。夫車兩輪同一車也。行則俱行。豈容有二。而謂有二者。非知程學者也。鄙見以爲如人行路。足目一時俱到。涵養進學。豈容有二。自一念之微。以至於事爲講習之際。涵養致知。一時俱到。乃爲善學也。故程子曰。學在知所有養所有。

明道所言存久自明。何待窮索。須知所存者何事。乃有實地。首言識得此意。以誠敬存之。知而存也。又言存久自明。存而知也。知行交進。所知所存。皆是一物。其終又云。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大段要見得這頭腦親切。存之自不費力耳。（答方西樵）

夫學以立志爲先。以知本爲要。不知本而能立志者。未之有也。立志而不知本者有之矣。非眞志也。志立而知本焉。其於聖學。思過半矣。夫學問思辨。所以知本也。知本則志立。志立則心不放。心不放則性可復。性復則分定。分定則於憂怒之來。無所累

於心性。無累斯無事矣。苟無其本。乃憧憧乎放心之求。是放者一心。求之者又一心也。則情熾而益鑿其性。性鑿則憂怒之累無窮矣。（答鄭啓範）

語錄

盤問日用切要工夫。道通曰。先生之教。惟立志、煎銷習心、體認天理、之三言者。最爲切要。然亦只是一事。每令盤體驗而熟察之。久而未得其所以合一之義。敢請明示。先生曰。此只是一事。天理是一大頭腦。千聖千賢。共此頭腦。終日終身。只是此一大事。更無別事。立志者。立乎此而已。體認是工夫。以求得乎此者。煎銷習心。以去其害此者。心只是一個好心。本來天理完完全全。不待外求。顧人立志與否耳。孔子十五志於學。卽志乎此也。此志一立。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直至不踰矩。皆是此志。變化貫通。只是一志。志如草木之根。具生意也。體認天理如培灌此根。煎銷習心。如去草以護此根。貫通只是一事。

衡嘗與仲木伯載言學。因指鷄母爲喩。云鷄母抱卵時。全體精神。都只在這幾卵上。

判得精神用足後。自化出許多雞雛來。吾人於天地間萬事萬化。都只根源此心精神之運用何如耳。呂陸以爲然。一友云。說雞母精神都在卵上。恐猶爲兩事也。此又能輔衡言所不逮者。先生曰。雞卵之譬。一切用功。正要如此接續。許大文王。只是緝熙敬止。雞抱卵少間斷。則這卵便䵢了。然必這卵元有種子方可。若無種的卵。將來抱之雖勤亦䵢了。學者須識種子。方不枉了工夫。何謂種子。卽吾此心中這一點生理。便是靈骨子也。今人動不動只說涵養。若不知此生理。徒涵養個甚物。釋氏爲不識此種子。故以理爲障。要空要滅。又焉得變化。人若不信聖可爲。請看無種子鷄卵。如何抱得成雛子皮毛骨血形體全具出殼來。都是一團仁意。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精神在卵內。不在抱之者。或人之言。亦不可廢也。明道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

太僕呂巾石先生懷

呂懷。字汝德。號巾石。廣信永豐人。嘉靖壬辰進士。自庶吉士出爲給事中。復入春坊。以南京司業掌翰林院事。遷南太僕寺少卿。致仕。先生受學於甘泉。以爲天理良知。

本同宗旨。學者功夫。無有着落。枉自說同說異。就中指點出一通融樞要。只在變化氣質。故作心統圖說。以河圖之理明之。一六同宗。二七同道。三八爲朋。四九爲友。各居一方。五十在中。如輪之有心。屋之有脊。兼統四方。人之心是五十也。陰陽合德。兼統四端。命同人極。至於氣質。由身而有。不能無偏。猶水火木金。各以偏氣相勝。偏氣勝則心不能統之矣。皆因心同形異。是生等差。故學者求端於天。不爲氣質所局矣。先生之論。極爲切實。可以盡橫渠之蘊。然尙有說。夫氣之流行。不能無過不及。故人之所稟。不能無偏。氣質雖偏。而中正者未嘗不在也。猶天之寒暑。雖過不及。而盈虛消息。卒歸於太和。以此證氣質之善。無待於變化。理不能離氣以爲理。心不能離身以爲心。若氣質必待變化。是心亦須變化也。今曰心之本來無病。由身之氣質而病。則身與心判然爲二物矣。孟子言陷溺其心者爲歲。未聞氣質之陷其心也。蓋橫渠之失。渾氣質於性。先生之失。離性於氣質。總由看習不淸楚耳。先生所著有律呂古義曆考廟議諸書。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何遷。字益之。號吉陽。江西德安人。嘉靖辛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官至南刑部侍郎。萬曆甲戌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學於甘泉。京師靈濟之會久虛。先生入。倡同志復之。先生之學。以知止爲要。止者此心感應之幾。其明不假思。而其則不可亂。非止則退藏不密。藏不密則眞幾不生。天則不見。此與江右主靜歸寂之旨。大略相同。湛門多講研幾。而先生以此爲幾。更無走作也。其疏通陽明之學。謂舍言行而別求一心。外功力而專任本體。皆非王門種子。亦中流之一壺也。張鹵疏先生撫江右不滿人望。惜哉。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洪垣。字峻之。號覺山。徽之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轉溫州知府。閒住歸。凡四十六年而後卒。年近九十。先生爲弟子時。族叔熺從學文成。歸而述所得。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其後執贄甘泉。甘泉曰。是可傳吾釣臺風

月者。丁未秋。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甘泉建二妙樓居之。庚申。甘泉約遊武夷。先生至南安。聞甘泉訃。走其家哭之。越兩月而歸。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此卽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以其湛然無物。故謂之無。以其炯然不昧。故謂之有。是以有無合言。不以有無分言也。若自無而至有。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先生調停王湛二家之學。以隨處體認。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未免倚之於顯是矣。以致良知似倚於微知。以知此理以無心之知爲眞知。不原先天。不順帝則。致此空知何用。夫知主無心。所謂不學不慮。天載也。帝則也。以此知爲不足恃。將必求之學慮。失却道心之微。則倚之於顯者。可謂得矣。得無自相矛盾乎。方瓘。字時素。號明谷。初從甘泉於南都。甘泉卽令其爲諸生向導。甘泉北上及歸家皆從之而往。以學爲急。遂不復仕。

理學聞言

戒懼不睹不聞。猛然一爐眞火。自然點雪不容。

禁止矜持。雖非善學。然亦有可用之時。與截瘧相似。一截則元氣自復。

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之直截何如。曰、是當下頓悟之說也。人之生質。各有偏重。如造形之器。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譬之六月之冰。安得一照而遽融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方不踰矩。

東郭嘗云。古人惜陰。一刻千金。一年之間。有許多金子。旣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

學者無天下之志。卽是無爲己之志。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拔動。故謂之惡。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唐樞。字惟中。號一菴。浙之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

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眞心三字爲的。夫曰眞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眞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眞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眞心卽良知也。討卽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者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眞心蔽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先。猶程子之識仁也。陽明常敎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胸中有所藏躲而爲此言以藥之。欲令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眞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

禮玄剩語

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眞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覗記討論。只

培漑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發基。方且是認從學術起家。誤矣。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蔡汝南。字子木。號白石。浙之德淸人。八歲侍父聽講於甘泉座下。輒有解悟。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轉南京刑部員外郎。出守歸德衡州。歷江西參政山東按察使江西布政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召爲戎政兵部侍郎。改南京工部。卒官。先生初汎濫於詞章。所至與朋友登臨唱和爲樂。衡州始與諸生窮經於石鼓書院。趙大洲來遊。又爲之開拓其識見。江西以後。親證之東廓念菴。於是平生所授於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始有着落。蓋先生師則甘泉而友則皆陽明之門下也。

端居寤言

舉天下講理講學。俱不甚謬。聖人並無以異人。只到實體之際。便生出支節。有可講者。即如敬爲聖學之要。內史過亦知敬是德之輿。若道如何是敬。便有細密工夫。一

日之中。是敬不是敬。感應之際。有將迎無將迎。都不知覺。因原只是認得光景。未曾知得眞功。聖賢終身學問。只是知之眞體之密耳。

今人於事變順逆。亦每每委之天命。只是朦朧不明。知不分曉。強將此言。聊自支撐。其中實自搖惑。聖人知命。直是洞徹源頭。賢人却知有義。便於命上自能分曉。都不是影響說命也。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來每嘆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絆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許孚遠。字孟仲。號敬菴。浙之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授南工部主事。轉吏部。尋調北。

大計與冢宰楊襄毅溥不合。移病歸。起考工主事。高文襄不說。出爲廣東僉事。降海盜李茂許俊美。移閩臬考功王篆修怨。復中計典。謫鹽運司判官。萬曆二年。擢南太僕寺丞。遷南文選郎中。請告補車駕郎中。謁江陵問及馬政。先生倉卒置對甚詳明。江陵深契之。欲加大用。而王篆自以爲功。使親己。先生不應。出知建昌府。給事中鄒南皋薦之。遷陝西提學副使。擢應天府丞。以申救李見羅鐫級歸。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入爲右通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日本封貢事起。先生疏言發兵擊之爲上策。禦之爲中策。封貢非策也。其後朝廷卒用其中策。召爲南大理寺卿。晉南兵部右侍郎而罷。三十二年七月卒。贈南工部尚書。先生自少爲諸生時。竊慕古聖賢之爲人。羞與鄉黨之士相爭逐。年二十四。薦於鄉。退而學於唐一菴之門。年二十八。釋褐爲進士。與四方知學者遊。始以反身尋究爲功。居家三載。困窮艱厄。恍惚略有所悟。南粵用兵。操舍身命。畢盡心力。怠惰躁妄之氣。煎銷庶幾。及過蘭溪。徐魯源謂其言動尚有繁處。這裏少凝重。便與道不相應。先生頂門受針。指水自誓。故先生之

學。以克己爲要。其訂正格物。謂人有血氣心知。便有聲色。種種交害。雖未至目前。而病根尙在。是物也。故必常在根上看到方寸地灑灑不挂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此乃格物榜樣。先生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嘗規近溪公爲後生標準。令二三輕浮之徒。恣爲荒唐無忌憚之說。以惑亂人聽聞。使守正好修之士。搖首閉目。拒此學而不知信。可不思其故耶。南都講學。先生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元與聖門不異。故云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此其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則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言。始爲無病。今以心意知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文成之正傳也。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先生與見羅最善。見羅下獄。拯之無所不至。及見羅成閩道上。仍用督撫威儀。先生時爲閩撫。出城逆之。相見勞苦涕泣。已而正色曰。公蒙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

過。而鼓吹喧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艴然曰。迂哉先生顏色愈和。其交友眞至如此。

論學書

中庸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覺照存養而已。但人心道心。元不相離。善與不善。禮與非禮。其間不能以髮。故閑邪一着。乃是聖學喫緊所在。學者苟知得善處親切。方知得不善處分明。譬諸人有至寶於此。愛而藏之。所以防其損害者。是將無所不至。又譬諸種植嘉禾。無所容其助長之力。惟有時加耔耘。不爲莨稗所傷而已。（答孟我疆）

吾儕學問見處。俱不相遠。只是實有諸己爲難。能於日用工夫。更不疎放。一眞一切。實實平平。不容已見盤桓。則此理漸有諸己矣。此學無內外相人已相打得過處。方是德性流行。打不過時。終屬私己。猶爲氣質用事。吾輩進修得失。涵養淺深。亦只驗諸此而已。（與萬思默）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馮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之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疏請朝講。上怒。欲杖之。以長秋節得免。請告歸。尋起原官。又削籍歸。家居講學者十餘年。天啓初。起大理寺少卿。與定熊王之獄。擢副都御史。時掌院爲鄒南皋先生。風期相許。立首善書院於京師。倡明正學。南皋主解悟。先生重工夫。相爲鹽梅可否。而給事朱童蒙郭允厚不說學。上疏論之。先生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之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爲令甲。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也。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皇上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講官亦何以置對乎。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爲此也。遂屢疏乞休。又二年。卽家拜工部尙書。尋遭削奪。逆黨王紹徽修怨於先生。及爲冢宰。使喬應甲撫秦以殺之。先生不勝挫辱而卒。崇正改元。追復原官。謚恭定。先生受學於許敬菴。故其爲學。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而於日用常行。却要字字點檢。以求合其本

體。此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無有二也。其儒佛之辨。以爲佛氏所見之性。在知覺運動之靈明處。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在知覺運動靈明中之恰好處。方是義理之性。其論似是而有病。夫耳目口體。質也。視聽言動。氣也。視聽言動流行而不失其則者。性也。流行而不能無過不及。則氣質之偏也。非但不可言性。幷不可言氣質也。蓋氣質之偏。大略從習來。非氣質之本然矣。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眞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於人爲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蓋氣質卽是情才。孟子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情才之善而見性善。不可言因性善而後情才善也。若氣質不善。便是情才不善。情才不善。則荀子性惡。不可謂非矣。

疑思錄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自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慊意。自慊便是意誠。則便是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愿。無惡於志。纔是個眞君子。

從心所欲。便不踰矩。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

己溺己飢。若過於自任。不知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飢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惻隱之心。

語錄

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是有的。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故令人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念及於此。此心眞是一時放下不得。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徹。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

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檢點。終有不湊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

如此。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檢點也。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唐伯元。字仁卿。號曙臺。廣之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知萬年縣。改泰和。陞南京戶部主事。署郎中事。進石經大學。謂得之安福舉人鄒德溥。陽明從祀孔廟。疏言不宜從祀。六經無心學之說。孔門無心學之敎。凡言心學者。皆後儒之誤。守仁言良知新學。惑世誣民。立於不禪不霸之間。習爲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黨。好爲人師。後人效之。不爲狗成。則從鬼化矣。言官劾其詆毀先儒。降海州判官。移保定推官。歷禮部主事尙寶司丞吏部員外文選郎中。致仕卒。年五十八。先生學於呂巾石。其言性一天也。無不善。心則有善不善。至於身則去禽獸無幾矣。性可順。心不可順。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爲學之要。而其言性之善也。又在不容說之際。至於有生而後。便是才說性之性不能無惡矣。夫不容說之性。語言道斷。思維路絕。何從而知其善也。謂其善者。亦不過稍欲別於荀子耳。孟子之所謂性

善。皆在有生以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何一不可說乎。以可說者謂不能無惡。明己主張夫性惡矣。以性爲惡。無怪乎其惡言心學也。胡廬山作書辯之。耿天臺謂唐君太和治行爲天下第一。卽其發於政。便可信其生於心者矣。又何必欲識其心以出政耶。慈湖之剖扇訟。象山一語而悟本心。然慈湖未悟之前。其剖扇訟故未嘗別用一心也。唐君以篤修爲學。不必強之使悟。孟我疆問於顧涇陽曰。唐仁卿何如人也。曰、君子也。我疆曰。君子而毀陽明乎。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涇陽過先生述之。先生曰。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涇陽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先生曰。善。假令早聞足下之言。向者論從祀一疏。尙合有商量也。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生時。父夢至一夾室。有像設。揖之。像設舉手答曰。當以某月日降於公家。如期而先生生。他日過學宮。見夾室一像。甚類夢中。則易主所遷之故像也。登嘉靖乙丑進士第。歷禮部主事員外。尙寶司丞。南尙寶司卿。應天府丞。右通政。太僕寺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癸卯。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署部事。乙巳大計京朝官。先生清執。不徇時相。給事錢夢臯御史張似渠皆四明注意之私人。察疏上。四明以兩人之故。幷同察者特旨俱留用。且切責部院。先生累疏求去。己酉二月卒官。贈尙書。謚端潔。先生學於呂巾石。其大旨以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是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覺識之知。以貫徹無間於天下公共之物。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窠臼矣。其與羅整菴之言心性無以異也。夫天之生人。除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自然恰好處。便是天理。以其己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之爲二。以待其粘合。

恐終不能粘合也。自其心之主宰則爲理一。大德敦化也。自其主宰流行於事物之間則爲分殊。小德川流也。今以理在天地萬物者謂之理一。將自心之主宰以其不離形氣謂之分殊。無乃反言之乎。佛氏唯視理在天地萬物。故一切置之度外。早知吾心卽理。則自不至爲無星之秤。無界之尺矣。先生欲辨儒釋。而視理與佛氏同。徒以見聞訓詁與之爭勝。豈可得乎。陽明於虛靈知覺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釋界限。而以禪宗歸之。不幾爲佛氏所笑乎。陽明固未嘗不窮理。第其窮在源頭。不向支流摸索耳。至於斂目反觀血氣凝聚。此是先生以意測之。於陽明無與也。

諸儒學案上

諸儒學案者。或無所師承。得之於遺經者。或朋友夾持之力。不令放倒。而又不可系之朋友之下者。或當時有所興起。而後之學者無待者。俱列於此。上卷則國初爲多。宋人規範猶在。中卷則皆驟聞陽明之學而駭之。有此辨難。愈足以發明陽明之學。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下卷多同時之人。半歸忠義。所以證明此學也。否則爲

僞而已。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郞中莊定山先生昶

侍郞張東白先生元禎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自幼精敏絕倫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父友所稱。二十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濂以爲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華。先生復從之。先後凡六歲。盡傳其學。兩應召命。授漢中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獻王甚賢之。名其讀書之堂曰正學。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讀學士。帝有疑問。不時宣召。君臣之間。同於師友。金川失守。先生斬衰。哭不絕聲。文皇召之不至。使其門人廖鏞往。先生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於是繫獄。時當世文章。共推先生

爲第一。故姚廣孝嘗囑文皇曰。孝孺必不降。不可殺之。殺之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旣慚德此舉。欲令先生草詔以塞天下之人心。先生以周公之說窮之。文皇亦降志乞草。先生怒罵不已。磔之聚寶門外。年四十六。坐死者凡八百四十七人。崇禎末。諡文正。先生直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朋友以文辭相問者。必告之以道。謂文不足爲也。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以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靜。主於仁義中正。則未有不靜。非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故聖人未嘗不動。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尚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與紫陽眞相伯仲。固爲有明之學祖也。先生之學。雖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授受原委。寢食爲之幾廢者也。故景濂氏出入於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過於二氏。而釋氏尤甚。不憚放言驅斥。一時僧徒俱恨之。庸人之論先生者有二。以先生得

君而無救於其亡。夫分封太過。七國之反。漢高祖釀之。成祖之天下。高皇帝授之。一成一敗。成祖之智勇十倍吳王濞。此不可以成敗而譽咎王室也。況先生未嘗當國。惠宗徒以經史見契耳。又以先生激烈已甚。致十族之酷。夫成祖天性刻薄。先生爲天下屬望。不得其草。則怨毒倒行。何所不至。不關先生之甚不甚也。不觀先生而外。其受禍如先生者。寧皆已甚之所至乎。此但可委之無妄之運數耳。蔡虛齋曰。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也。乃知先正固自有定論也。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趙謙字撝謙。初名古則。餘姚人也。秦王延美之後。降爲農家。就外傳於崇山寺。達旦忘寐。年十七八。東遊。受業天台鄭四表之門。四表學於張以忠。以忠學於王伯武。伯武胡雲峯之高第弟子也。洪武十二年。徵修正韻。已別用爲中都國子典簿。然以其說授之門人宋燧者。多採入於正韻。在中都又以同官不合而罷。歸築考古臺。讀書

其上謂六經子史歷代闡發有人。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乃著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二十二年。召爲瓊山教諭。瓊海之人。皆知向化。稱爲海南夫子。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卒於廣城。年四十五。先生清苦自立。雖盛暑祁寒。躡蹻走百餘里。往來問學。嘗雪夜與門人柴廣敬劇談。旣乏酒飲。又無火炙。映雪危坐以爲淸供。其著述甚多。而爲學之要。則在造化經綸一圖。謂其門人王仲迪曰。寡欲以養其心。觀止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又讀武王戒書而惕然有感。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後世眇末小子。其敢事事不求之心哉。旣以古篆隨物而書。又銘其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其時方希直氏亦補註戒書。以爲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蓋從來學聖之的。以主敬爲第一義。先生固與希直善。其講之必有素矣。盧陵解縉嘗銘先生之墓。謂其力學主敬。信不誣也。今大紳文集。旣失此文。而先生著述。亦多散逸。萬歷間。焦弱侯所表章者。僅先生字學之書。某幸得此於其後人。故載之於右。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太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先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勸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岳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

者。先生懇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亦由乎人馭之如何耳。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

沉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日光飛鳥之喩。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爾。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

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入不自得。

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眞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吾輩做事。件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之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

已死，豈不大可哀哉，

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況可學聖人耶。

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爲人欲。

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

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眞。

督學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淸。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飲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册。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當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阯道御史。出按湖廣。劾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衞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左遷含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瑄)故操行亦相似。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峯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

注意經學。用易多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輭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綈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皭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昶諫上元煙火杖闕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赴吏部。乞休。冢宰尹旻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木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尙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默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澈。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莊昶。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同官章楓山黃昧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尙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浴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即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峰峭壁

之人。自處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却用得孤峯峭壁着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臺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況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之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意象躍如。加於樂天一等。錢牧齋反謂其多用道語入詩。是不知定山。其自謂知白沙。亦未必也。

侍郞張東白先生元禎

張元禎。字廷祥。別號東白。南昌人。少爲神童。以聞多書。父攜之入閩使縱觀焉。登天順庚辰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故事教習唐詩晉字韓歐文。而先生不好也。日取濂洛關閩之書讀之。授編修、成化初。疏請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

人厚俗。與當國不合。移病歸。家居二十年。益潛心理學。弘治初。召修憲宗實錄。進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陞南京侍講學士。終養。九年召修大明會典。進翰林學士。侍經筵。上注甚。特遷卑座以聽其講。丁憂喪畢。改太常卿。掌詹事府。以爲治化根源。莫切於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敬齋箴。宜將此書進講。上因索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武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未及上而卒。正德元年十二月晦也。先生既得君。嘗以前言往行。非時封進。不知者以爲私言也。孝宗晏駕。爲人指謫。先生亦不辯。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一稟前人成法。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已先發陽明心卽理也之蘊。又言寂必有感而遂通者在。不隨寂而泯。感必有寂然不動者存。不隨感而紛。已先發陽明未發時驚天動地已發時寂天寞地之蘊。則於此時言學心理爲二動靜交致者。別出一頭地矣。

布政陳克菴先生選

陳選。字士賢。臺之臨海人。天順庚辰試禮部。丘文莊得其文曰。古君子也。寘第一。及

相見而貌不揚。文莊曰。吾聞荀卿云。聖賢無相。將無是乎。授監察御史。羅一峯論奪情被謫。先生抗疏直之。出按江西藩臬。以素服入見。先生曰。非也。人臣覲君。服視其品。殺於御史何居。不事風裁。而貪墨望風解綬。已督學南畿。一以德行爲主。試卷列諸生姓名。不爲彌封。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邪。每按部就止學宮。諸生分房誦讀。入夜燈火熒然。先生以兩燭前導。周行學舍。課其勤惰。士風爲之一變。成化初。改中州提學。倖奄汪直巡視郡國。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先生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先生曰。提學。愈怒曰。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宗主斯文。爲士子表率。不可與都御史比。直既懾其氣岸。又諸生集門外。知不可犯。改容謝曰。先生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先生徐步而出。轉按察使。歸奔母喪。喪畢。除廣東布政使。肇慶大水。先生上災傷狀。不待報。輒發粟賑之。市舶奄韋眷橫甚。番禺知縣高瑤發其贓鉅萬。都御史宋旻不敢詰。先生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貿貨詭稱貢使。發其僞。逐之。外使將市狻猊入貢。又上疏止之。皆眷之所不利者也。眷乃誣先生黨比屬官。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共鞫。兩人欲文致之。謂吏張棨者先生所黜。必恨先生。使之爲誣。棨曰。死卽死耳。不敢以私恨陷正人也。爰書入。詔錦衣官逮問。士民數萬人夾舟而哭。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綌。或咎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張棨乃上言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眷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陷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罪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以欺天聽。選剛不受辱。旬日而殂。君門萬里。孰諒其寃。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死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寃。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鎭守。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先生嘗以易教授生徒。晚而居官。論易專主傳義。一無異同。以克己求仁爲進修之要。故自號克菴。讀書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每上疏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而遣。子劉子曰。由張東白之事觀之。非平日安貧守道

之意。徹乎表裏。安能使朋友信之如是。由張婁之事觀之。非在官賞罰黜陟。出乎至公。安能使黜吏化之如是。吾有以見先生存誠之學矣。

布衣陳剩夫先生眞晟

陳眞晟。字剩夫。初字晦夫。其後以布衣自號。福之鎭海衛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學無頭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以朱子所謂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乃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深切。乃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其所謂惡。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

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其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書未上。先生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奉旨禮部看了來說。署部事侍郎鄒幹寢其事。繼而家居。讀提學頒行勅諭敎條。有合於程朱敎法。喜曰。此學校正敎也。然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敎不行也。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以告當路。當路亦不省。凡先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具得五金。兄子從行。謂之曰。死則瘞我於道。題曰閩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南昌。張東白止之宿。扣其所學。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不足多也。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耳。遂還鎭海。先生生於鎭海。遷於龍巖。晚定居於

滰之玉淵。成化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百尺竿頭。豈無進步。奈何東白以得眞一言。遂爲金柅。康齋白沙。終成欠事。然先生之學。於康齋似近。於白沙差遠。而白沙言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子劉子曰。一者誠也。主一敬也。主一卽愼獨之說。誠由敬入也。剩夫恐人不識愼獨義。故以生一二字代之。此老學有本領。故立言諦當如此。是故東白得眞之言。亦定論也。

布政張古城先生吉

張吉。字克修。別號古城。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謫判景東。以詩書變其俗。土官陶氏遣子從學。卽能以禮自處。歷肇慶同知梧州知府。轉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搜賊勦平之。正德初。進正使。轉布政使。歷山東廣西。忤逆瑾。降兩浙鹽運使。瑾誅。更河南廣西參政。至貴州左布政使。以疾歸。十三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謂士當兼治

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當有去取耶，遂屏絕人事。窮諸經。及宋儒之書。久之見其大意。嘆曰。道在是矣。語學者曰。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先生在嶺外訪白沙問學。白沙以詩示之。滄溟幾萬里。山泉未盈尺。到海觀會同。乾坤誰眼碧。先生不契也。終以象山爲禪。作陸學訂疑。蓋居業錄之餘論也。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周瑛。字梁石。別號翠渠。福之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知撫州鎭遠。至四川右布政使。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辯。又以緩葬溺女。著致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爲事也。蚤年即有求道之志。與白沙醫閭爲友。與醫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靑衫。然先生以居敬窮理爲鵠。白沙之學。有所不契。寓書李大厓以辯之。曰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及其至焉耳。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自得之矣。一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嘴距。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意。然而既復本原。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之學。是釋氏之虛空也。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福之晉江人。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總髮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丁酉。鄉書第一。又三年。登進士第。授禮部主事。王端毅爲冢宰。改吏部。丁母憂。服除。還吏部。轉南京文選司郎中。以終養歸。起爲江西提學副使。爲寧庶人所不喜。終不肯輕屈。疏乞致仕。逆瑾亂政。倣蔡京召龜山故

事。起南京祭酒。而先生已卒。正德三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六。先生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蠶絲牛毛。不足喩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禮。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唯念個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裏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觀於此言。知不爲訓詁支離所域矣。其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筮。取卜相筮占決疑爲徵。又辯七占古法。皆佳論也。羅整菴曰。蔡介夫中庸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先生極重白沙。而以新學小生自處。讀其終養疏。謂鈔讀之餘。揭蓬一覘。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其敬信可謂至矣。而論象山則猶謂未免偏安之業。恐亦未能眞知白沙也。傳其學者有同邑陳琛同安林希元。其釋經書。至今人奉之如金科玉律。此猶無與於學問之事者也。

省身法

風光月霽其心胸。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毛麟趾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勸君莫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也。乃爲信於人。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潘府。號南山。浙之上虞人。弘治辛丑進士。累官至提學副使。終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致仕。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先生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故事四品有祭無葬。上以其孝行特給之。子劉子議以先生配享尹和靖。按先生正當文成講學之時。當有往來問難。而今不可考見矣。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羅僑。字惟升。號東川。豫之吉水人。復學於張東白。登弘治已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表白沙言行。令邑人誦法之。陟大理評事。時逆瑾擅政。劉大夏論戍。先生上言非勸大臣之道。免官歸。瑾誅。復官。又以病歸。文成起兵討宸濠。請先生居守吉安。事平。擢知台州府。禮布衣張尺。問民疾苦。治行第一。陞廣東左參政。上疏乞骸骨。嘉靖甲午九月卒。先生所做。亦是靜存動察按板工夫。未必有自得處。但砥礪頗密。不失儒先軌範。在東白之門。可謂克家矣。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文莊位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文定何柏齋先生瑭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嶽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號整菴。吉之泰和人。弘治壬子鄉試第一。明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時章楓山先生爲祭酒。皆正已率物。太學一時之盛。奉親歸家。因疏乞終養。逆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職。由南京太常少卿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尙書。改入禮部。丁父憂。服闋。起原官。未

至。改吏部。具疏固辭。於是得旨致仕。丁未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有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先生家居。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敍揖畢。危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居無臺榭。燕集無聲樂。林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無得致疵。先生自敍爲學云。昔官京師。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佛在庭前柏樹子。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旣而得證道歌讀之。若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蓋先生之論理氣。最爲精確。謂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彝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轇轕而卒不克亂。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斯言也。卽朱子所謂理與氣是二物。理弱氣強諸論。可以不辯而自明矣。第先生之論心性。頗與其論理氣自相矛盾。夫在天爲氣者。在人爲心。在天爲理者。在人爲性。理氣如是。則心性亦如是。決無異同。人受天之氣以生。祇有一心而已。而一動一靜。喜怒哀樂。循環無已。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恭敬處自恭敬。當是非處自是非。千頭萬緒。感應紛紜。歷然不能昧者。是卽所謂性也。初非別有一物立於心之先。附於心之中也。先生以爲天性正於受生之初。明覺發於既生之後。明覺是心而非性。信如斯言。則性體也。心用也。性是人生以上。靜也。心是感物而動。動也。性是天地萬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明明先立一性以爲此心之主。與理能生氣之說無異。於先生理氣之論。無乃大悖乎。豈理氣是理氣。心性是心性。二者分天人。遂不可相通乎。雖然。心性之難明。不自先生始也。夫心祇有動靜而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

之謂也。情貫於動靜。性亦貫於動靜。故喜怒哀樂。不論已發未發。皆情也。其中和則性也。今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爲性。已發之和爲情。勢不得不先性而後心矣。性先心後。不得不有罅隙可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之性。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觀此知李見羅道性編亦一偏之論）凡人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嘑蹴而不屑。此性之見於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朱子雖言心統性情。畢竟以未發屬之性。已發屬之心。卽以言心性者言理氣。故理氣不能合一。先生之言理氣。不同於朱子。而言心性則於朱子同。故不能自一其說耳。先生以釋氏有見於明覺自然。謂之知心。不識所謂天地萬物之理。謂之不知性。羲以爲釋氏親親仁民愛物。無有差等。是無惻隱之心也。取與不辨。而行乞布施。是無羞惡之心也。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是無辭讓之心也。無善無惡。是無是非之心也。其不知性者

由於不知心爾。然則其所知者亦心之光影而非實也。高景逸先生曰。先生於禪學尤極探討。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嗚呼。先生之功偉矣。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汪俊。字升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弘治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尙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亙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

車也。性爲車所載之物也。歧心性而二之。猶之歧理氣而二之也。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旣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玆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閉關。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何說。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名士馬理呂柟寇天敍輩相期許。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改庶吉士。授編修。逆瑾竊政。朝士見者

多屈膝。先生與何瑭長揖而已。瑾怒其輕薄。張綵曰。此人有虛名。未可驟加之罪。終出爲南京稽勳主事。瑾誅。召還翰林。時西涯以文藝籠絡天下。先生以爲非宰相所急。上書規之。侍講經筵。每以親君子遠小人磨切武宗。指錢寧廖鵬而言也。小人皆欲甘心之。晉侍讀。遂告歸。嘉靖改元。起原官。尋擢南京祭酒。大禮議起。上疏勸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上以爲刺己也。勒令致仕。家居十六年。以皇太子立。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轉南禮部右侍郎。入賀聖節。過家。疾作而卒。辛丑歲也。年六十四。贈禮部尙書。謚文敏。先生之學。以程朱爲的。然於程子之言心學者則又删之。以爲涉於高虛。是門人之附會。無乃固歟。至其言理氣無縫合處。先生自有眞得。不隨朱子脚下轉是也。其詆陽明不遺餘力。稱之爲霸儒。孫鍾元曰。文敏譏象山陽明爲禪學爲異說。夫二人者且不必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用。寧藩之事。擴九死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旣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此以其外而言也。先生以知能心之用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說。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此是

以心爲知覺。以性爲理。不可以知覺卽是理之成說。頗與先生氣卽理之論自相反。且先生既言本諸天。故曰良。孟子謂知能爲良。則知能本諸天者。卽是以愛敬之理。決不僅以此知覺本諸天也。陽明單提良知而不及愛敬。其非懸空之知覺明矣。孟子上節知能並舉。下言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能字皆歸併知內。蓋知是性也。能是才也。言性則才自在其中矣。

論學語

覺心之放卽求也。知我之病卽藥也。矜己之是卽非也。妬人之長卽短也。

學者改過。追索其動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文定何柏齋先生

何瑭。字粹夫。號柏齋。懷慶武涉人。生而端重。不事嬉戲。人以爲呆。七歲時。入郡城。見彌勒像。抗言請去之。人皆大駭。及爲諸生。慨然慕許文正薛文清之爲人。索其遺書讀之。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歷編修修撰。逆瑾召諸翰林各贈川扇。翰林入

見而跪。先生獨長揖。瑾怒。扇不及之。翰林謝扇復跪。先生從旁曰。嘻、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先生前對曰。修撰何瑭。知不爲瑾所容。累疏謝病致仕歸。瑾誅。復職。無何。以經筵觸忌諱。謫同知開州。量移同知東昌府。又歸。嘉靖初。起山西提學副使。丁憂。改浙江。進南京太常少卿本寺正卿。歷工戶禮三部侍郎。謝病。陞右都御史。掌留臺。不就。家居十餘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贈禮部尙書。謚文定。先生以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定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至竟其本原爲性命。形於著述爲文章。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先生此論。爲陽明而發也。蓋力主在心爲知覺在物爲理之說。固無足怪。獨是以本原性命非當務之急。若無與乎修齊之事者。則與淸談何異。修齊之事。無乃專靠

言語威儀禮樂刑政與。眞可謂本末倒置矣。先生與王浚川許函谷辨論陰陽數千言。爲浚川所破者不一。其大指之差。在以神爲無。以形爲有。有無豈能相合。則神形已離爲二。神形既二。又豈待人死而後無知哉。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正德戊辰。謫爲州判。稍遷知縣。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鎭守奄人廖鵬虐民。先生繩之以法。鵬大恨。已而視學北畿。有兩奄干請。先生焚其書。兩奄亦恨。未有以發也。鵬因上書搆之。兩奄從中主其奏。逮入詔獄。又謫爲縣丞。稍遷知縣同知。擢四川僉事。山東副使。皆視學政。嘉靖初。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左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入爲兵部左右侍郎。轉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兼掌院事。加太子太保。辛丑罷。又三年而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先生主張橫渠之論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并不信孟子之性善。

則先生仍未知性也。蓋天地之氣。有過有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遂疑天地之氣有不善乎。夫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萬古之中氣自如也。此卽理之不易者。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齊。而滿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人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若執清濁強弱。遂謂性有善有不善。是但見一時之愆陽伏陰。不識萬古常存之中氣也。先生受病之原。在理字不甚分明。但知無氣外之理。以爲氣一則理一。氣萬則理萬。氣聚則理聚。氣散則理散。畢竟視理若一物。與氣相附爲有無。不知天地之間。只有氣。更無理。所謂理者。以氣自有條理。故立此名耳。亦以人之氣本善。故加以性之名耳。如人有惻隱之心。亦只是氣。因其善也而謂之性。人死則其氣散。更何性之可言。然天下之人。各有惻隱。氣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故氣有萬氣。理只一理。以理本無物也。宋儒言理能生氣。亦只誤認理爲一物。先生非之。乃仍蹈其失乎。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黃佐。字才伯。號泰泉。廣之香山人。正德庚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江西提學僉事。棄官歸養。久之起右春坊右諭德。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先生以博約爲宗旨。博學於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約之以禮。歸其根則千枝萬葉受澤而結實者也。博而反約於心。則視聽言動之中禮。喜怒哀樂之中節。尋倫經權之中道。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蓋先生得力於讀書。典禮樂律詞章。無不該通。故卽以此爲敎。是時陽明塞源拔本論。方欲盡洗聞見之陋。歸併源頭一路。宜乎其不能相合也。然陽明亦何嘗敎人不讀書。第先立乎其大。則一切聞見之知。皆德性之知也。先生尙拘牽於舊論耳。某幼時喜博覽。每舉楊用修集。韓孟郁（上桂）謂某曰。吾鄉黃才伯博物君子也。子何不讀其集乎。今爲泰泉學案。念亡友之言。爲之潸然。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號甬川。浙之鄞人也。弘治中舉進士高第。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逆

瑾竊政。先生著張騫乘槎賦。以瑾喻西域。騫喻附瑾者。乞便地以養親。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尋乞致仕。嘉靖初。起提學。歷四川福建。召還爲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丁外艱。終喪。起吏部右侍郎。轉左。時太宰汪鋐與霍兀厓相訐。先生以和衷解之。不得。因不欲居要地。乃徙翰林學士掌院事。又加太子賓客。掌詹事府事。陞禮部尚書。以母老上書乞骸骨。弗允。改南京吏部。以便養。又改南兵部而卒。甲辰歲也。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陽明贈先生序云。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則先生當日固汎濫於詞章之學者也。後來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其受陽明之益多矣。謂載道之文。始於六畫。大備於周程朱子之書。莫非是道之生生而不已也。由博文之學。將遡流而求源。舍周程朱子之書焉適哉。今之爲異論者。直欲糟粕六經。屏程朱諸子之說。置而不用。猶欲其通而窒之竅也。所謂異論者。指陽明而言也。夫窮經者。窮其理也。世人之窮經。守一先生之言。未嘗會通之以理。則所窮者。一先生之言耳。因陽明於一先生之言有所出入。

便謂其糟粕六經。不亦寃乎。此先生爲時論所陷也。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張岳。字維喬。號淨峯。福之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邸寓僧舍。與陳琛林希元閉戶讀書。出則徒步走市中。時稱泉州三狂。武宗寢疾豹房。上書請內閣九卿輪直嘗藥。不報。已諫南巡。罰跪五日。杖闕下。謫官。世宗即位。復行人。歷南武選員外祠祭主客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調江西。尋謫廣東提舉。先生爲郎時。上議禘祭。推求所自出之帝。中允廖道南議禘顓頊。永嘉議禘德祖。貴溪謂德祖在大祫已爲始祖。不宜又爲始祖之所自出。當設虛位南向。而以太祖配享。第未知虛位之書法。宗伯李時以問先生。先生請書皇初祖位。議上而上從之。永嘉因忌而出之外。又坐以選貢非其人。謫之轉守廉州。時方有征交之議。廉相隔一水。先生言其六不可。上遣毛伯温視師。先生以撫處之策語伯温。伯温既用其言。交人莫登庸亦信向先生。事未畢而陞浙江提學副使參政。登庸將降。問廉州太守安在。於是以原官分守欽廉。始

受其降。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轉江西巡撫。以副都御史督撫兩廣。討封川賊平之。加兵部右侍郞。再征柳州。破其巢。又平連山賀縣諸賊。召爲兵部左侍郞。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先生在邊。不通相府一幣。故不爲分宜所喜。湖廣苗亂。初設總督。以先生當之。至則斬捕略盡。宣慰冉玄陰爲苗主。苗平懼誅。乃賕龍許保吳黑苗掠思州。行金嚴世蕃。使罷先生。華亭執不可。止降兵部侍郞。已而生擒龍許保。而黑苗尙匿玄所。先生劾玄。發其通賄事。世蕃益怒。然而無以難也。未幾黑苗就擒。三省底定。先生亦卒。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先生曾謁陽明於紹興。與語多不契。陽明謂公只爲舊說纏繞。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先生終執先入之言。往往攻擊良知。其言學者只是一味篤實向裏用功。此心之外。更無他事。是矣。而又曰。若只守個虛靈之識。而理不明。義不精。必有誤氣質做性人欲做天理矣。不知理義只在虛靈之內。以虛靈爲未足。而別尋理義。分明是義外也。學問思辨行。正是虛靈用處。舍學問思辨行。亦無以爲虛靈矣。

心纔定便覺淸明。須是靜時多。動時少。雖動也而心未嘗不靜焉。方是長進。

黃後峰書室對。誠自不妄語始。學從求放心來。

聖賢千言萬語。無他只敎人求其放心而已。心纔收歛。便覺定靜淸明。然後讀書講明義理。方有頓放處。若此心已先馳騖飛揚。不能自制。而血氣乘之以動。乍盈乍怯乍作乍止。凡百所爲。卒皆無成。其患有不可究言者已。

見處貴透徹。行處貴著實。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徐問。字用中。號養齋。常之武進人。弘治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召爲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調臨江。二州多盜。擒獲略盡。築江堤七十二處。以才略見稱。積官至廣東布政司。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平蒙鉞之亂。召爲兵部侍郞。謝病歸。起南京禮部。進戶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裕。先生爲舊論纏繞。故於存養省察居敬

窮理直內方外知行。無不析之爲二。所謂支離之學。又從而爲之辭者也。其讀書劄記第二冊。單闢陽明。廣中黃才伯促而成之。嗚呼。其何損於陽明哉。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有文在手。墳起如方印。讀書好深湛之思。以理學自負。爲諸生。値鄕舉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匿而不肯出。無寧疏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也。當道得其言而韙之。久之棄舉子業。精心著述。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敎考。以禮有三。曰儀。曰曲。曰官。見諸動止食息日用倫常者謂之曲。行之吉凶軍賓嘉者謂之儀。朝廷之制度謂之官。三體考註。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今爲之分別。作禮經類編。王湛二家之學盛行。先生弗以爲是。作衞道錄。作大學稽中傳。念時無知者。聞羅整菴著困知記。辨心性之異以闢王湛。大喜。上書以質所學。整菴方

自貴重。徵兩家之聚生徒。各立門戶。故少所容接。而先生之辭又過侈。遂沮抑之。先生乃大失望。走南都謁祭酒黃泰泉。泰泉深契之。而與之講樂律。然亦未遑張其學術也。其後東南中倭。天下頗洶洶。先生以爲是司兵者不知兵也。條事務七事。詣撫按藩臬獻之。竟不遇。中喝卒於越。道先生與王湛異者。大旨只在窮理二字。然先生之所謂理者。制度文爲。禮樂刑政。皆是枝葉邊事。而王湛之所謂禮。則是根本。根本不出一心。由一心以措天地萬物。則無所不貫。由天地萬物以補湊此心。乃是眼中之金屑也。先生之誠意。原以意非心之發也。是主宰乎知覺之中者也。頗與子劉子之言意相合。但子劉子之所謂主宰者。知覺中自有主宰。先生謂主宰乎知覺之中者。則又立意以爲之。仍是困知之餘論也。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盧冠巖先生宁思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嶽先生善繼
臺長曹眞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谷平其所居里名也。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上疏諫武宗西僧出入禁內宦官用事。謫通衢驛丞。文成起兵誅濠。使參軍事。擢廣東僉事。轉廣西左參議。尋以副使提督其省學校。丁內艱。再任。陞浙江右參政廣東按察使。內艱起復。轉右布政使。不肯逢迎撫按。降四川右參政。移浙江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先謁闕里。曲阜三氏學生舊無廩。至先生始給之。曰、使東士人知天子敬學。庶其興乎。晉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嘉靖壬寅十一月卒官。年六十五。先生受學於楊玉齋之門。玉齋名珠。其學自傳註以遡濂洛。能躬理道。不苟榮勢。貧老而無

子。橫經授徒。未嘗見戚容。弟子出其門者。以解釋考據爲名家。然自謂所學不在是也。晚得先生與語。喜曰吾學其有傳人乎。吾本之明道。明道其醇者也。而吾未嘗輕語人。驗其資皆不足多也。聖人與人何異。亦爲之而已矣。子勉之。先生資質清苦。入仕十餘年。俸入不足以供朝夕。嘗留門人飯。貸米乏薪。至爨家具。日暮矣。竟不及飯而別。故其所言皆是得力處。以爲學只有存養。省察是存養內一件。儒者之學。理一而分殊。分不患其不殊。所難者理一耳。若非工夫親切。不敢如此道也。夫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言也。蓋延平以救儱侗之失。而先生反之者。欲其事事從源頭而出。以救零星裝合之非。兩家各有攸當。非與先儒爲翻案耳。

谷平日錄

古之學者只是誠實。今之學者只是遷就。

聽言可以觀人。小人當未遇之時。見君子所爲。亦有尊重興起之意。是尙無利祿之深迷。而本心之明。有不可揜者。及稍得利祿之謀。便志得意滿。雖明知君子所爲之

是。恐其不便於已。必作爲一種說話以寓沮抑之意。寧欺己欺人不顧。此之謂失其本心。

人胸中除去一切閑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

學之得與不得亦易見。此心灑然。而勢利出脫。了無所係。此實得也。雖曰講學。而勢利纏繞。瞻前顧後。此無所得。只是說話。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得絲髮爲人之意哉。

惡念易去。妄念難去。人心無一念之妄。純乎道矣。

學者至約工夫。只是常常提醒此心。

聖人用功。與學者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謂聖人不用功者非也。蓋人之心。猶舟之有柁。心一不存。則惡生。柁一不持。則舟覆。聖人卽老於行船者。進退推移自然而柁亦未嘗離也。學者卽學行船者。未免有把持著力之功。非自然而然也。一生熟之異。卽

盡聖人學者用功之說。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便是善端發見處。人人皆有。但有間斷。則若存若亡。不爲己有。學者有此心。須充之到淵深塞實。方是有諸己。譬如栽一小樹。恐牛羊牧之。大風搖之。須從四圍作牆垣以防牛羊。又時培土灌水以備風日。則此樹漸大。根漸深且實。雖無垣牆牛羊風日。且如之何。如人善端發見。欲使之常存。必要去閑邪。邪閑則天理自存。存之之久。便到淵深塞實處。到此地位。則本體已復。實有諸己。彼富貴貧賤生死禍福得喪夷狄患難。若無與於己。豈能有以介吾意乎。學者須如此用力方可。閑邪非如何去閑。只是心正則邪自閑了。邪閑則誠存矣。閑邪存誠。是一件非有二也。右門人王龜年記

佛氏曰定。明道亦曰定。佛氏曰惺惺。上蔡亦曰惺惺。何也。忘己耳。若灼然有以實見得吾心之體有在於此。設以佛氏所嘗語。反規規然而避之。是反涉於較計偏倚之私。而累其廣大光明之量。其於斯道無我無物之體。不無有害。已上答湛甘泉

今之以學自命者。人皆議其行事之謬。謂平日講道學。而行事如此其僞也。愚以爲不然。平日講學。只成一個自私。而自以爲天理。故其行事之謬者。非僞也。學術之差也。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霍韜。字渭先。始號兀厓。後更渭厓。廣之南海人。目有重瞳。始就小學。卽揭居處恭三字於壁。力行之。日誦數千言。一二歲間。諸經皆遍。登正德甲戌進士第。告歸。讀書西樵山中。無仕進意。嘉靖初。起爲兵部職方主事。仍謝病歸山。丙戌。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丁亥。進詹事。戊子。陞禮部右侍郎。禮部尙書。皆辭免。庚寅。丁母憂。服闋。起吏部侍郎。丙申。出爲南京禮部尙書。己亥。改禮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掌詹事府事。庚子十月。卒於位。年五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先生以議大禮。與張桂俱爲上所寵眷。然張桂賦性傾險。旣躐取大位。仇視不同議之人。而先生舉動光明。於不同議之人。如豐熙楊愼徐文華唐樞陸粲。皆極力薦舉。其所論列。動關安危大計。在吏部則銓政

爲之一清。在禮部則南中體統肅然。風俗爲之一變。爲舉主不認門生。居鄉不書治生。直行其道。不顧是非恩怨。魏莊渠曰。兀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非虛語也。今以先生與張桂同類並稱。是先生爲張桂所掩也。獨是與遂菴桂洲相訐。皆以意氣用事。乏中和之義。所謂豪傑而不聖賢者也。先生薦文成。謂臣不如也。而於文成之學不能契。大意以知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聖人之知則可致。下愚之知則無所不至矣。夫文成之所謂良知。卽人人所同賦之性也。性之靈處卽是知。知之不息處卽是性。非因下愚而獨無也。致者致此也。先生之所謂知。乃習染聞見之知也。惡得良。故聖人與下愚相去倍蓰無算。如何致之哉。此眞千里之謬矣。

文敏粹言

初學刻勵工夫。安得便自在快活。亦須勉強持守。習熟自別。

初學勿憂助長。只憂忘了。到有助長之病。又自有藥。

學知爲己眞味。則知接人處事。有一毫不盡其心者。皆切己實病。

世有苟賤無恥之流。多借忍耐之說。以自蒙臭惡。可憐也。乃且曰道學如是。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薛蕙。字君采。號西原。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武廟南巡。抗疏諫。已調吏部。大禮之議起。先生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尋復官。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嘉靖辛丑正月卒。年五十三。先生初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佛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於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以復性爲要。未發之中。卽性善也。情則始有善不善。聖人盡性。則寂多於感。衆人私感不息。幾於無寂。此言似是而非。夫性不可以動靜言。濂溪之主靜。無欲故靜。又曰、一者無欲。其非動靜之靜可知矣。孟子言性。多以情言。蓋舍情無以見性。與諸子專向人生而靜以上說性者不同。若止靠靜中覺性。以爲情發之張本。則一當事變紛紜。此體微薄。便霍然而散矣。一眞一切眞。

無晝夜。無古今。無寂感。方可言性也。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舒芬。字國裳。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孝貞太皇太后崩。上假視山陵之名。將微行宣府。先生上疏。謂諒闇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孝貞主入。先生又言當從午門。不當從長安門。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則孝貞有不得正終之疑矣。己卯。上欲南巡。先生率同院諸公連名入諫。上怒。令跪門五日。杖三十。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嘉靖初。復原官。大禮議起。先生執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三疏爭之不得。乃偕同諫者哭於武廟。上震怒。杖如前。明年。母喪歸。丁亥三月卒。年四十四。萬曆中。贈左諭德。諡文節。先生以濂溪得斯道之正脈。故於太極圖說爲之繹義。然視太極若爲一物。歧陰陽而二之。所以有天之太極人之太極物之太極。蓋不勝其支離矣。於是將夫子之所謂習相遠者。俱誤認作性。以爲韓子三品之論言性庶爲近之。是未窺濂溪之室者也。先生嘗請文成書拱把桐梓

一章。文成書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先生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讀此乎。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塘。梁山人。十歲通舉子業。舉嘉靖壬子鄉試。以終養不上公車。親歿。廬墓六年。遂無宦情。至萬縣山中。潛心三十年。以求易象。著錯綜圖。一左一右曰錯。六爻相反。如乾坤是也。一上一下曰綜。反對如屯蒙是也。以觀陰陽之變化。著黑白圖以驗理欲之消長。萬曆壬寅。司馬王象乾中丞郭子章交薦。除授翰林院待詔。疏辭。令以原銜致仕。年八十卒。先生之學。與程子陽明有異同者二端。謂格物之物。乃物欲之物。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爲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己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紫陽是說前一步工夫。陽明是說後一步工夫。謂明德卽五達道也。自其共由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

也。卽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一部大學。縮結於此二字。不言道而言德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皇以德服人之王道耳。若以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之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哉。愚按以物爲欲。或問中孔周翰已有是說。但孔以爲外物之誘。先生以爲有我之私。雖稍不同。然有我之私。未有不從外誘者也。夫格物爲初下手工夫。學者未識本體。而先事於防欲。猶無主人而逐賊也。克己之主腦在復禮。寡欲之主腦在養心。格物卽識仁也。卽是主腦。不可與克己寡欲相例耳。明德爲虛靈不昧。無一象之可言。而萬象森然。此體不失。而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自無隔閡。故謂之達。故謂五達道在明德中則可。謂明德卽五達道。則體用倒置矣。其論心學晦明天實囿之。若是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未必善矣。嗚呼。人自囿之。而歸咎於天可乎。

盧冠巖先生宁忠

盧宁忠。字獻甫。號冠巖。嶺南人也。曾守東平。不詳其所至官。先生受學於黃泰泉。泰泉議王湛之學。而先生以不得及陽明之門爲憾。於甘泉則書札往來。求致不一也。先生謂天地間有是氣則有是性。性爲氣之官。而綱維乎氣者是矣。然不知此綱維者。卽氣之自爲綱維。因而名之曰性也。若別有一物以爲綱維。則理氣二矣。又以誠意之意。是生理之初萌。純粹至精。卽周子誠神幾之幾也。其視意爲有善有惡者。加功密矣。頗與子劉子之言意同。然子劉子以意蘊於心。知藏於心。意中最初之機。則知善知惡之知。是意爲存主。知爲初萌。先生之所謂意。乃子劉子之所謂知也。雖同在未發之中。而其先後之序。有不容紊亂者。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呂坤。字叔簡。號心吾。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授襄垣知縣。調大同。有人命坐抵。王山陰家屏欲緩其獄。不聽。山陰入爲吏部。語人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者。無如大同令也。特疏薦之。陞吏部主事。轉至郎中。出爲山東參政。歷山西按察使陝西布政

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入協理院事。陞刑院右侍郎。轉左。每遇國家大議。先生持正。不爲首鼠。以是小人不悅。先生嘗爲閨範圖說。行之坊間。神宗頗喜小說院本及出像諸書。內侍陳矩因以閨範進覽。神宗隨賜皇貴妃鄭氏。貴妃侈上之賜。製序重刊。頒之中外。時國本未定。舉朝方集矢於鄭氏。而不悅先生者。謂可藉手中以奇禍。給事中戴士衡劾先生假託閨範說包藏禍心。好事者又爲憂危竑議。言先生以此書私通貴妃。貴妃答以寶鏹五十采幣四端。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戚臣鄭承恩上疏辯寃。戍士衡。先生亦致仕不起。家居四十年。年八十三卒。贈刑部尚書。先生資質魯鈍。少時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卽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擴良心詩。一生孜孜講學。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頭有一分檢點。便有一分得處。蓋從憂患中歷過。故不敢任情如此。

呻吟語

無所爲而爲五字。是聖賢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一二三句。

便落在有所爲上。只爲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

人才不甚相遠。只看好學不好學。用心不用心耳。

以粗疎心看古人親切之語。以煩燥心看古人靜深之語。以浮汎心看古人玄細之語。以淺狹心看古人博洽之語。字意未解。句讀未眞。便加評騭。眞孟浪人也。

一門人向予數四窮問無極太極及理氣同異性命精粗性善是否。予曰。此等語亦能勦先儒之說及一己之謬見以相發明。然非汝今日急務。假若了悟性命。洞達天人。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講學門中多了一宗卷案。後世窮理之人。信彼駁此。服此闢彼。百世後汗牛充棟。都是這椿話說。不知於國家之存亡。萬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見在得濟否。我只有個粗法子。汝只把存心制行處事接物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本小節。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再講這話不遲。

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

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以下涵養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著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麽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

平居時有心訒言。還容易。只是當喜怒愛憎時。發當其可。無一厭人語。才見涵養。

天地萬物之理。皆始於從容而卒於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心要有個著落。不著落到好處。便向不好處。以下存心

一善念發。未說到擴充。且先執持住。此萬善之囮也。若隨來隨去。更不操存。此心如

驛傳然。終身無主人住矣。

只是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只是心不怠忽。便無遺忘。

只一事不留心。便有一事不得其理。一物不留心。便有一物不得其所。

一事不從心中出。便是亂舉動。一刻心不在腔子裏。便是空軀殼。

愼言動於妻子僕隷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以下修身）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爲之。（居敬）

學者萬病。只一個靜字治得。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個事物。纔問他索時。般般足樣樣有。（以下主靜）

千紛百擾中。此心不亂。千撓百逆中。此氣不動。此之謂至靜。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得發而中節。無用此矣。（省察）

聖狂之分。只在苟不苟二字。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部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克治）

世人喜言無好人。此孟浪語也。今且不須擇人。只於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爲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恐我於百人中。未必人人高出之也。而安可忽匹夫匹婦哉。（以下愼言）

清議酷於律令。清議之人。酷於治獄之史。律令所冤。賴清議以明之。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矣。是以君子不輕議人。懼冤之也。故此事得罪於天甚重。

對左右言。四顧無媿色。對朋友言。臨別無戒語。可謂光明矣。胸中何累之有。

天下事最不可先必而預道之。已定矣。臨時還有變更。況未定者乎。故寧有不知之名。無貽失言之悔。

近世料度人意。常向不好邊說去。固是衰世人心。無忠厚之意。然士君子不可不自

責。若是素行孚人。便是別念頭。人亦向好邊料度。何者。所以自立者足信也。已成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

別錄

每日點檢。要見這願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岳。北直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行。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與司農議劄納太倉轉發遼左而後上聞。上怒降級調外任。先生因移疾去。金花銀者。國初以備各邊之緩急。俱解太倉。其後改解內

府。宮中視爲私錢矣。光廟御極。復官。改兵部主事。司馬王象乾行邊。請用廢弁之以贓敗者。耿職方不覆。司馬又請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先生寓書福淨爭之。無以奪也。高陽以閣臣督師。先生轉員外郎中。皆在幕府。高陽解兵柄。先生亦罷歸。家居四年。崇禎初。起爲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復請告。九年七月。先生堅守定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先生讀傳習錄。而覺此心之無隔礙也。故人問其何所授受。曰卽謂得之於陽明可也。先生與孫奇逢爲友。定交楊忠愍祠下。皆慨然有殺身不悔之志。嘗寄周忠介詩云。寰中第一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首善書院之會。元生將入。聞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談職掌。曰離職掌言學。則學爲無用之物。聖賢爲無用之人矣。遂不往。先生之學。頗近東林諸子。一無攙和夾雜。其斯謂之狂狷與。

總憲曹貞予先生于汴

曹于汴。字自梁。號貞予。平陽安邑人。登進士第。授淮安府推官。擢給事中。萬曆辛亥京察。先生以吏科都給事中與太宰孫丕揚主其事。是時崑宣傳四明之衣鉢。收召

黨與。皆以不謹坐罷。其黨金明時秦聚奎起而訐之。先生與太宰皆去。而朝中之朋黨遂興。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屢遷僉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其推少宰也。先生陪馮恭定以上而點用先生。蓋小人知君子難進易退。一顚倒而兩賢俱不安其位矣。崇禎初。召爲左都御史。庚午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七。先生與馮應京爲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請求兵農錢賦邊防水利之要。其耳目大概見之實用編。所言仁體。則是西銘之註疏也。木則不仁。不木則仁。卽上蔡之以覺言仁也。以覺言仁。本是不差。朱子却以爲非。謂知覺不可以求仁。仁然後有知覺。夫知覺猶喜怒哀樂也。人心可指。只是喜怒哀樂。喜怒哀樂之不隨物而遷者。便是仁體。仁是後起之名。如何有仁方有知覺耶。且上蔡之言知覺。覺其天地萬物同體之原理。見得親切。故又以痛痒言之。朱子強坐以血氣之性。血氣之性。則自私自利矣。恐非上蔡之所指也。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兗州推官。入爲吏部主事。光

禎初起尙寶卿。再轉太常卿。庚午。陞南京戶部右侍郞。兼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時邊餉旣借支而納戶逋欠又多。積弊難淸。上特勅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先生悉心籌畫。解支有序。乃曰。昔人有言。人至察則無徒。第思國家多故。君父焦勞。爲臣子者。豈能自已。陞南京兵部尙書。賊犯鳳陵。南京大震。先生尋以臺省拾遺落職爲民。辛巳正月。雒陽陷。先生爲賊所執。道遇福王。昂首謂王曰。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已而賊害王。酌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先生大罵。死之。贈太子少保。謚忠節。逆奄之時。拆天下書院。以學爲諱。先生與張抱初方講於芝泉書院。幾中危禍。在南都立豐芑大社。歸又立伊雒社。修復孟雲浦講會。中州學者多從之。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曾子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於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也。若先生者。其見道未可知。庶幾講學而不僞者歟。

論學書

天下萬世所以常存而不毀者。只爲此道常存。此道之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使人心而死。則天地之毀也久矣。人心不死。而人人未能操存之。便厭厭無生意。所以持世之人。力爲擔任。將一副精神。盡用之於此道。而卑者祇役役於富貴功名。意見蹊徑。其高者又躭入於懸虛以爲道。更有在也。不知此道至平至易。見前卽是。轉疑卽非。卽入世之中。亦自有出世之法。非必盡謝絕人世而後爲學也。世不難於出而難於入。出而不入。出而乃欲入。此幻與僞之爲也。入而能出。此吾儒學問之所以異於二氏也。老兄云。卽今亦自可學。誠哉卽今亦自可學也。弟有聯云。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故曰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自古聖學。何人不由學問涵養。而必曰生知云云。則自棄甚矣。只要認定一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卽吾儕自有聖諦。彼程邵諸先覺。非人也乎哉。彼何以與天地不朽。而我輩空沒沒也。思念及此。有不愧汗浹趾者。豈人哉。然老兄之所以遲疑於其間者。得無謂今天下講學者多僞也。不則謂講學與不講者多分一畛域。

恐吾涉於一邊。噫、豈其然哉。講學之僞誠有之。然眞者必於此出。以其僞而廢眞。何異於因噎廢食。且天下之貪官甚多也。未聞以廢仕進也。至於講學之家。多分畛域。亦自有說。吾只見得吾身。非此無以爲人安身立命。的的在此。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今天下禁講學。而學會日盛。學會雖盛。而眞實在此間做者甚少。弟之修復孟先生會。原自修復。不沾滯世間一塵。近日敝邑及鄰邑遠近之士。覺彬彬興起。今世風之壞也久。而人心日不古矣。以老兄之識力。辨此最易。如有意於此。固無事遲疑。孟子云。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與蘇抑堂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憧擾擾虛度光陰。到雨過庭空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眞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以此思之。學問下手處可味也。而世往往目學問爲僞爲迂。某謂世之學者。豈無僞哉。而眞者固自眞也。以僞爲非。去其僞而可矣。至於學問不足經世。又何學之爲。以此思

之。學力事業。非兩事也。與友人

弟維祜問講學爲人所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爲世俗非笑。是爲鄉愿。講學不到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爲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爲隱怪。講學不大昌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自任。以爲法可傳自勵。是爲半途之廢。答問一則

給事中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戶科。上開礦稅。奄人陳增陷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稅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爲厲矣。而更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臯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謀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己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爲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掛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

儀禮周禮論孟各著爲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爲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爲人。是墨氏兼愛之言。後名實者自爲。是楊氏爲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爲而爲之之爲仁義。佛氏從死生起念。只是一箇自爲。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爲人。憑他說玄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某以爲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揚子雲謂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蘊。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其闢佛氏亦無關

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爲機械變詐者。方今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爲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眞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窮理主靜之學。皆以爲懸空著想。與佛氏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卽先生所言之格物也。則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工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爲。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愼之未萌

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但得閒時。則正襟默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眞宰。但能平心定慮。從容順應。卽此順應者。卽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吳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勳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誨貪崇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西陝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遢茸之輩。勅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士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淸

嚴不阿。欲借試錄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錄箴砭異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臣壁立千仞不遹羣小之所爲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遲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黃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彥芳言正人蠖伏尙多。邪類鴟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彥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異己。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江廬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爲本。而以坤二爻爲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言求己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己閑邪。謂不當作去私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然躬行君子也。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墮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啓壬戌進士第。選庶吉士。散館補編修。卽以終養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冤。詔鐫三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溫體仁。削籍爲民。丙子。起右中允。上言愼喜怒省刑罰。卽如鄭鄤杖母之獄。事屬曖昧。法不宜坐。奉旨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至發選東宮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鄤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颷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須

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勦撫。隨寇團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以供勦寇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己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略知學問。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無所爲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爲廉。未可爲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爲強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敦迫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

寅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為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為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先生又為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枚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枚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宣麻。宣麻不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間。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偽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枚卜。乃駕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旨下。長班絕望。始並

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訟先生。皆廷杖。先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值事者上聞。詞連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爲福黨之說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煙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戍辰州衞。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黃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八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思文入閩。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

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略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獎語。給爲公賞。得之者榮於誥勅。從廣信抵衢州。爲其門人所給。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縶尙膳監。絕粒十四日不死。引磬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辨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說爲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爲性。離氣質亦無所爲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尙須商量也。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同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彝

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撤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專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巡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先生未必前知。然眞識所至。自能冥契後來。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蕺山先師。某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士淸修如先生者。蓋僅見耳。

語錄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

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擾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功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己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爲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謂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爲披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本游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患在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既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二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大師繞出車

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召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國變。南渡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刃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爲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爲。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葱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爲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爲翰林院編修。從亡。司標擬。罷官而卒。先生專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聯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黃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啓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不善。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沒之夫。一入其中。逍遙而便無媿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爲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沒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眞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認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舉鄉書。初尚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

先後爲之頓舍其子弟。與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啓美西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燄。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爲理學。卜居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椅桌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一脈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莊顧端文十一子爲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別爲考以次之。可謂別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羲。勉以蕺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

歲寒集

問做人。曰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恃。不惟宜

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成缺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

念菴云。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愼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爲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祗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

人生在世。逐日擾攘。漫無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別無甚事。

東林學案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旣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卽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寐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

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皋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覲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鬱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咸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爲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却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寡欲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

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爲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爲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脩剛方。爲婁江所忌。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惎之曰。公何不訐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惎。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淸簡考功郞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爲之一淸。政府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勳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

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爲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臺始正統均之體。孫淸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爲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爲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爲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爲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爲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間。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爲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爲不便也。遂削先生籍。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毗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

生涖焉。先生論學。與世爲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聞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爲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爲衆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爲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愊愎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延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爲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臺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僉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

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爲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爲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爲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灑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衞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爲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喧喧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淸亦罷相。德淸用事。臺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爲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爲天下大忌諱矣。天啓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爲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郞。諡曰端文。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于不思不勉。當下卽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于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爲壞天下敎

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爲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于善惡從而分別之爲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卽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爲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爲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爲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爲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旣以無善無惡爲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爲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啓新曰。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爲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爲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爲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

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爲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

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文成以朱子爲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

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爲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爲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人須是一個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眞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

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卽所謂渾然與

我輩今日讀此論觀之學理頗有似此者否

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儱統意思而已。旣於誠敬存之放過。卽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灑意思而已。是幷其半而失之也。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吃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爲世詬也。

羅近溪以顏山農爲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爲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爲聖人。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于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

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脚道中。此討

便宜的學問也。

當下繹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爲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顚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顚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膈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顚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常州之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尋丁嗣父憂。服闋。授行人。時四川僉事張世則上疏。謂程朱之學。不能誠意。壞宋一代之風俗。進所著大學古

本初義。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先生上疏駁之。寢其進書。婁江再入輔政。驅除異已六十餘人。以趙用賢望重。示意鄭材楊應宿。訐其絕婚去之。先生劾錫爵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微。不勝作好作惡之私。謫揭陽添註典史。半載而歸。遂與顧涇陽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每月三日。遠近集者數百人。以爲紀綱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聞而惡之。廟堂之上。行一正事。發一正論。俱目之爲東林黨人。天啓改元。先生在林下已二十八年。起爲光祿寺丞。陞少卿。署寺事。孫宗伯明春秋之義。劾舊輔方從哲。先生會議。持之益力。轉太常大理。晉太僕卿。乞差還里。甲子。卽家起刑部侍郞。逆奄魏忠賢亂政。先生謂同志曰。今日之事。未能用倒倉之法。唯有上下和衷。少殺其毒耳。其論與先忠端公相合。總憲缺。先忠端公上速推憲臣愼簡名賢疏。意在先生也。陞左都御史。糾大貪御史崔呈秀。依律遣戍。亡何。逆奄與魏廣微合謀。借會推晉撫一事。盡空朝署。先生遂歸。明年。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爲民。毀其東林書院。丙寅。又以東林邪黨逮先生及忠端公七人。緹帥

將至。先生夜半書遺疏。自沉止水。三月十七日也。年六十有五。疏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崇禎初。逆奄呈秀伏誅。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蔭子。謚忠憲。其自序爲學之次第云。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沖（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耑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見羅脩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啟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略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

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見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吳子往（名志遠）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眞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酧。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眞負此心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淸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淸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靑山。

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物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斤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高。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

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質。卽有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淸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非勉強學問。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

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于吾人。豈有涯際。勸物致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此先生甲寅以前之功如此。其後涵養愈粹。工夫愈密。到頭學力。自云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子劉子謂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先生之學。一本程朱。故以格物爲要。但程朱之格物。以心主乎一身。理散在萬物。存心窮理。相須並進。先生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頗與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爲相近。是與程朱之旨異矣。先生又曰。人心明卽是天理。窮至無妄處。方是理深。有助乎陽明致良知之說。而謂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夫善豈有形象。亦非有一善從而知之。知之推極處卽至善也。致良知正是止至善。安得謂其相遠。總之致知格物。無先後之可言。格物者申明致之一字。格物卽在致之中。未有能致而不謂之格物者。先生謂有不格物之致知。則其所致者何事。故必以外窮事

物之理爲格物。則可言陽明之致知。不在於格物。若如先生言人心明卽是天理。則陽明之致知卽是格物明矣。先生之格物。本無可議。特欲自別於陽明。反覺多所扞格耳。

語錄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賤役。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知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繫累也。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託。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劄記

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足是悠悠。

天然一念現前。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

說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帖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以下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淸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帖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眞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淸。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出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

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眞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眞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書靜坐說後）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著不得些子汚穢。纔些子汚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示學者）

爲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卽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

以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爲善說）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過不得。（與羅匡湖）

戒懼慎獨。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至於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答耿庭懷）

知危者便是道心。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以下答安節吳）

人生處順境好過。却險。處逆境難過。却穩。世味一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過矣。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所蒙刻刻喚醒。不令放倒。（與吳子徵）

爲己之根未深。怒於毀者必喜於譽。却似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個好。於自己的性分。都無干涉。（答史玉池）

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爲律。身爲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爲未得。故不悟之脩。止是粧飾。不脩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答蕭康侯）

人生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個念頭。即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與丁子行）

學問只要一絲不挂。其體方眞。體旣眞。用自裕。到眞用工夫時。即工夫一切放下。方是工夫。（與周季純）

雜著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而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樂文會語序

凡人而可至於聖人者。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也。是卽知其爲是。非卽知其爲非。非由思而得。非由慮而知。卽此是天。卽此是地。卽此是鬼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個。知得這個可畏。卽便是敬。不欺瞞這個。卽便是誠。一一依這本色。卽便是明。書賜

陸古樵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務要靜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陸粹明號古樵廣東新會人律潮陽蕭自麓學以主靜爲宗 余深喜其言。聞其謂子徵曰。靜後覺眞氣從丹田隱隱而生。予又懼其誤認主靜之旨也。以下三時記

李見羅書云。果明宗。果知本。眞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誠正。總付之無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則身常

脩。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余則以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剖爲己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透頂徹底。窮穴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直截痛快。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夫然後爲善而更無不爲之意拒之於前。不爲惡而更無欲爲之意引之於後。意誠心正身脩。善之所以純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脩。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恐有不能實用其力者矣。且脩身爲本。聖訓昭然千古。誰不知之。只緣知誘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晝必無穿窬之念。夜必無穿窬之夢。知之切至也。故學者辨義利是非之極。必皆如無穿窬之心。斯爲知至。此工夫吃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且條目次第。雖非今日致。明日誠。然著個先後字。亦有意義。不宜如此儱侗。此不過先儒舊說。見羅則自謂孔曾的傳。恐決不入也。

講義

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不踰矩章）

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約樂章）

所謂一。不是只說一個心。是說這個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礦時。只可謂之礦。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貫章）

會語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卽是格物。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桌子。須要四面皆見。不然。

一隅有汙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賊不知也。

問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曰、此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之。

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徹。胡敬齋如何。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明白沙學問如何。曰、不同。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個脈絡。濂溪明道與顏子一脈。陽明象山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敬齋康齋尹和靖與子夏

一脈。又問子貢何如。曰、陽明稍相似。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別號啓新。常州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廬陵知縣。入爲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巡按祝大舟逮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請崇祀羅文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正。已而巡按廣西。皇太子册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爲戲。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屆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搖。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疏留中。踰四月。給事中孟養浩亦以國本爲言。內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爲正鵠。端文謠諑無虛日。而先生不爲弋者所篡。先生之將歿也。豫營窀穸。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衝。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蓋丁巳年

九月月建爲庚戌也。天啟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演九疇。爲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類儒學正脈。名源編。匯編。錄時政。名邸鈔。語錄名黽記。

黽記

聖門敎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卻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卽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

常人耳目汩於睹聞。性體汨於情識。如病瘖漢。只爲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朱以功曰。事事肯放過他人。則德日弘。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爲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

面孔上常要有血。

愚不肖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

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己。提掇得起。又謂由己。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孫愼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爲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爲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捧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

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啓初。召爲禮部尙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爲刑書。梃擊以王侍郞爲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爲首。紅丸則以先生爲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鶴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謚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爲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愼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

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于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還。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惟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眞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麰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然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知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說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爲善也。先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爲人者心。心之爲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

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于氣質者爲形氣之心。以爲心之所具者。些些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已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祇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卽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爲之一開。眞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窣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卽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爲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

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爲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爲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說。不辨而知其非矣。蕺山先師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于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困思抄

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眞獨也。且愼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爲人夾雜。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愼獨的精神。自慊

舉世非之而不顧。擎掌撐脚。獨往來於天地之間。到得夫焉有所倚地位。方是愼獨。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曆癸未。舉

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爲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何語、眞堪鎖榜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爲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陛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削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陛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聖怒可攖。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瞿從先爲李見羅頌冤。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疏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

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爲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義卽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眞元。而遂其同流合汚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尙是硜硜窠臼。性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檢點病痛。只是一個粗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粗是眞色。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

是細狂猾。綠粗入細。細亦眞矣。先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今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尙有說在。性近猾。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眞性情。兩者何有于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于白日之下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適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爲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還轉。別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于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鎭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虛也。

小辨齋劄記

學者須在暗地裏牢守界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

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家多矣。

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弒君弒父。而自爲忒重。實理下弒父弒君種子。

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今不歸罪於小人。而又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于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爲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逄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爲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爲三黨。而戰國遂呑于呂秦。其亦何辭矣。以下論學書

南皐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節義爲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氣卽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禮義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爲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

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眞元。而遂其同流合汚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

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如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昔之爲小人者。口堯舜而身盜跖。今之爲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

名根二字。眞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煞。何處閑得口轉得身也。

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爲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爲中行。而每每隨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

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眞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于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爲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于性。眞索解人而不得矣。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靜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贊。卽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于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曆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

之史册。尙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嘆曰。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爲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爲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爲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強而仕。其志以爲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尙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知千載而下。被靜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靜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槪先生天性過於學問。其疾惡之嚴。眞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緒言

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茍。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徵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爲渾融。以不悖時情爲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爲矣。庸人又豈可爲乎。小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寬貸小人。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情分。故多恕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與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間。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于己而欲時時囑託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于己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托。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

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內。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于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玄臺先生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號玄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也。年十五。爲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曆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巡撫周繼。不白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爲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彈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庶采。憲臣輒爲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黜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鐫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陛

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毋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眞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尙乎眞。眞則可久。學尙乎正。正則可守。眞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眞。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稟受。精神有餘。窮玄極趣。智識寡昧。秉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今生諒否。必眞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愼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餽。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汚。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托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說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

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傖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葉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曆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史禮二部郎。尙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臥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內省不疚。何慮夾攻。鷄肋一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常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恍然有入頭處。又喜爲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蝸頭取象拈。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戶也。云乾坤不毁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

布衣。倜若寒畯。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勳。號靜餘。常州人。萬曆乙酉舉于鄉。放榜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詭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覓。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強之者。輒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鬻婢應之。終不破干謁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爲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夷。勑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橘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

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于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骸。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卽渾淪之條理。大德卽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爲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爲名言。涇陽旣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湊得同。愼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視君蹤。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垂楊。亦一證也。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祿寺少卿。時遼瀋初破。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

生謂國縉爲寧遠義兒。扶同賣國。今又竄處內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啓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所宜者。先生曰。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于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謗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爲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爲決裂名敎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苟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爲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忠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黃諱尊素。字眞長。號白安。越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宣之燄。足以奔走天下。先生未嘗稍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中分爲兩黨。君子小人。遞爲勝負無已時。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相結以制沖主。盡收宮中之權。思得外庭以助已。小人亦欲乘此以

一網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先生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無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鋮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借一去以發難。先生挽大鋮使毋去。大鋮意亦稍轉。而無奈桐城之疎彼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先生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于太宰由先生。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櫆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挺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逆奄主之以興大獄。先生授謀於鎮撫劉僑。獄得解。於是而有楊副院二十四大罪之疏。疏之將上。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也。塞穴薰鼠。固不如墮城變社耳。先生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愎參會矣。疏入。副院旣受詰責。而且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先生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去以少衰其禍。副院以爲然。而遷延不能決也。南樂由逆奄入相。然惟恐人知。使燕趙士大夫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先生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

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銳意欲以擊外魏。與楊副院擊內魏爲對股文字。不深惟先生之言。南樂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遂甲乙其姓名于宦籍之上。甚其宗人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者也。逆奄奉爲聖書。終憲宗之世。其竄殺不出于此。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陳御史果劾嘉善以會推狥其座主。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賢矣。凡先生憂深慮遠。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皆先事之左券也。先生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淸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爲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先生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四輩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蓋汪文言初番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

魏二公。相隨入獄。不意先生能使出之。故于諸君子中。意忌惟先生。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丙寅閏六月朔。賦詩而卒。年四十三。先生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皋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期相許者。則蕺山忠憲。忠節萬里投獄。蕺山慟哭而送之。先生猶以不能濟時爲恨。先生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疎。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一名公指以爲問。先生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先生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類如此。

懷謝軒講義

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吳鍾巒。字巒穉。號霞舟。武進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先生弱冠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

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以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閩人崔璘榷鹺。以屬禮待郡縣。先生不往。降紹興照磨。量移桂林推官。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閩中以原官召之。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先生曰。今口何等時。如某者更說一句不得耶。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會口口浙至中左建國。以一旅奉之。二三人望。皆觀望不出。先生曰。吾等之出。未必有濟。然因吾等之不出而人心解體。何以見魯衛之士。亦惟以死繼之而已。起爲通政使。及返浙海。先生以禮部尚書口口。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爲弟子員。率之見于口口。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先生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後退處補陀。聞滃洲事亟。先生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尚爲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死得明白乾淨。卽一旦疾病死。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哉。復渡海入滃洲。辛卯八月末。于聖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舉火而卒。年七十

五。先生受業於涇陽。而于景逸玄臺季思皆爲深交。所奉以爲守身法者。則淇澳困思抄也。在長與五載。以爲差足自喜者三事。一爲子劉子弔丁長孺至邑。得侍杖履。一爲九日登烏膽山。一爲分房得錢希聲。所謂道德文章山水兼而有之矣。先生嘗選時文名士品。擇一時之有品行者。不滿二十八。而某與焉。其後同處圍城。執手慟哭。某別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復棹三板追送。其語絕痛。薛諧孟傳先生。所謂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嗚呼。先生之知某如此。今抄先生學案。去之三十年。嚴毅之氣。尙浮動目中也。

霞舟隨筆

人只除了利根。便爲聖賢。故喩利喩義。分別君子小人。小人所以喩利。只爲遂耳目口鼻之欲。孟子所以說養其小體爲小人。試想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八字。直將此身立在千仞岡上。下視養口體物交物一班人。渺乎小哉。眞蟣蠓一世矣。

有伊尹之志則可仕。不則貪位慕祿之鄙夫而已矣。不可與事君也。有顏子之樂則

可處。不則飽食閒居之小人而已矣。未足與議道也。

問朝聞道。所聞何道。答只看下句。

見危授命。不要害怕。見利思義。却要害羞。

君子一生汲汲皇皇只這一件事。故曰好學。

郎中華鳳超先生允誠

華允誠。字汝立。別號鳳超。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告歸。崇禎己巳。補任。轉員外郎。調兵部。上疏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同邑朋比。驅除異己。閣臣操吏部之權。吏部阿閣臣之意。庇同鄉則保舉逆案。排正類則逼逐講官。奉旨回話。因極言其罪狀。又言王化貞宜正法。余大成在可矜。上多用其言。體仁洪學雖疏辨。無以難也。尋以終養歸。南渡。起補吏郎。署選司事。隨謝去。在朝不滿一月。改革後。杜門讀易越四年。有告其不薙髮者。執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師事高忠憲。忠憲殉節。示先生以末後語云。心如太虛。本

無生死。故其師弟子之死。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所以云本無生死。若佛氏離義而言無生死。則生也爲罔生。死也爲徒死。縱能坐脫立亡。亦是弄精魂而已。先生居恆。未嘗作詩。蒙難之春。爲二律云。緬思古則企賢豪。海外孤臣嚙雪毛。眼底兵戈方載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默無一事陰逾惜。愁有千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靑史在。自餘誰數卻勞勞。振衣千仞碧雲端。壽殀由來不二看。日月光華宵又旦。春秋遷革歲方寒。每爭毫髮留詩禮。肯逐波流倒履冠。應盡只今祈便盡。不堪回首問長安。是亦知死之一證也。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陳龍正。字惕龍。號幾亭。浙之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戊寅。熒惑守心。先生一言民間死罪。細求疑情。一言輔臣不專票擬。居恆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己卯。十月。彗星見。先生進言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更進之曰。事天以恆不以暫。何爲實。今日求言恤刑之實是也。何言恆。自今以後。弗忘此求言恤刑之心也。壬午。

上言勦寇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恃勇。藉于善謀。所云招撫之道。則更有說。曰解散。曰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安插之法。專委有司。賊初滛殺。小民苦賊而望兵。兵既無律。民反畏兵而從賊。至於民之望賊。而中原不可收拾矣。及墾荒之議起。先生曰。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上以先生疏付金之俊議之。甲申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國變後。杜門著書。未幾卒。先生師事吳子往（志遠）高忠憲。留心當世之務。故以萬物一體爲宗。其後始湛心于性命。然師門之旨。又一轉矣。

蕺山學案

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並稱爲大儒。可以無疑矣。然當高子遺書初出之時。羲侍先師於舟中。自禾水至省下。盡日翻閱。先師時摘其闌入釋氏者以示羲。後讀先師論學書。有答韓位云。古之有朱子。今之有忠憲先生。皆半雜禪門。又讀忠憲

三時記。謂釋典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其意似主於無。此釋氏之所以爲釋氏也。即如忠憲正命之語。本無生死。亦是佛語。故先師救正之曰。先生心與道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死。非佛氏所謂無生死也。忠憲固非佛學。然不能不出入其間。所謂大醇而小疵者。若吾先師則醇乎其醇矣。後世必有能辯之者。戊申歲。羲與惲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師高第弟子。其時爲劉子節要。臨別拜於河濟。日初執手謂羲曰。知先師之學者。今無人矣。吾二人宗旨不可不同。但於先師言意所在。當稍渾融耳。羲蓋未之答也。及節要刻成。緘書寄羲曰。子知先師之學者。不可不序。嗟乎。羲豈能知先師之學者。然觀日初高劉兩先生正學說云。忠憲得之悟。其畢生黽勉。祇重修持。是以乾知統攝坤能。先師得之修。其末後歸趣。亟稱解悟。是以坤能證入乾知。夫天氣之謂乾。地質之謂坤。氣不得不凝爲質。質不得不散爲氣。兩者同一物也。乾知而無坤能。則爲狂慧。坤能而無乾知。則爲盲修。豈有先後。彼徒見忠憲旅店之

悟。以爲得之悟。此是禪門路徑。與聖學無當也。先師之愼獨。非性體分明。愼是愼個何物。以此觀之。日初亦便未知先師之學也。使其知之。則於先師言意所在。迎刃而解矣。此義不序節要之意也。惜當時不及細論。負此良友。今所錄一一依原書次第。先師著述雖多。其大概具是。學者可以無未見之恨矣。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劉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越之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授行人。上疏言國本。言東林多君子。不宜彈射。請告歸。起禮部主事。劾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轉光祿寺丞。尋陞尙寶少卿太僕少卿。疏辭不允。告病回籍。起右通政。又固辭。內批爲矯情厭世。革職爲民。崇禎己巳。起順天府尹。上方綜核名實。羣臣救過不遑。先生以爲此刑名之術也。不可以治天下。而以仁義之說進。上迂闊之。京師戒嚴。上疑廷臣謀國不忠。稍稍親向奄人。先生謂今日第一宜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皇上以親內臣之心親外臣。

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一舉而定也。當是時。小人乘時。欲翻逆案。遂以失事者牽連入之東林。先生曰。自東林之以忠義著。是非定矣。奈何復起波瀾。用賢之路。從此而窮。解嚴後。上祈天永命疏。上天重民命則刑罰宜省。請除詔獄。上天厚民生。則賦歛宜緩。請除新餉。相臣勿興大獄。勿贊富強。與有祈天永命之責焉。上詰以軍需所出。先生對曰。有原設之兵原設之餉在。上終以爲迂闊也。請告歸。上復思之。因推閣員。降詔召先生入對文華殿。上問人才糧餉流寇三事。對曰。天下原未嘗乏才。止因皇上求治太急。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而無人之用。加派重而參罰嚴。吏治日壞。民生不得其所。胥化爲盜賊。餉無從出矣。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寇還爲吾民也。上又問兵事。對曰。臣聞禦外亦以治內爲本。此干羽所以格有苗也。皇上亦法堯舜而已矣。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某之言也。用爲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謂皇上但下一尺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

聽其窮而自解歸來。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也。上見之。大怒。久之而意解。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耳。先生復言皇上已具堯舜之心。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出於人心而有過不及者。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害治者有之。惟皇上深致意焉。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曰。今日之禍。己巳以來釀成之也。後日之禍。今日又釀之矣。己巳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異己。不難爲法受惡。概寘之重典。丙子之變。受事者爲執政之私人。不難上下蒙蔽。使處分之頓異。自古小人與中官氣誼一類。故天下有比中官之小人。必無合於君子之小人。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有旨革職爲民。然上終不忘先生。臨朝而嘆。謂大臣如劉某清執敢言。廷臣莫及也。壬午。起吏部左侍郎。先生以爲天下治亂。決不能舍道而別有手援之法。一涉功利。皆爲苟且。途中上書以明聖學。未至。陞左都御史。召對。上問職掌安在。對曰。都察院之職。在于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象之。至於責成巡方。其守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已又戒嚴。先生言皇上以一心爲天地神人之主。鎭靜以立本。安詳以應變。此第一義也。其施行次第。旌盧象昇。戮楊嗣昌。上曰。責重朕心是也。請卹追戮。何與兵機事。召對中左門。御史楊若僑言火器。先生劾之曰。御史之言非也。邇來邊臣於安攘禦侮之策。戰守屯戍之法。概置不講。以火器爲司命。不恃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上議督撫去留。先生對請自督師范志完始。志完身任三協。平時無備。任其出入。今又借援南下。爲脫卸計。從此關門無阻。決裂至此。上曰入援。乃奉旨而行。何云脫卸。先生對十五年來皇上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乃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牽補罅漏。非長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從前已不可追。今日事後之圖安在。先生對今日第一義。在皇上開誠布公。先豁疑關。公天下以爲好惡。則思過半矣。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眞才望。出於天下眞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

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
濟變言。愈宜先守。卽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
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爲主乎。上始色解。先生更端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
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某累多狂妄。幸寬斧
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
守。豈二臣可比。先生對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
當勅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
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先生對。卽皇上欲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
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旨處分。先生謝罪。文武班
行各申救。遂革職歸。南渡起原官。先生上言。今日宗社大計。舍討賊復讎。無以表陛
下渡江之心。非陛下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江左非偏安之業。請
進圖江北。鳳陽號稱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親征之

師。駐蹕於此。規模先立。而後可言政事。一時亂政。先生無不危言。閣臣則劾馬士英。勳臣則劾劉孔昭。四鎮則劾劉澤清高傑。先生本無意於出。謂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洛之賊。立國之本計已疏。何以言匡扶之略。當是時。奸人雖不利先生。然恥不能致先生。反急先生之一出。馬士英言先生負海內重名。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以不臣也。朱統鍡言先生請移蹕鳳陽。鳳陽高墻之所。蓋欲以罪宗處皇上。四鎮皆言先生欲行定策之誅。意在廢立。先生在丹陽僧舍。高傑劉澤清遣刺客數輩迹之。先生危坐終日無憚容。客亦心折而去。詔書敦迫再三。先生始受命。尋以阮大鋮爲兵部侍郎。先生曰。大鋮之進退。江左之興衰繫焉。內批是否確論。先生再疏請告。予馳驛歸。先生出國門。黃童白叟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能久立也。浙省降。先生慟哭曰。此余正命之時也。門人以文山疊山袁閬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吾越又降。區區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

與士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于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絕食二十日而卒。閏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魏忠節先忠端公高忠憲。始雖與陶石梁同講席。爲證人之會。而學不同。石梁之門人皆學佛。後且流於因果。分會于白馬山。羲嘗聽講。石梁言一名臣轉身爲馬。引其族姑證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與王業洵王毓蓍推擇一輩時名之士四十餘人。執贄先生門下。此四十餘人者。皆喜闢佛。然而無有根柢。於學問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資學佛者之口實。先生有憂之。兩者交譏。故傳先生之學者。未易一二也。先生之學。以愼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愼獨。唯先生始得其眞。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

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愼矣。愼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蓋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其眞贓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大指如是。此指出眞是南轅北轍。界限淸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識者謂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語錄

湛然寂靜中。當見諸緣就攝。諸事就理。雖簿書鞅掌。金革倥偬。一齊俱了。此靜中眞

此語最會得出學道之用處

一針見血道破人情豈止終日有一言一行之過而不自知之者實非[illegible]擇之[illegible]可不[illegible]

[illegible]

消息。若一事不理。可知一心忙亂在用一心。錯一心。理一事。壞一事。卽豎得許多功能。亦是沙水不成團。如喫飯穿衣。有甚奇事。纔忙亂已從脊梁過。學無本領。漫言主靜。總無益也。庚申前錄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以下癸亥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閨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他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

此心放逸已久。纔向內則苦而不甘。忽復去之。總之未得天理之所安耳。心無內外。其渾然不見內外處。卽天理也。先正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向內向外皆欲也。以下乙丑丙寅

工夫正相印證

此心絕無湊泊處。從前是過去。向後是未來。逐外是人分。搜裏是鬼窟。四路把絕。就其中間不容髮處。恰是此心眞湊泊處。此處理會得分明。則大本達道。皆從此出。

此講已發未發方是鞭辟近裏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以下戊辰）

不二法門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忘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甲戌）

提醒

無事時得一偸字。有事時得一亂字。（以下丙子京邸）

纔認己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己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

體認親切法。

純是明道識仁橫渠西銘的理想

懶散精神暮氣也暮氣者鬼氣也日三復此語精神不期抖擻而自抖擻

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爲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爲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至大學止言閒居爲不善耳。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處。便是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以下丙子

獨證編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

主靜之說。大要主於循理。然昔賢云。道德言動。皆翕聚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天地萬物皆然。則亦意有專屬。正黃蘗止兒啼。是方便法也。

古人恐懼二字。嘗用在平康無事時。及至利害當前。無可迴避。只得赤體承當。世人只是倒做了。

省察者消極的工夫也

心之官則思。一息不思。則官失其職。故人心無思而無乎不思。絕無所謂思慮未起之時。惟物感相乘。而心爲之動。則思爲物化。一點精明之氣。不能自主。遂爲憧憧往來之思矣。又如官犯贓。乃溺職也。（以下丁丑）

知無不良。只是獨知一點。

心無存亡。但離獨位便是亡。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覿矣。是爲喪心之人。君子惓惓于謹獨以此。（以下庚辰）

省察二字。正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著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

此之謂眞不自由此之謂眞奴隸

佛家言日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鉢托效貧兒蓋謂此也

仍是井井。却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以下壬午淮上

語次多詭隨。亦見主心之不一。

本心湛然。無思無爲。爲天下主。過此一步。便爲安排。心有安排。因以有倚著。有倚著因以有方所。有方所因以有去住。有去住因以有轉挽。則機械變詐。無所不至矣。

心放自多言始。多言自言人短長始。以下壬午京邸

後之學者。每於道理三分之。推一分於在天。以爲天命之性。推一分於萬物。以爲在物之理。又推一分於古今典籍。以爲耳目之用神。反而求之吾心。如赤貧之子。一無所有。乃日夕乞哀於三者。而幾幾乎其來舍焉。客子之過逆旅。止堪一宿。所謂疎者續之不堅也。當是時。主人貧甚。尙有一點靈明。可恃爲續命之膏。又被佛氏先得之。則悆望望然恐曰。我儒也。何以佛爲。幷其靈明而棄之。於是天地萬物古今典籍。皆闕亡而返。求其一宿而不可得。終望門持鉢以死。寧爲牛後。無爲鷄口。悲夫。

晉亦以先生言證之曰此主客之勢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卽所謂良知也。但朱子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外陽明則欲自此而一一致之於中。不是知處異。乃是致處異。以下癸未名存疑雜著

意根最微。誠體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還之至微。乃見其眞。止定靜安慮。次第俱到。以歸之得。得無所得。乃爲眞得。禪家所謂向一毛孔立脚是也。此處圓滿。無處不圓滿。此處虧欠。無處不虧欠。故君子起戒於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欺之爲言欠也。所自者欠也。自處一動。便有夾雜。因無夾雜。故無虧欠。而端倪在好惡之地。性光呈露。善必好。惡必惡。彼此兩關。乃呈至善。故謂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時渾然天體用事。不着人力絲毫。於此尋個下手工夫。惟有愼之一法。乃得還他本位。曰獨。仍不許動亂手脚一毫。所謂誠之者也。此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學者勿得草草放過。

起一善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頓放此念。若頓放不妥。吾慮其剜肉成瘡。起一惡念。吾從而知之。知之之後。如何消化此念。若消化不去。吾恐其養虎遺患。總爲

多此一起。纔有起處。雖善亦惡。轉爲多此一念。纔屬念緣。無滅非起。今人言致良知者如是。就性情上理會。則曰涵養。就念慮上提撕。則曰省察。就氣質上消鎔。則曰克治。省克得輕安。卽是涵養。涵養得分明。卽是省克。其實一也。皆不是落後着事。

會語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

祗世培問人於生死關頭不破。恐於義利尙有未淨處。曰、若從生死破生死如何破得。只從義利辨得淸認得眞。有何生死可言。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眼前止見一義。不見有生死在。

問三教同源否。曰、莫懸虛勘三教異同。且當下辨人禽兩路。

古人成說如琴譜。要拍須自家彈。

靜坐是養氣工夫。可以變化氣質。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彼不自覺。不堪當道眼觀。幷不堪當冷眼觀。今以市井

讀發人深省

今日會黨甚多試一勘果爲名而起否

此言學靈之應

人觀市井。彼此不覺耳。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覺耳。

吾輩心不能靜。只爲有根在。假如科舉的人只着在科舉上。仕途的人只着在仕途上。卽不專爲此。總是此傍枝生來。所以濂溪教人只把無欲兩字作丹頭。

先生嘆曰。人謂爲人不如爲己。故不忠。看來忠於己謀者亦少。如機變。如蠹息。如欺世盜名。日日戕賊此身。誤認是佔便宜事。有友問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斯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

一段眞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

敬則心中無一事。

先生儆諸生曰。吾輩習俗旣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着。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

寧學聖人而未至。無以一善成名者。士君子立志之說也。寧以一善成名。無學聖人而未至者。士君子返躬之義也。如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古今之常理。乃舍見在之當爲。而曰吾不欲以一善成名。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學者或云。於靜中見得道理如此。而動時又復忙亂。或云。於動時頗近於道。而靜中又復紛擾。症雖二見。其實一病也。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

大學所謂格物。孟子所謂集義。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寐。有事時一眞自如。不動些子。

無事時只居處恭便了。

省察是存養之精明處。

心中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

學不外日用動靜之間。但辨眞與妄耳。或問如何爲眞。先生曰。對妻子如此說。對外人却不如此說。對同輩如此說。對僕隸却不如此說。卽所謂不誠無物。不可以言學。

問所存自謂不差。而發之不能無過。何也。曰、仍是靜存之中差耳。此中先有罅隙。而後發之日用之間。始有過不及之事。事事豈離心而造者。故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

所謂主觀說也必實有愛國之心然後成其爲我之國

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間萬物皆備之義。曰纔見得有箇萬物。便不親切。須知盈天地間無所謂萬物者。萬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我之父。君便是我之君。類之五倫以往。莫不皆然。然必實有孝父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父。實有忠君之心。而後成其爲我之君。此所謂反身而誠。至此纔見得萬物非萬物。我非我。渾成一體。此身在天地間。無少欠缺。何樂如之。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

祝淵苦遊思雜念。先生曰。學者養心之法。必先養氣。養氣之功。莫如集義。自今以往。只事事求慊於心。凡閒勾當閒話說。概與截斷。歸併一路。游思雜念。何處可容。

今人讀書。只爲句句明白。所以無法可處。若有不明白處。好商量也。然徐而叩之。其實字字不明白。

世言上等資質人。宜從陸子之學。下等資質人。宜從朱子之學。吾謂不然。惟上等資

此論甚確。故吾輩只當學陸子。非徒不敢自居上等資質。抑亦社會日趨複雜。勢迫我不能不向外馳求。無此以自業。乃誤一生也。

質然後可學朱子。以其胸中已有個本領。去做零碎工夫。條分縷析。亦自無礙。若下等資質。必須識得道在吾心。不假外求。有了本領。方去爲學。不然。只是向外馳求。誤却一生矣。

先生語葉敦艮曰。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

來學問答

工嗣奭問下學而上達自在。聖人不言。是待人自悟否。先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不相離。故學卽是學其所達。達卽是達其所學。若不學其所達。幾一朝之達。其道無由。譬之適京師者。起脚便是長安道。不必到長安。方是長安。不然。南轅而北轍矣。悟此之謂自悟。言此之謂不言之言。

[illegible]論當 [illegible]倍人 所立功 [illegible]深也

所列廣利濟一格。此意甚害道。百善五十善。書之無消煞處。紀過則無善可稱。無過卽是善。若雙行便有不通處。愚意但欲以改過爲善。而坐之焚香靜坐下。頗爲有見。今善惡並出。但准多少以爲銷折。則過終無改時。而善之所列。亦與過同歸而已。有過非過也。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有善非善也。有意爲善。亦過也。此處頭路不清。未有不入於邪者。至于過之分數。亦屬穿鑿。理無大小多寡故也。今但除入刑者不載。則過端皆可湔除。但有過而不改。轉入於文。直須紀千萬過耳。諸君平日所講。專要無善。至此又設爲善册以勸人。落在功利一路。若爲下下人說法。尤不宜如此。僕以爲論本體。決其有善無惡。論工夫則先事後得。無善有惡可也。答秦弘祐

證學雜解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也。此處幷難著誠字。或妄焉亦不容說。妄者眞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眞而立。卽託眞而行。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之間。

此篇爲蕺山勸學最精警處亦示學者用力最喫緊處我輩宜日三復也

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識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一切妄也。則亦謂之妄人已矣。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一生一死。眞妄乃見。是故君子欲辨之早也。一念未起之先。生死關頭。最爲吃緊。于此合下清楚。則一眞既立。羣妄皆消。既妄求眞。无妄非眞。以心還心。以聰明還耳目。以恭重還四體。以道德性命還其固然。以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還宇宙。而吾乃儼然人還其人。自此一了百當。日用間更有何事。通身仍得個靜氣而已。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故君子慎獨之功。只向本心呈露時。隨處體認去。便得全體熒然。眞天地合德。何慊如此。慊則誠。閒居之小人。揜不善而著善。亦儘見苦心。雖敗缺盡彰。自供已確。誠則從此便誠。僞則從此滋僞。凜乎凜乎。復云不遠。何祗于悔。

自欺受病。已是出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

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弒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後人呼之曰假道學。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器之學立誠。自不妄語始。至七年乃成。然則從前語亦妄。不語亦妄。即七年以後。猶有不可問者。不觀程伯子喜獵之說乎。自非妄根一路火盡煙消。安能并却喉子。默默地不動一塵。至於不得已而有言。如洪鐘有叩。大鳴小鳴。適還本分。此中仍是不出來也。如同是一語。多溢一字。輕一字。都是妄。故云戲言出於思。七年之功。談何容易。不妄語方不妄動。凡口中道不出者。足下自移不去。故君子之學。置力全是躬行。而操心則在謹言上。戒欺求慊之功。于斯爲要。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者邇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嗚呼。善不善之辨微矣哉。

最能發明陽明法門曾文正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

說

朱夫子答梁文叔書曰。近看孟子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過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此朱子晚年見道語也。學者須占守第一義做工夫。方是有本領學問。此後自然歇手不得。如人行路。起脚便是長安道。不患不到京師。然性善堯舜。人人具有。學者何故一向看不透信不及。正爲一點靈光。都放在人欲之私上。直是十分看透。遂將本來面目。盡成埋沒。驟而語之以堯舜。不覺驚天動地。却從何處下手來。學者只是克去人欲之私。欲克去人欲之私。且就靈光初放處討分曉。果認得是人欲之私。便卽時克了。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正要此處用也。孟子他日又說箇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則爲桀紂。中間更無一髮可容混處。學者上之不敢爲堯舜。下之不屑爲桀紂。却于兩下中擇個中庸自便之途。以爲

至當。豈知此身早已落桀紂一途矣。故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學者惟有中立病難醫。凡一切悠悠忽忽。不激不昂。漫無長進者皆是。看來全是一團人欲之私。自封自固。牢不可破。今既捉住病根在。便合信手下藥。學者從成覸顏淵公明儀說話激發不起。且急推向桀紂一路上。果能自供自認否。若供認時。便是瞑眩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爲此等人說法。倘下之苟不爲桀紂。上之又安得不爲堯舜。第一義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此本孟子求放心而言。然則人心果時放外耶。卽放外果在何處。因讀孟子上文云。仁人心也。乃知心有不仁時。便是放。所謂曠安宅而弗居也。故陽明先生曰。程子所謂腔子。亦卽是天理。至哉言乎。程子又曰。吾學雖有所授。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夫既從自家體認而出。則非由名象湊泊可知。凡仁與義。皆天理之名象。而不可卽以名象爲天理。謂其不屬自家故也。試問學者何處是自家。一路須切己反觀。推究到至隱至微處。方有着落。此中無一切名象。亦並無聲臭可窺。只是個維玄維默而已。雖維玄維默。而實無一物不體備其中。所謂天也。

故理曰天理。纔着人分。便落他家。一屬他家。便無歸宿。仔細檢點。或以思維放。或以卜度放。或以安排放。或以智故放。或以虛空放。只此心動一下便是放。所放甚微。而人欲從此而橫流。其究甚大。蓋此心既離自家。便有無所不至者。心齋云。凡有所向有所見皆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卽自家眞底蘊處。學者只向自家尋底蘊。常做個體認工夫。放亦只放在這裏。求亦只求在這裏。豈不至易。豈不至簡。故求放心三字。是學人單提口訣。下士得之爲入道之門。上根得之卽達天之路。求放心說

人生終日擾擾也。一着歸根復命處。乃在向晦時。卽天地萬物。不外此理。于此可悟學問宗旨。只是主靜也。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卽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趺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

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眞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靜坐說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酢酬。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于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于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箇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于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

世有以講學爲無用之譏者宜日三復此篇學之不講國之無人才也宜矣

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踈。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踈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又曰。多事不如少事。省事不如無事。應事說

應事接物。相爲表裏。學者于天下不能遺一事。便于天下不能遺一人。自落地一聲。此身已屬之父母。及其稍長。便有兄弟與之比肩。長而有室。又有妻子與之室家。至于食毛踐土。君臣之義。無所不在。惟朋友聯合于稠人廣衆之中。似屬踈闊。而人生實賴以有覺。合之稱五倫。人道之經綸。管于此也。然父子其本也。人能孝于親。未有

不忠于事君與友於兄弟信於朋友宜於家室者。夫妻一倫。尤屬化原。古來大聖大賢。又多從此處發軔來。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居室之間。其事最微渺而易忽。其惡為淫僻。學者從此關打破。便是眞道德眞性命眞學問文章。不然。只是僞也。自有五倫。而舉天下之人。皆經緯聯絡其中。一盡一切盡。一虧一切虧。第一要時時體認出天地萬物一體氣象。卽遇惡人之見橫逆之來。果能作如是觀否。彼固一體中人耳。纔有絲毫隔絕。便是斷滅性種。至于知之之明。與處之之當。皆一體中自作用。非關權術。人第欲以術勝之。未有不墮其彀中者。然此際煞合理會。陸象山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無可做工夫。要知做工夫處。果是何事。若不知此事。只理會個人情事變。仍不是工夫。學者知之。處人說

今為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後。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

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旣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于軀殼。外矣。求之于耳目。愈外矣。求之于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于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邀聲譽。文章則以腴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眞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非惟人不可得而見聞。雖吾亦不可得而見聞也。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

先生嘗謂人將此數語析爲圖表最顯切學者讀此書要當參觀

此書最親切

我有。絕不是功名富貴氣節文章。所謂自得也。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諸。向外馳求說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謂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幹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而至於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愼獨乎。愼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眞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眞能愼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朱子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眞能愼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着。故曰不爲酒困。不然。自原憲而下。總是個閒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粗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以下改過說）

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只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做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

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即是過。暗中之明即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個致曲工夫。漸次與宅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直勘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勘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躲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

聖學吃緊三關

學莫先于問途。則人己辨焉。此處不差。後來方有進步可觀。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

己。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以義利兩言。除却利便是義。除却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乎。人己關

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者是。此所謂眞己也敬乎。敬學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覿體承當。其要歸於覺地。故終言迷悟。

工夫却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己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一無礙。方謂之了悟。悟豈易言乎。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間已不可復恃。迷悟關

附案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顏鯨。字應雷。號冲宇。寧之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選爲御史。巡按河南。華亭以伊庶人事囑之。先生不動聲色。卒定其亂。海忠介下獄。特疏救之。沈靑霞寃死。拔其子襄於太學。出提學政。先風化而後文藝。在楚則忤江陵。在中州則忤新鄭。其守正如此。鄒南皐曰。子讀先生所論孔孟顏曾及原人原性諸語。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愼獨。極於默識。旣殫厥心矣。而總於悟格物之旨盡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眞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先師蕺山曰。先生於學問頭腦。已窺見其大意。故所至樹立磊落。先生與許敬菴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先生有見於萬物皆備之體。蓋相反而相成者。總之不落訓詁窠臼者也。

尙寶司丞應天彝先生典

應典。字天彝。號石門。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由職方司主事。仕至尙寶司丞。初謁章

懋於蘭江。奮然有擔負斯道之志。後介黃崇明見王守仁於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典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己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纔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狥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不能不爲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泯。一念覺若鬼神之尸其兆。上帝之宰其衷。此卽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卽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摸擬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罪。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槪也。典爲人誠慤和粹。孝友秉篤。謹言愼行。廉隅修整。黃崇明稱其篤實謙虛。刻苦好學。浙中

等儷云。

周德純先生瑩

周瑩。字德純。號寶峯。永康人。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是以來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間。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攜一僕。中途而病。舍貸而行。曰、玆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也。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

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玆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爇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水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瑩學於姚江。既有所得。乃請其學於五峰。

盧德卿先生可久

盧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掃皎月中天之象。再見陽明。商證益密。同門王畿錢德洪皆相許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曰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卽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曰。省慾改過。是眞實下工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工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充之而手舞足蹈。充之而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可久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

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灑落。略無攖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牕巷語文錄等書。

杜子光先生惟熙

杜惟熙。字子光。號見山。東陽人。年十七。即北面一松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復十年。家難遝作。乃悵憶一松言。作悔言錄以自勵。復至五峯。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寐。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即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裏。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所造深矣。其學以復性爲宗。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持己接物。眞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即可證悟。自奉粗糲淡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分守張鳳梧。建崇正書院。聘與徐用檢遞主教席。海門周汝登見悔言集。以爲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曰。極深研幾。遂瞑。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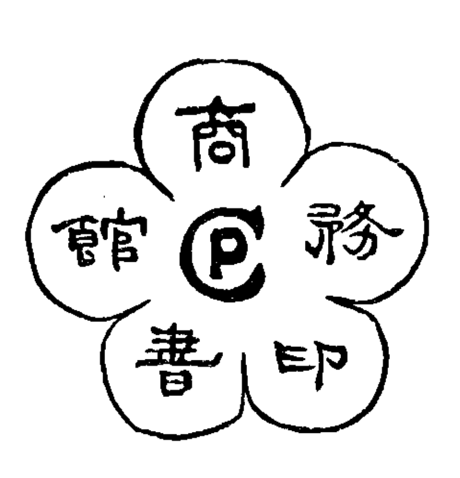
（飲冰室叢著第六種）節本明儒學案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兼發行者　新會梁啟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長春　龍江　濟南
東昌　太原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吳興　安慶　蕪湖　南昌　贛州　九江　漢口　武昌
長沙　寶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韶州　汕頭　澳門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
P